

海上情葩

北晨藝圃叢刊第一種

海上情葩

慎言著 洪公題

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日初版

海上情葩

每册定價一元四角

版權所有



不許翻印

著者 陳 慎 言

印刷者 北平晨報印刷部

發行者 北平晨報出版部

北平宣外大街一八一號

總發行所 北平晨報社

自序

余年十四，肄業馬江海軍學校，每晨昧爽即起，與同學羅君建菴，歷數百層石級，直登天后宮山上，復飛馳而下，折赴通濟橋，遙望羅星塔尖，曉霧猶朦朧未展，馳逐板橋間，靴聲着橋板，突突如奔馬。比歸，校鐘始動，同學尚有擁衾未興者。每遇假期，輒與建菴買舟環游江村，舉凡附近螺洲，營前，鼓嶺，魁岐各處，無不有二人蹤跡。同學輩有笑余二人爲妄者，余與建菴則彌覺其可樂。去冬建菴自南來，二十餘年舊雨，促膝劇談，偶道及海軍某士官情史，其人其事，即在吾輩少小釣游之地。某士官不攀援顯貴，獨鍾情於一貧女，而其愛人不爲利誘勢屈，苦守海外征人，其志趣之卓越，

以視今日意志薄弱靡登青年，有足多者。建菴又述及當時志願軍，始則出衝梓里，繼而魚肉鄉民，甚至救護危城，開礮乃藉客卿之手，聞之彌增感慨。蕭齋多暇，撫取其事，日寫數百言，付之北晨。積久得十餘萬言，自審覆額之文，不值識者一笑。日者吾友太難書來，謂「海上情葩」，已列入北晨藝圃叢刊第一種，篇中人名地名，多所訂正，盍一叙此書之緣起？余作此篇動機，實緣建菴一夕劇談。顧建菴所述，其中有不可言不忍言者，吾皆隱而不言。篇中所言，僅留吾鄉當年一幕幻影而已。他日某士官伉儷有見及此篇，或不怒我唐突乎！時距暴日鐵蹄蹂躪遼瀋後二十有五。日。慎言識於故都寄廬。

回 目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一片水輪紫橋遲玉女 | 滿懷疑霧禪寺叩神僧 | (一——三) |
| 第二回 | 一雨阻歸期棲遲佛閣 | 橫風摧斷鏡出沒狂濤 | (三——七) |
| 第三回 | 江閣聯歡燈紅酒綠 | 小樓斷夢月冷風淒 | (七——三三) |
| 第四回 | 遍地干戈柳絲縈別恨 | 滿城風雨鳩毒誤良緣 | (三四——三四) |
| 第五回 | 薄命如花片言淪苦海 | 苛捐似虎一語覆全家 | (三五——七四) |
| 第六回 | 飛短流長狂奴欺弱女 | 防微杜漸嚴父誡痴兒 | (七五——三八) |
| 第七回 | 一戰成名沙場餘白骨 | 數行苦語碧海葬紅顏 | (三九——五九) |
| 第八回 | 碧泛金卮三章求淑女 | 紅搖綺席一闋賀新郎 | (六〇——四四) |

海上情葩

陳慎言著

第一回

一片冰輪紫橋遲玉女
滿懷疑霧禪寺叩神僧

距榕城東南五十里，馬尾江中，有羅星山，屹立江心，爲遠近奔流砥柱，閩口出入船舶，多寄碇於此。山上有羅星塔，石製七級浮屠，爲狀絕古，登臨一望，商舶軍艦，星羅棋布，風帆沙鳥，盡入眼簾。山之面積雖不大，其中教堂，郵局，海關驗查所，礮台廢壘，種種建築物，亦復可觀。居民除漁戶，海行經紀之外，海軍水手，船廠勞工的眷屬，居其多數。和羅星塔毗

連，則爲海軍巨大船塢，逾船塢以南，架木爲橋，長數十丈，跨江而過，狀若長虹，土人呼爲通濟橋。長橋直達對面小山，山上有小望樓，越望樓沿山而下，則爲馬江海軍製造廠所在，煙囪林立，廠屋栴比，機聲隆隆，煤氣迷漫，轉不若望樓以東，通濟橋頭之清爽。所以每當夕陽西下，船廠汽笛一鳴，通濟橋畔，時有三五海軍學生，船員眷屬，徘徊眺望，靜聆江聲，細數游鱗，水光人影，相映成趣，誠爲公暇課餘絕好疎散所在。

嘗九月十五日禮拜六那天，天色已黑，通濟橋上的遊人已漸漸散去，只剩一個二十六七歲的洋裝少年，兩手塞在袴袋裡，不住的在橋上來往徘徊。起初心中似抱一種希望，舉步走路，似都帶着興奮愉悅氣度，後見暮色漸深，東山皓月已上，心上所盼望的人兒還沒有來，便微現張皇，只聽他皮鞋踏在板橋，無規則的繁碎聲響，便可知他心上已是徬徨無主。始而還耐着性兒

，佇立橋上，對着羅星塔凝望，後來天色曠黑，所凝望的塔影給暮靄籠罩，也看不見了，塔下人家，已現出星星燈火，他再也耐不住，邁步直越船塢而過，拾級上山，要直造羅星塔下。纔走幾步，心中記起一事，不禁一凜，垂頭喪氣，復沿山而下，慢慢踱到板橋，耳畔只聽江上軍艦的鐘聲，丁噹！丁噹！已報七時，望着天上明月，微微嘆一口氣，由貼身衣袋內，取出一張兩寸長相片，對片上嬌痴憨笑的女郎，微微呼道：

「玉格我的愛！你何以還不來？難道我的信，你沒有收到？」說完，對相片深深吻了兩口，仍復藏在衣袋內，俯在橋欄，見月兒映在水面，圓如明鏡，經水紋蕩漾，忽圓忽缺，忽而分裂，心裡非常悵望。私念玉格有約不來，難道中途發生了什麼變化，我和她成了缺月破鏡，不復重圓，果然如此，以後心靈上便沒有安慰了。正在悽惶焦急，忽聽橋板上似有步履聲響，急往東看

去，見橋頭有一白衣人影，在月下冉冉而來，他心裡不由一動，疑是玉格，急行迎了上去。及至走近一看，竟是一個蓬頭粗服的女人，那女人見他忽爾迎來，又復退去，對他很驚異的看了一眼，低着頭匆匆走了。他覺着無聊，仍俯在橋欄，默念我的信，她縱沒收到，我的軍艦即停泊山下，她若記得當日臨別的密約，她在山上見了軍艦，應該早到橋上等候，她現在不來，一定是她病了，不然就給她阿姨絆住，不得脫身。想到這裡，似橋下淅淅的江流，送到耳裡都帶着嗚咽哭聲，覺在此淒清境地，再也不能久待了。順着板橋，走到土堤上，正要招呼小船，渡回海瀾軍艦，忽聽身後一陣皮鞋清脆的聲音，震入耳鼓，回頭一看，山上石塔又走下一個女郎，走了幾步，復又停住，向着山下觀看。看了一看，霍地直奔而下，山路崎嶇，她一點也不顧，一個身子和風輪般直撲下來。那少年見了山上的人，心絃立時緊張，想要迎上

去，兩隻腿好似生鐵鑄在地上，一步也挪不動，只張兩手迎待。一陣皮鞋急碎聲響，霎時間那女子已撲到臂上，因走得太急，額上短髮，給山風所亂，把一個蘋果紅的嬌臉，遮了一半，小口上帶喘帶笑，只說一句：

「逸民！你今天也回來了。」眼眶上一紅，立時流下淚來。逸民心上覺有萬千言語，一句也說不出，只把兩手微微理着她額上的柔髮，怔怔一會，才說道：

「我等了好半天，以為我的信你沒收到，不知道我已回來了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如何不知道！你就沒寫信給我，我但望見你的軍艦桅樓，也就知你回來了。我在山上，那一天不向江中盼望，凡是泊在山下軍艦的顏色，我差不多都認熟，我今天一早就看見三煙窗兩桅樓的軍艦駛了進來，我就可疑是你的軍艦，後來果聽樓下水菜行王老闖說：海瀾到了！我好不容易盼到有這一天，

那有不來道理！」說着，把身一仰，站起來，向逸民臉上細一端詳，見風標不減去年，已瘦損了許多，問道：

「你近來身體都好？」逸民且不應她，只含笑癡癡注在玉格臉上。玉格見他一味癡看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把头一低道：

「你還沒回去吧！」逸民纔笑道：

「我今天纔到，在船上公事料理完後，就下來，在通濟橋上，等你兩個鐘頭，老不見你，你說每天總望着江心艦上桅樓，我一進口，兩眼那一刻不望着羅星塔尖，我在橋上，直望着塔尖看不見了，你還沒下來。我剛才等急了，要冒昧直到山上教堂尋你，已走到一半，想起你的阿姨，我又只好折回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幸而沒有冒昧上去，不然遇着她，又麻煩了！」逸民道：

「你的阿姨近來還是那樣古怪癡氣？」玉格不應，把頭一偏，背過臉去。逸民知道她傷心了，不敢再問。彼此默默站了一會，玉格說道：

「要望她癡氣能改，須等到太陽由西邊出來！」逸民道：

「她知道我今天回來嗎？」玉格道：

「現在她還不知道，但是你的軍艦一駛進港內，到晚上便有許多水手回家，她就知道了。好在她明天一早就要上省城去，你呢？在這裡可留得幾天？」

逸民道：

「這一次總有好幾月的耽擱，上次艦長在上海會議，有請求把海瀾進塢修理的消息，若是一時沒有別的任務，這事總可以辦得到。」玉格喜道：

「果然如此，那我每晚在山上，便可以常常望見你的船上的燈光了！」逸民道：

「海瀾果然進塢修理，我轉不必常駐在船上。」玉格道：

「爲什麼不必在船上？」逸民正要說明緣故，玉格又連連說道：

「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了！」逸民給她一說，轉怔住了，問道：

「你知道什麼？」玉格把眉尖一蹙道：

「我不說，我說了，你又不願意。」逸民見她說得吞吐，益發迫着她道：

「你非說不可，知道什麼？」玉格道：

「我上次聽說你已和廖家三小姐提親，你這次回來，當然要多在省城盤桓，

是不是？」逸民聽了，哈哈笑道：

「那來的事，你也聽信這話，可怪極了！」玉格道：

「大家都這麼說，你還要瞞我幹什麼？」逸民道：

「這事我也不能否認一些影響沒有，可是和我一些不相干，完全是由舊家庭

上發動的。我在上海時，家裡曾有信提起這事，我不同意，已回信拒絕，這是過去的事，你還提牠幹什麼？你試想看，我是這樣的人嗎？我果然有這件事瞞着你，將來落海死了！」玉格見逸民急得發起誓來，知道他向來不打誑語，笑道：

「我只說一句，你何必發誓，我也信你沒這事，果然你有這事，我也不當面問你了！你是在海軍界，一天儘在海上生活，以後可不許再說什麼落海死了，這是什麼話，可以隨口說的！」逸民笑道：

「說一句也不要緊，你何必如此忌諱？」玉格道：

「口頭成讖，說話總要謹慎。」逸民道：

「我才說一句，你便如此着急，設若有人當面咒我會落海死了，你又怎樣？」玉格道：

「誰說你會落海死了！」逸民道：

「說來實在可笑！我這次在上海和幾個朋友到虹廟閑逛，據一位姓秦的朋友說：廟內有個王瞎子，算命極靈。我一時高興，和幾個朋友找王瞎子算命，據王瞎子斷我今年冬至以後運氣最不好，務要謹慎。我問他：不好到如何程度？他說：怕有水火之厄。我問：是在水裡，還是在火裡？他說：說一句直話，照命算來，要落在海裡溺死的。當時我那姓秦朋友向他打諢道：先生你這話不對，我這位朋友是在海軍界，精於游泳，就是丟在海裡，也不會淹死。他把兩隻白眼睛一翻道：先生你沒聽說過，善鬥死於鬥，善騎死於騎，死在水裡的人，常是會泅水的。照這運看來，就使你能逃出水火之厄，也要病了一場，和閻羅老子見面。若我說得不對，到明年先生再來時，請把我王瞎子招牌擦了！我向來不相信看命的話，但他竟敢當面直勸，我不能不佩服他

的膽子。」玉格聽逸民如此一說，憶起在半月以前，自己曾做過一夢，夢見逸民在海船內落海死了，自己哭得死去活來，現在又聽得逸民這一番話，直嚇得面無人色，問道：

「他真是這麼說嗎？你別騙我！」逸民道：

「看命嘴有什麼中聽！你不要信他！」玉格低着頭，想要把夢中所見告訴逸民，又覺所夢不吉利，人家正說運氣不好，我不要再告訴他這些頹喪的話。遲疑一會，說道：

「我看寧信其有，不可說其無。」逸民道：

「你太迷信了！這些江湖術士，都是愛拿大話唬人，使人家聽了害怕，他便說出如何禳解法子，好從中取利。我明曉他是這種技倆，不上他的當，隨他說去，不理他，等到明年有機會到上海，摘他招牌，看他還用什麼話辯護！」

「玉格道：

「運氣是不能不信的。」逸民道：

「果然我運氣要遭水厄，現在距冬至也不過三個月工夫，海瀾能進塢修理，至少須四五個月纔能出塢，我再請假兩三個月，離開海上，也就躲過了。」

玉格道：

「能如此更好，只怕你嘴裏這樣說，心裏未必有這思想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你如何知道我沒這思想？」玉格道：

「請假不請假，是以後的事，暫且不用說，現在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，你不要笑我迷信。我聽說離這裡不遠，鼓山湧泉寺有一位閑雲禪師，是修行二百多歲有道行的神僧，能知過去未來，誠心去叩求他，他能指示一切。我近來心裡有許多可疑煩悶的事，算命又對你這麼說，明天我阿姨恰巧又上省城去

，我和你同到鼓山去叩問閑雲禪師，請他指示好不好？一逸民向來不信神佛因果，見玉格邀他去請求閑雲禪師，心裏很不以為然，但見玉格說時十分誠懇，又不便違她意思。一想近來在海上航行幾個月，和故鄉山水久別，現在她既要上鼓山，借這機會同她到山上清遊一天，未嘗不是好事。因笑道：

「你愛去就陪你去。」玉格見逸民答應，十分歡喜，說道：

「那末，我們有什麼事明天再談，現在我要回去了，若多耽擱，阿姨知道，又要查問。」逸民道：

「我這次回來，沒有什麼東西送你，有一只不用上絃的手表，是外國新來的，很有意思，我明天帶來給你。」玉格笑道：

「何必呢！你不用客氣！」說着，笑一笑迴身便走。走了幾步，又回頭停住道：

「明天八點鐘，仍在這裡，不要忘了！」說着，格格一笑，一陣皮鞋達達聲響，又跑回山上去了。逸民見她態跳嬌痴，仍不改舊時態度，微微含笑，直到望不見她的影子，纔走到渡頭，找一隻小船，渡到海瀾軍艦。

原來這位逸民姓孫，原本海軍練習生，隨何司令出征湖口，屢立戰功，擢陞海瀾艦副，勇敢沈毅，爲海軍界最有爲的青年。他和朱玉格結識，在去年五六月海瀾軍艦避暑馬江時候。玉格父母早故，跟她姨母在省城美以美聖心醫院學習看護婦，後來美以美教會在羅星塔設立分會，會內附設醫院，施濟貧民，派玉格的姨母徐氏前來主持，徐氏遂把玉格帶來幫助。逸民去年軍艦客歲馬江，每禮拜六和禮拜日，由馬江前往省城，常在渡輪中遇着玉格，二人由接談而交換名片，而訂爲朋友，遙遙五十里水程，彼此數次會晤之後，雙方對性情，品格，行爲，能力，完全了解，由友誼漸漸的循着自然趨勢

，進到愛的途徑。惟玉格的阿姨徐氏，是一個孤孀，腦筋尤其頑固，平日對玉格監視甚嚴，不許自由結交男友。有一次玉格和徐氏在渡輪上遇見逸民，逸民只和玉格多說幾句話，便遭徐氏白眼。又有一次逸民在通濟橋上，候玉格不至，前往教堂訪問，大遭徐氏申斥。後來徐氏查明逸民是海軍界人物，尤其痛惡深恨，禁令玉格不與逸民見面。逸民曉得徐氏從中作梗，要見玉格，只能背着徐氏，私在橋頭船梢，一訴衷曲。那天和玉格會晤之後，回到艦上，心內非常高興，把未了公事，料理一番，便行睡覺。

第二天，早七點鐘，海潮上時，逸民在艦上見下游駛來載客的渡輪，一艘一艘的掠由軍艦旁邊經過，料想玉格的阿姨，必定已搭渡輪上省去了，走下艦旁短梯，跳在泊在艦旁的小船上，命划往羅星塔。到得羅星塔渡口，已見玉格穿了一身雪白衣服，手上拿了一柄彩花東洋式小油紙傘，亭亭玉立，

站在一塊石頭上面等候。小船一擺渡口，逸民由船板一躍，早跳在岸上，玉格也由石頭上面走了下來，迎上去，問道：

「你何以耽擱到這時候纔來？」逸民道：

「我怕遇見你的姨母，所以多等一會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的阿姨一早就下山，坐在小船等候，第一次江丁渡輪過江時，她就搭着牠上省城去了。我們今天上鼓山，晚上還要趕回，還是早一點僱船去。」逸民道：

「船倒不用僱，就用我坐來的小船，就可以了，這隻小船是我們軍艦包用的，裡面還乾淨。船上只姑嫂二人，一個叫赤珠，一個叫七嫂子，人都不錯。

「逸民一面說，一面領着玉格，來到渡口，攬着她到赤珠船上。玉格一看船上兩個船娘，都只二十左右，穿着月白竹布衫，下面玄欄袴子，只遮到小脛

上，露出雪白雙趺，頭上梳着田螺式的髻子，面目也長得不錯，果然比起普通渡口船娘乾淨許多。逸民一到船上，便向赤珠道：

「你今天給我駛到鼓山脚下院去。」赤珠笑道：

「孫三少！今天是什麼日子，如何去得鼓山？駛到半路上，遇着暴風，那可怎麼好！」逸民仰着頭向天邊一望道：

「今天天氣好，不會起風，你不要貪懶不去，我早上去，下午就回來，並不耽誤你。」赤珠道：

「給三少當差，還怕什麼，就把我的船就攔一月半月，還怕三少不大大開發一筆賞錢？實在今天是去不得。」逸民道：

「這樣好天氣，如何去不得？」赤珠道：

「三少不曉得，今天是陰歷九月初七，照例在重陽節前幾幾天，江上必有颶

暴風，走到半路上，突然起暴，我的船子小，怕擔當不住，那不是很危險嗎？三少愛去，可以等過了重陽再去，那就安穩了。」逸民道：

「胡說！你這話太迷信，我不信你的話，若照你這樣膽小，我不用在海軍界做事了。」赤珠想要再說時，她的嫂子，站在船後，一手掌着船舵，一面說道：

「赤珠！你別多說，孫幫帶愛去，我們就伺候幫帶去，那有這樣湊巧，今天就會碰着大風。」赤珠見說，才向逸民溜了一眼，笑了一笑，把竹篙一點，船已離岸。逸民很是高興，跳到船內，挨着玉格坐下。玉格因聽說下午江上怕有颶風，倒有些膽怯，說道：

「她們船上的經驗是很準的，果然走到半路上，遇了暴風，那怎麼好？不如改一天再去。」逸民道：

「你不用害怕，這裡離鼓山不過十幾里路，遇着順風，一兩點鐘便到了，我們說去就去，別要耽擱，一耽擱便沒意思。」說着，又由衣袋內掏出一隻小長方形黑皮匣子，遞給玉格道：

「我昨天說的那隻手表，今天已帶來了，你且留着用吧！」玉格接過，打開一看，裡面紫絨套內，安放一隻骨牌式晶瑩奪目白金鑲金剛鑽石的手表，把手表向腕上略略一套，又復取下，問道：

「你說永不用上絃的就是這表嗎？」逸民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，這是瑞士名廠新發明的，現在上海灘上，極其流行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看這只表價錢一定不賤，你自己先留着吧！」說着，拿了手表，要替逸民拴在腕上。逸民笑道：

「我是特帶回給你的，你如何不要？」玉格道：

「不是的，這樣好表，我戴在手上，給我阿姨看見，一定又要尋根究底，若知道是你送的，又要埋怨我背地裡和你相見，豈不又生別的障礙，不如先戴在你的手裡，等有機會，在渡輪上遇着阿姨時，你再當她面前送我，她倒不好說什麼了，我不是不要，你千萬不要誤會！」逸民見說得有理，才舉起手腕，隨玉格把表扣上。玉格把手表拴好，却將裝表的黑皮匣子藏在自己衣袋內，笑道：

「我先收了你的匣子，以後再要手表，你可要保藏，不要給別人弄去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不會！不會！誰來要，我都不給。」說著，又愀然道：

「我只不解你的阿姨，何以對我如此不滿？」玉格道：

「其中有個緣故，慢慢疎解，就無妨了。」逸民道：

「難道有什麼誤會地方？」玉格想要說時，一看赤珠站在後面，一面搖漿，目光灼灼，只注視他們，把嘴微微一努道：

「我們到山上，再慢慢告訴你。」逸民會意，回頭向赤珠看了一眼，見她一手掌舵，一手鼓槳，一伏一起，姿勢十分有致，不由對她一笑。赤珠在旁見逸民對玉格親愛情狀，又拿手表贈玉格，心裡已是十分羨慕，現見逸民回頭對她一笑，不由問道：

「孫三少！你那隻手表多少錢一只？真是不錯！」逸民道：

「二十鎊。」赤珠道：

「二十鎊可是二十塊錢嗎？」逸民道：

「一鎊合銀元十四元，二十鎊是二百八十元。」赤珠舌頭伸一伸道：

「噯噯呦！一只小表，要二百八十元，真是了不得！」逸民道：

「二十鎊算是最便宜，好的要一二百鎊。」赤珠道：

「我看這只表就好極了！」說着，把左手一放，將舵放下，湊上一步，一手搭在逸民肩上，要看他手表。逸民見她浪漫得很，將身一閃道：

「你趕快駛船，早到早回去。」赤珠把手一指道：

「你不看快到魁岐了，還着急什麼？」逸民伸頭篷外一看，果然魁岐山下美國醫學院的灰色洋樓，已隱隱在望，不由喜道：

「今天這船，駛的真快！」赤珠道：

「今天順風，那自然駛得很快。」說着，把右手木槳放下，走到船頭，將布帆的繩子略略理一理，重複走進，便不客氣，挨在逸民肩旁坐下，向逸民笑道：

「孫三少！你剛纔說這表不用上絃，一只表不上絃，如何能走動呢？」說着

，笑了一笑，露出一口雪白細牙。逸民不耐煩和她細說，只應道：

「表裡面有個魔鬼，所以能活動。」赤珠聽了不依，舉手在逸民肩上一拍，身子扭一扭，一頭撲在逸民懷內，佯怒道：

「三少！你騙我，我又不是三歲孩子。」逸民見赤珠舉動過於浪漫，怕玉格看不上眼，忙把身一閃道：

「起來！起來！我們趁着順風，再加幾漿，便快到了。」說着，一步蹣出船頭，拾起雙櫓，呀啞呀啞，搖了起來。一面又對赤珠道：

「你到後面，再加上一漿，走的更快了。」赤珠見逸民不和她糾纏，很不願意道：

「已使蓬，何必再搖櫓，我辛苦了，不幹。」說着，索性把身子一歪，仰着身軀，半躺在白木板上。赤珠的嫂子在後梢，見赤珠如此，忙搶到船頭笑着

說道：

「孫幫帶歇歇，等我來吧！」逸民道：

「你還是到後面掌舵，我活動活動倒舒服。」赤珠的嫂子見說，只得又走到後面，一手司舵，一手還用一隻短槳盪水，果然風色既順，再加前後雙槳齊下，船行其疾如矢，不消兩刻鐘工夫，早到魁岐了。收下布帆，赤珠撐着篙子，把船攏岸，逸民攙着玉格，慢慢由窄小跳板，走了上去。此時雖已九月，南邊天氣仍是赤日行空，非常炎熱，二人走到岸上，玉格把手中紙傘扯起，和逸民沿着江邊，走了半里路，來到鼓山下院。因日光如炙，已走得滿身大汗，略行休息，再拾級上山，見夾道萬松駢列，清風徐來，空際松濤入耳，噲噲，有若江潮澎湃，石塔既平整無塵，蒼松交柯，不漏半點日光，置身碧春之間，精神爲之一爽，逸民對玉格笑道：

「人家都說鼓山喝水巖風景最好，我最愛就在這上山幾百層蜿蜒石級，和將到湧泉寺門那一段石路，最有意致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却不喜這些石級，走起彎彎曲曲，把人要累死了！」逸民笑道：

「誰叫你想走路，你只想看風景，便不覺累了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若平日走走山路，覺着很有意思，今天不曉怎麼，心上只覺七上八下，似有什麼大事一樣，只想上山問過閑雲禪師，就早回去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我知你的心緒了，你是剛才在船上聽赤珠說的颺風，你心上害怕，是不是？這是心理作用，我管保今天不起風，你若是覺着心上不安，不如回去，好不好？」玉格笑道：

「你說得好，拜佛到西天，那有走到半路，又回去的道理！」逸民笑道：

「既要去，那就請你把心放下，我覺着今天和你同游鼓山，是很有趣的。」

「玉格給逸民一番慰解，說道：

「我也沒什麼不放心，我們還是快點走路。」遂一手搭在逸民肩上，捨着石級。又走半個鐘頭，已達深秀窄曲的寺門，見寺前停了不少轎子。逸民和玉格走到寺裡客堂，裡面幾個知客僧正招呼一般女太太，見逸民和玉格進來，認爲是學界學生，只淡淡略一招呼，又忙到別處去了。玉格急欲叩見閑雲禪師，催逸民打聽閑雲禪師住在寺裡什麼地方。逸民向知客僧打聽好幾次，有說在秘魔崖，有說在芳巔山頂的，有說雲游下山去了。逸民見這般知客僧油頭滑腦，十分勢利，一人說一樣，明顯着瞧不起自己，隨口敷衍。等一會見一個三十多歲知客，陪了一個鬍鬚纒頰的客人進來，脅肩諂笑，滿口胡大人！胡大人！逸民見知客如此巴結，料定此人一定有些來歷。正要向來客一通姓名，玉格已是不耐煩，又催逸民道：

「你可以再向這位師父打聽閑雲禪師到底是在那裡？」逸民見說，由衣袋內取出一張名片，遞給那知客僧人，並向他打聽閑雲禪師養靜的所在。那知客僧接過逸民名片一看，見上面寫着：「二等文虎章，海軍上校，海瀾副艦長孫逸民」，不由堆下笑臉，合十當胸，向逸民深深鞠一躬道：

「這幾天閑雲禪師恰住在寺後水雲洞禪堂，並沒出去，孫大人要見他，這裡可以派一個人陪孫大人過去。」說着，奔到塔下，向東邊招手，喊來一個小沙彌，命他陪同逸民往見閑雲禪師。逸民見知客忽換一副面目，殷勤招待，知道全藉那張名片作用，心裡暗暗好笑。和玉格跟了那小沙彌，一同走出客堂，剛走不遠，又聽那知客僧在後面喊道：

「古月！古月！」小沙彌回頭一看，那鬍子客人也趕來了。古月向逸民道：「請等一等，大約那位客人也要去的。」說時，那客人已走到面前，向逸民

道：

「孫先生是去見閑雲禪師嗎？我們一塊去。」逸民問他：

「貴姓？」客人答說：

「姓胡，號叔平。」三個人隨同小沙彌緣崗而上，彎彎曲曲，走過許多山徑，纔到後山，只見一片叢篁，碧森森的鳳尾搖拂天際。逸民向玉格道：

「我游過鼓山幾次，這個地方却未走過，今天若不是有人引導，可找不着了。」正說着，只見胡叔平向東邊招呼道：

「心廬！心廬！這邊來。」逸民見他所喊處，有一個三十多歲客人，由竹徑裡走了出來，迎着叔平問道：

「平翁！你上那兒去？」叔平向水雲洞指一指道：

「我和這位孫先生到裡頭去。」心廬道：

「你要和老和尚談話嗎？我勸你不要去，我剛纔叩了半天門，連理也不理。」

「叔平道：

「不要緊，現在有人帶領，總可以見得着，你且跟我來。」心廬見說，跟了大衆，穿過叢篁，隱隱已見「水雲洞」三字，又走了一段鵝卵石的小徑，已到洞口了。洞在石壁間，洞戶沉沉，雲門深鎖，小沙彌只在門邊左角，輕輕敲了幾下，洞門便呀的一聲開了。心廬在旁看了，詫異道：

「我剛纔用盡氣力，兩手都打痛了，裡面不理會，他只輕輕敲幾下，門便開了。」小沙彌笑一笑，也不答應，領着大家進去。逸民一看洞裡陰森森，四面鐘乳下垂如露，雖當暑天，一到裡面，一身便覺寒冷。小沙彌引大家進去之後，向開門小和尚問道：

「禪師在裡面嗎？你可進去通報，有四位信士求見。」小和尚走了進去，一

會出來道：

「禪師吩咐，請各位進去。」玉格因心上所要問的事，不願給外人知道，讓胡叔平蔡心廬二人先行進去，自己和逸民在外面候着。小和尚見他二人不進去，走到後面，捧出兩杯清茶。逸民一看茶色極淡，喝在口裡，芬芳撲鼻，喝了一杯，還要再喝，小和尚搖搖頭道：

「這茶只可喝一杯，喝多不好，沒有了。」逸民道：

「如何不能多喝？」小和尚道：

「喝多了，管叫你不能吃飯。」逸民正要再問時，只見叔平和心廬噙着臉已由裡面走出來了。小和尚催道：

「你二位請進去吧！過了時候，禪師便不肯說話了。」逸民見說，和玉格走到裡面，一看洞後只一張石床，別無他物，閑雲禪師盤腿端坐在床上，雙目

緊閉，眼皮下垂，面色和棕色一般。逸民進去只對他略鞠一躬，玉格却很虔誠的膜拜下去，站起來正要把心中所懷疑的婚姻，命運幾個問題，向閑雲禪師叩詢。閑雲禪師忽把重垂眼皮一張，露出炯炯目光，向二人各看一眼道：

「善士來意，所要問的，無非世間男女婚姻，福祿運命，老衲世外人，管不了若許事，現只有四句偈語奉贈，善士且記着。」遂念道：

「勞心勞心，消息沉沉，海潮有信，倦鳥歸林。」念完，微微點一點頭，雙目重行閉下。玉格見未說明來意，閑雲禪師便先說出來，甚是詫異，但他所說的四句偈言，含含糊糊，不大明白，想要再問時，閑雲禪師低目垂眉，寂然不動，有如泥塑菩薩。二人正在忖度間，忽地一聲霹靂，有如山崩地裂，嚇得玉格面無人色，直投到逸民懷裡，口內連呼「噯喲！噯喲！」要知道這驚人巨響，從何而來，再待下回再說。

第二回

一雨阻歸期棲遲佛閣
橫風摧斷纜出沒狂濤

且說逸民和玉格正在水雲洞叩問休咎，忽來一聲霹靂，震動山谷，嚇得玉格投到逸民懷裡，面無人色，逸民也覺巨聲來得古怪，正詫異間，外面小沙彌已跑進來道：

「二位還不走，外面快下雨了。」逸民聽了，纔知道是平空陡起悶雷，定一定神，向玉格笑道：

「不要緊！這是雷聲，我們還是快些出去吧！」玉格一聽，心裡又着忙道：「怎麼好！下了雨，我們如何回去？」逸民道：

「不用着急，這樣天氣，一陣暴雨過去，馬上天晴。」說着，和小沙彌出了

洞門，只見外面陰雲密布，天色大變，根根鳳尾修竹，給狂風煽得不住搖擺，耳際只聽雷聲隆隆，飛沙迷目，好似海嘯山鳴一般。嚇得玉格依在逸民肘下道：

「怎麼好！這樣如何走得！」小沙彌道：

「我們快些下山，等一會，雨來了，更走不動。」逸民一想不錯，攙着玉格，冒着大風，跟小沙彌沿碎石小徑，連跑帶走，直奔下去。走到半路，狂風挾着雨點，已撲面射來，前面小沙彌急把大袖掩在光頭上，喊道：

「有雹，有雹，小心！小心！」逸民給他一喊，也覺得雨中夾有小雹，打在臉上生痛，一想自己在海面出沒風濤慣了，不要緊，玉格弱質，如何受得了，急把自己草帽遞給玉格道：

「你用帽子擋一擋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快戴上，頭上別給雨淋了，我有傘。」說着，把紙傘一張，還未完全張開，一陣狂風撲來，撕得粉碎，逸民見了，又覺好笑。小沙彌見他們停住不走，一面雙手抱着光頭，一面喊道：

「快走！快走！這裡離寺太遠，先到觀音閣避一避吧！」說着，一直往東跑去。逸民和玉格只好冒着雨雹，跟他跑了半里路，到得觀音閣，已是滿身淋濕。閣內老和尚經小沙彌通知，知道來的是貴客，忙請逸民玉格到閣上獻茶，殷勤款待。逸民因身上衣服淋濕，便把上面短褂脫下，只穿一件汗衫，一看玉格兩袖前後襟也完全濕了，問道：

「你可怎麼好呢？」玉格因為裡面只穿一件汗衫，外面衫子脫不得，繃着眉頭道：

「這有什麼法子！」老和尚在旁見了，便向逸民讓道：

「左邊屋裡櫥可以休息休息。」說着，推開房門，引逸民玉格進去。逸民一看，裡面几案床榻，却收拾得十分乾淨。老和尚笑道：

「這幾間客室，原是預備客人遊山休息，二位隨便歇歇。」說着，又應酬幾句退出去。逸民見屋內無人，對玉格道：

「你可把衫子脫下，搭在外面吹吹，等一會天晴了，好穿着出去。」玉格因裡面只一件汗衫，不好意思把衫子脫下，搖着頭道：

「不！隨牠吧！穿在身上，一會也會乾的。」逸民道：

「拿到外面，在風頭吹吹，乾得很快，濕衣穿在身上，濕氣穿到皮膚很不好，你講究衛生，如何不知這道理。」玉格略一遲疑道：

「那末，你先請出去，等一會我叫你進來。」逸民聽了走出去，站在廊上看，對面峰頂濕雲密罩，空際雷電不住閃動，大雨傾盆而下。看了一會，只

聽玉格在禪面喊道：

「逸民！逸民！」逸民急走進屋內，一看玉格淋濕的綢衫，放在桌上，人已不在屋內。正詫異間，却聽玉格在床上格格笑道：

「逸民快把衣服拿出去吧！」逸民聽了，才知道玉格躺在在床上，走過去一看，把一條被單，嚴嚴裹住身子，只笑對逸民道：

「你別過來！快把衣服拿出去！」逸民對她一笑，把衣服拿到外面，搭在繩子上，重復走進。玉格道：

「你只在外面，不必進來！」逸民笑道：

「你說得好，你躺在床上，不覺得涼，我在外面，身上只穿一件汗衫，給風吹了很難過。」玉格笑道：

「你在那邊，不要過來！」逸民口裡雖已答應，可是已走上兩步，挨到牀沿

坐下，急得玉格把一條被單，連頭帶臉蒙住道：

「快走！快走！」逸民笑道：

「你不怕被單髒，竟緊緊裹着？」玉格給逸民一說，又把頭伸出來道：

「今天我原說不來，你說不要緊，現在怎樣？害得我一身都弄濕了。」逸民道：

「對不住！今天是我害了你，你現在身上可覺得難過嗎？」玉格道：

「我身上招一點涼，倒沒什麼難過，可是我心裡非常着急，等一會，雨還不止，我們怎麼回去！若是回去太晚，阿姨回來，一查問起來，又是很麻煩。」

逸民道：

「這雨過了一陣，也就晴了，你儘管放心，今天總能回去。可是你的姨母，何以對我如此不滿，現在沒有人，你可以告訴我。」格玉道：

「說起這事，也不能怪他老人家，因為我的姨丈，以前在靖遠船上充當三副，甲午那年，在旅順陣亡。我阿姨二十歲就到徐家，一向因姨丈常在軍艦服務，在家時候甚少，我姨丈陣亡那年，阿姨纔二十二歲，既無兒女，家內又無養贍之資，不得已投到美以美教會，學習看護婦，就這樣一直混到現在，所以他一生對海軍界最爲抱恨，她因受過教訓，很不願意我再蹈她覆轍，和海軍界接近。據她說：海軍人員一生在海上飄泊，時時刻刻，都有危險，萬不可和他結婚的。有此歷史，也難怪她有此觀念，她是反對海軍，並非反對你個人，你要明白這其中緣故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令姨母這種見解，未免太固執了，她因爲你姨丈死於海軍，便恨海軍，照她這種因噎廢食的思想，中國是不要設海軍纔好。並且在海軍界那有個個都會陣亡，海軍人員在海上服務，也可以在陸上服務，我現在軍艦，以後也可

以調到陸上呀！」玉格笑道：

「你說的不錯，所以我說她有些誤解，只要慢慢疏解，她這觀念就打破了。」

「逸民道：

「實在也怪不得你姨母不放心，她身邊只有你一個人，若給旁人攆去，她當然捨不得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又來胡說了，我又給誰攆去？」逸民笑道：

「你難道不明白，總有這一天。」說着，又把手在玉格身上被單扯一扯，玉格把一個頭又縮進被內道：

「你快去看我那褂子乾了沒有？別在這裡搗亂！」逸民仍笑嘻嘻的坐着不走，玉格見他不去，又微微揭開被角道：

「逸民！我問你：剛才閔雲禪師說的四句偈語是怎麼講？我不明白，你可解

說給我聽。」逸民道：

「這種含糊糊的謎語，叫我如何猜得出。」玉格道：

「他頭兩句：『勞心勞心，消息沉沉，』我看這口意很不好吧！」逸民道：「我勸你不要操這分心，事在人爲，沒有什麼不好。而況這些神仙佛祖，也說不過來，他剛才不是先聲明不管我們男女運命瑣事嗎？當然所說的話，沒有什麼可想。」玉格道：

「人家都說閑雲禪師能知過去未來，所說的話到事後無不驗的，若是他說的話不靈，又有誰信他呢！」逸民道：

「他說這種模稜兩可，不着邊際的話，隨便怎樣解說都可以。碰得着，說他有先見之明，碰不着，也可以附會某句某字是有深意的，這種打着半仙半佛招牌的老和尚老道士，和江湖術士一樣，無非騙人。」玉格道：

「他騙人有什麼好處，他又不要謝禮！我看他說的話，總有一些道理。」逸民道：

「你信他的話，只記着留心以後慢慢驗看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來問他，就爲要解決心中苦悶，若是等到事後再見，那又何必來呢！」逸民道：

「如此可難了！你要我強行解說，我實在猜不出他的奧妙，你要心中了澈，只有再去見閑雲禪師，叫他明白告訴你，不要說這些不可解的謎語，使人家聽了頭痛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不信他就是了，何必毀謗！」逸民見玉格過於迷信，想要向她解釋幾句，忽聽隔屋有人哈哈笑道：

「你說什麼，我實在不相信！害得我一身都淋濕了。」逸民悄悄對玉格說

道：

「隔壁有人來了。」接着又聽一個道：

「我若不聽你的話，早些回來，不至遇雨。」那個道：

「我看天氣好好的，誰知道會下雨呢！這也怨不得我，和老和尚談談，很有意思。」一個道：

「什麼？他念的那四句偈語，可猜得出嗎？」那個道：

「所謂天機不可漏洩，只能露一點端倪，原不須瞎猜的。」逸民聽了，又向玉格笑道：

「你聽見沒有？他們也在議論閑雲禪師呢。」玉格聽了，微微一笑。又聽那邊一個大聲說道：

「我覺得今天雖淋得一身雨，但能見着老和尚，說幾句話，我覺得很有意思

，古人所謂『閑過竹院逢僧話，偷得浮生半日閑』，和和尚談談，總比官場中俗物說話有意思吧！」那個道：

「你別擺名士架子！你說：『閑過竹院逢僧話，偷得浮生半日閑』，我記得原句是：『鎮日昏昏醉夢間，忽聞春盡強登山，偶過竹院逢僧話，偷得浮生半日閑。』現在我可把牠倒過來說一說：『偷得浮生半日閑，忽聞春盡強登山，偶過竹院逢僧話，鎮日昏昏醉夢間。』我沒和他談話時，心裡還清閑，給他一說，轉覺得異常昏昏，和醉夢一樣了。」說着又是一陣哈哈大笑。逸民聽了，又低低對玉格道：

「你聽得出來麼？隔屋說話的，是心廬和胡叔平，大概他們兩位也是受閑雲禪師幾句糊塗楊語猜不出，淋了一身雨，跑到這裡來批評呢！他把原詩頭尾顛倒一改，到形容得有意思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們就愛信口刻薄批評，可知謗佛是有罪的！」逸民笑道：

「虧你還是美以美教會信徒，竟如此迷信。」玉格給逸民駁了一句，一時無語可答，佯怒道：

「你快給我走開，到外面看雨住了沒有？」逸民道：

「不用看，你不聽還隱隱有雷聲嗎？雨那能使住！」玉格聽了，又着急道：

「若是雨不住，我們怎麼回去？回去晚了，阿姨問起，又怎麼好！真急死我了！」逸民道：

「你不用急，暴雨不終朝，愈下的大，愈晴得快，你別看牠傾盆如注，過了一會，便天晴日朗了。」正說着，忽聽門外一聲咳嗽，那和尚已站在門口，逸民急走出去。老和尚笑道：

「可以開飯嗎？」逸民一想，吃一頓素齋也不錯，點頭道：

「好極！好極！」老和尚笑着去了。一會帶了兩個火夫，抬上一桌素菜，逸民一看，用豆腐皮扎成火腿，雞，鴨，維妙維肖，故意向老和尚取笑道：

「這雞鴨火腿，是新買的嗎？」老和尚合掌道：

「罪過！罪過！佛們戒殺，這裡廚子剛換的，弄的東西還新鮮。」說着，見玉格還躺在床上，遂招呼兩句，退了出去。逸民走到床前道：

「飯來了，你起來吧！」玉格見說，伸一條手臂，按在床上，仰着身向桌上看一看，又縮在被內道：

「你去看我的衫子乾了沒有？」逸民走出去，向繩子上的衫子一摸，還有點濕，走進去道：

「還沒乾呢！」玉格道：

「那末我不吃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那有不吃飯的道理？」玉格道：

「等我衫子乾了再吃。」逸民道：

「等衫子乾了，菜又涼了，你剛才淋了雨，再不吃東西，招了病，我可擔不起。」玉格道：

「這樣我起不來，你請便罷！」逸民想一想道：

「那末我把桌子挪近床前，好不好？」玉格搖搖頭道：

「不必！不必！我肚子並不餓。」逸民道：

「現在不餓，等一會就餓了，你不吃，我也不吃。」玉格給逸民勸得無法，說道：

「那末，你把菜撥在碟子上，我就在床上胡亂吃一點。」逸民見說大喜，揀了一隻盤子，把桌上素鷄，素鴨，素火腿，每樣都夾了幾塊送過去，玉格每

樣吃一點，覺着都帶有香油氣味，不甚可口，見逸民不住還送菜，笑道：

「你自己吃吧！不必爲我忙，我吃一點就行了！」逸民道：

「你看這菜好不好？」玉格道：

「看是很好，吃在嘴裡不見得怎樣，我嫌他香油味太重！」逸民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，我也覺得不好。」說時火夫又送上飯來，另帶兩盃菜，一盃是羅漢

齋，一盃是糟菜豆腐湯。逸民把飯端過去，玉格擱手道：

「我不要了。」逸民又把羅漢齋布了半碟送過去，玉格吃了兩口，說道：

「這一盃倒燒得不錯。」逸民一聽玉格說好，索性把一盃羅漢齋全端過去。

玉格笑道：

「我那能吃得許多！」逸民道：

「你沒吃什麼東西，這一盃你見他燒得好，何妨多吃一點。」說着，見玉格

躺在在床上，吃得很費勁，拿起一隻羹匙，把羅漢齋昏在匙內，送到玉格嘴旁，玉格見逸民要拿羹匙喂她，急把手向小嘴掩住道：

「你這樣，我不吃了！」逸民笑道：

「我看你吃得很費勁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且放下，我可以慢慢吃，你一搗亂，我又吃不下了。」逸民見玉格掩住小嘴不肯吃，怕菜弄冷了，笑了一笑走開，自向桌上胡亂吃了一盤飯。玉格在床上把羅漢齋吃了好些，一會火夫送上臉水，逸民擰一把熱手巾送過去，玉格只略擦一擦，說道：

「現在聽不見雨聲，大概雨已停止了，你出去看看，若是我那褂子乾了，請你帶進來。」逸民聽說，走出房外一看，小雨濛濛，仍綿綿不絕，衫子却已乾了，由繩上取下，拿進去道：

「衫子乾了，雨還沒住呢！」

玉格接過綢衫，把帳子放下，穿好走下來，向逸民笑道：

「勞駕！勞駕！累了你！」逸民道：

「算了罷！說什麼累不累，你不埋怨我，就感謝不盡。今天是我害了你，我若是聽你的話，也不至累你淋了一身雨。」玉格聽了，又勾起心事，縐着眉頭道：

「怎麼好！我們須想個法子回去。」說着和逸民一同走出房外，一看天陰如墨，雨脚和線一般，續續下個不了。二人倚在欄杆，看了一會雨，玉格道：「你且和老和尚商量，看有法子沒有，替我們僱兩乘轎子下山。一會天黑了，更不好走！」逸民道：

「我姑且去問一問。」說着下去，一會上來道：

「我和老和尚說過，據他說山上的轎子，都是客人坐上來，一時要僱轎子，須到山下僱去，天氣不好，能否僱得來，還說不定。」玉格發急道：

「據他這樣說，我們今天不能下山了！」逸民安慰道：

「你不用急，我已和老和尚說過，價錢多少不管，只要有轎子便行，他已經派火夫下山去了，等他回來就有辦法。」正說着，忽聽背後有人喊道：

「逸民！逸民！」雜着女人吱吱格格笑聲。逸民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廖桂秋，背後跟着三個女人，不用通名道姓，只看她妖冶態度，便知道是南台塢尾堂裏人物。這位廖桂秋是海軍總長廖瑜金的姪兒，現在充省城督署參謀處參謀，原是一個紈袴子弟，在嫖界裡是有名人物。逸民自幼在小學校時，本和他認識，見他向自己招呼，笑道：

「桂秋！你也來了。」桂秋道：

「好雨！好雨！今天我們要留在這裡和老和尚作伴了。」說時，一雙賊溜溜的眼睛，直勾到玉格身上，見她一個鵝蛋臉，烏油油的頭髮，眉細眼秀，穿一件白綢旗衫，臨風玉立亭亭，別饒一種秀逸風韻，不禁看呆了。玉格見桂秋眼光直向他身上打量，覺着站在逸民身旁，不大方便，走進房內。桂秋遂向逸民笑道：

「我聽說你軍艦昨天剛回來，今天便有閑情到這裡來，那位是你令親嗎？」逸民笑道：

「我們是朋友。」桂秋笑了一笑道：

「你長得漂亮，連朋友都漂亮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別取笑了！什麼漂亮不漂亮。」桂秋又湊近一步低低說道：

「當真的你這位朋友如何認得，我看她似女學生又不似女學生，標緻之極！

「逸民知道桂秋是公子哥兒，口頭沒遮攔，愛說什麼便說，怕給玉格聽見不好，忙擺手道：

「請你不要說！給人家聽了不對。」桂秋見逸民做出十分端重樣子，笑道：「她是你的愛人嗎？唐突！唐突！莫怪！莫怪！」逸民見愈阻止桂秋，桂秋愈說得響，遂向他身後指一指道：

「那位纔是閣下愛人呢！我却沒有什麼愛人。」桂秋道：

「啊！啊！你沒愛人，我把這幾位介紹給你好不好？」說着，向後招手道：

「鳳珠！小菊！來！來！我給你介紹這位孫幫帶。」鳳珠小菊自走上觀音閣，一眼看見逸民如此一個俊秀漂亮美男子，早就有心勾搭，站在桂秋背後，不住向逸民身上打照會，一聽桂秋招呼，兩人不約而同，齊奔到逸民身旁，一個用手搭着逸民肩上，一個向逸民拉手，把逸民攔在中間，逸民心裡覺着

甚是討厭。桂秋又在旁說道：

「海軍界是肯花錢好戶頭，你們要好好巴結！」逸民見桂秋說來，沒有一句正經話，向他點一點頭道：

「我還有點事，過一會再談。」說着抽身避進屋內，桂秋見了，哈哈大笑。鳳珠小菊見如此一個妙人未勾搭到手，便給他擺脫，甚是失望。逸民走進屋內，見玉格雙眉深鎖，坐在床前，說道：

「怎麼好！雨還沒住呢！轎子也沒僱來，過一會天就黑了！」逸民道：

「你不用急，既派人下山，總可以僱得轎子。」玉格又舉手向外一指道：

「那個是什麼人？討厭得很！」逸民道：

「那位是廖瑜金的姪少廖桂秋。」玉格道：

「阿！我知道了，他不是廖三小姐的哥哥嗎？無怪他見你的面如此親密，他

將來要和你結成親戚了！」說時，那臉色怒中帶怨，又蹙着脚道：

「怎麼轎子還不來！我急了冒着雨下去！」逸民見她含怒，忙笑道：

「你不要胡思亂想，我和他是自幼在小學堂開玩笑的小朋友，見面向來沒有正經話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剛才不告訴他，沒什麼愛人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」逸民見玉格話中帶有諷刺，忙解說道：

「你沒聽明白，剛才是桂秋向我胡鬧，我纔那麼說，他所說的愛人，都是外頭那些沒正經的女人，這種女人，怎配稱上一個愛字呢！」玉格聽了，纔轉過臉色道：

「轎子何以還沒來？我真着急！」逸民道：

「我勸你不用着急，着急也沒用。」說時，陡覺眼前電光一閃，一聲霹靂，

大雨又傾盆而下，屋瓦震震響動，連窗上玻璃都被雨雹打得達達有聲。逸民推開房門，向外一看，狂風挾着雨腳，直撲進來，急又把門掩上，說道：

「這場雨又來得不小，雨內且挾着小雹。」玉格道：

「怎麼好！雨又大了，下山益發不便當。」逸民道：

「我希望再下大一點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瞧！人家着急，他這麼說。」逸民道：

「當真的！暴雨一過，晴得快，若是似剛纔那樣綿綿小雨，今天便晴不了。」

說着和玉格一同站在窗前，兩人鼻尖幾乎都要貼到玻璃上，望外只看簷溜急雨，好似數道匹練，直掛而下。逸民道：

「這場暴雨過後，我看一定會晴的，你不見東邊天空，已現出一道藍色，只是雨後下山，怕不大好走。」玉格道：

「只要今晚能下山，無論怎樣，我都不怕！」逸民道：

「若是山路泥滑，轎夫把我們摔到山下，那可怎麼好！」玉格向逸民白眼道：

「你出口總沒好話，人家心裡纔有點痛快，你又這麼說，不知你是安什麼心！」逸民見玉格嬌怒，只微笑着不答。過了一會，果然雨又漸漸止了，天色一開，現出半規斷虹，橫掛空中。玉格和逸民同走廊外看那斷虹，五色間雜，奇麗奪目。玉格道：

「今天這虹顏色十分鮮明。」逸民也仰着頭道：

「你看，過一會，快要變色了！」正說着，陡覺眼前一亮，山間已射出一道陽光，晃漾山下葱翠樹杪，燦若黃金。逸民道：

「我騙你嗎？太陽已出來了！」玉格喜道：

「果然太陽出來，轎子一定會僱得到，我想現在就下山，到羅星塔，要快也要到晚上九點鐘，若是阿姨回來問起，我如何答應纔好？」逸民仰着頭，略一凝思，笑道：

「你這話說得真外行，今天潮水是下午九點鐘，剛纔那麼大的雨，你姨母能冒着雨出城嗎？你儘管放心，我們回去，總可趕得上。」正說着，桂秋引了鳳珠小菊也走出來，見逸民和玉格倚在欄杆上，便走上去，問道：

「天晴了，今天想不到會下雨。」逸民道：

「你打算回去嗎？」桂秋道：

「我不一定，山路太滑，下山很不方便。」說時，兩眼又勾到玉格身上，玉格見他乜斜着眼，只向自己打量，便俯在欄杆上，低着頭不敢仰視。桂秋益發湊近，挨在逸民身旁，口裡咕嚕咕嚕，說個不了，逸民只是微微笑着，一

語不答。桂秋說了一回，也俯在欄旁邊：

「你看下面土坡，給雨水冲成這個樣子，下去多末不好走。」說時，向玉格微微笑着，玉格只裝沒聽見一樣。鳳珠把手搭在逸民肩上海道：

「孫幫帶你有工夫到我那邊去。」逸民不便說什麼，只微微點一點頭。桂秋忽然又仰着頭把逸民衣角一拉道：

「逸民我有句話對你說。」逸民跟了過去，玉格俯在欄杆，偷眼望過，見桂秋和逸民站在廊角，咬耳朵說話，逸民只含笑不住搖頭。玉格心裡暗想，逸民品格那樣高尚，如何會結交這種朋友，等一會，他回來，我須勸告他，不要和這種人接近，但看他那一雙賊眼，便不是好東西。一會逸民和桂秋說完話，雙雙走回來，玉格很不耐煩道：

「轎子如何還沒來呢？」逸民尚未答應，見和尚已由樓梯走上來，逸民迎着

問道：

「如何？轎子僱好沒有？」老和尚道：

「還沒有回來呢！」桂秋道：

「這種泥滑滑山路，你們要回去呀！」逸民道：

「我今晚有好些事須趕回去。」桂秋笑道：

「我勸你不要走，這樣天氣，保不定一會又要下雨了。」玉格在旁聽了，很不耐煩，一個人先走進屋裡。逸民見玉格進去，知道他心上不願意，便和桂秋敷衍幾句，也到屋裡。玉格道：

「那個人壞透了！你爲什麼和他交朋友！」逸民笑道：

「你如何知他不好？」玉格道：

「看他舉動，便不是好東西！」逸民道：

「我何嘗不知道，但不能不和他敷衍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既看他不對，何必敷衍？」逸民道：

「他是璦金的姪兒，我要在海軍界服務，對於這些人自不使得罪。並且他對
我感情很不錯，我又何必拒絕呢？」玉格薄怒道：

「你不用在我面前花言巧語，我知道你的用意了！」逸民急辯道：

「我完全爲敷衍起見，你千萬不要誤會！」玉格想要再說時，只見桂秋已在
門外喊道：

「逸民！逸民！」玉格怕他走進來，把逸民一推道：

「你快出去！我不許他進來。」逸民前脚一走，玉格已把房門碎的關上。桂
秋原想以找逸民爲由，走到房內混混，現見逸民出來，房門已關上，很無聊
地拉着逸民不問玉格來歷。逸民本不願意告訴他，經不起桂秋再三詰問，只

得把玉格住址，和他家裏的人，略略說幾句。桂秋見說玉格是美以美會出身人物，現在羅星塔服務，心裡十分高興。逸民又和他談幾句，一看天上午靄斷虹已滅，黑雲逐逐，天色又變了。桂秋道：

「我看今天回去不得！」逸民也自着急道：

「怎麼好！再下一場雨，天就黑了。」說時，空中隱隱已聽雷聲，霎時大風一起，打得樓角銅鈴，叮噹作響，刷刺刺的大雨跟着下來了，夾着狂風，直打入閣前，逸民和桂秋急避入屋內。玉格只踩着腳說道：

「今天真夢急死我，轎子沒僱到，雨又來了！」逸民道：

「急也沒法，此時就有轎子，也不能下去，就抬下去，一路也非常危險的，你且等等，不用急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老是這麼說，等到天黑，又怎樣？」逸民道：

「左不過在此住上一夜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說得好！不管別人了！」逸民見玉格說時，眼淚都要急出，忙安慰道：「不用急！過一會，我再去問老和尚，叫他想法子。」玉格無可如何，只怔怔站在窗前，看一陣陣雨脚直往南打來，把兩面大玻璃窗，濺得一道道水痕，直往下流。這一次雨比上次來的更大，只聽雷聲隆隆，紫電不住的在空中亂閃，一連下了一個鐘頭，雨勢纔住，天色也黑了，老和尚早送上燈火來。逸民又查問轎子有消息沒有？老和尚道：

「火夫大概阻雨不能上來，今天這樣天氣，轎子怕僱不成功！」又問逸民：「要不要開夜飯？」逸民道：

「不要，請你弄些粥來。」老和尚唯唯答應走了。玉格見說沒有轎子，只急得不住在屋內盤旋。逸民道：

「老和尚雖是這樣說，火夫未回來，也許僱得到，就是僱不來，在這裡住了一晚，也沒什麼要緊。你所怕令姨母知道，我看這樣天氣，你阿姨也未必能趕得出城。就是能趕出城，見你沒回去，你可以說，往中歧教堂，給兩阻住，不能回去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向來沒有在外面過夜的，我不回去，只怕怕阿姨生氣，也怕她不放心。」逸民道：

「這是天氣做成的，又有什麼法子呢？」玉格終覺鬱鬱。過了一會，老和尚送上粥來，並帶了四碟小菜，一碟豆腐乾，一碟白曬花生，一碟山上自醃的糟菜，一碟豆腐皮炸的假火腿。逸民對玉格道：

「你剛纔沒吃東西，現在何妨吃些稀飯！我看這四碟小菜，都是他們寺裡出產的，倒不錯。」玉格見逸民殷殷相勸，只得坐下。剛吃了半碗粥，忽聽房

門打得瑟瑟震天價響，接着又連連喊道：

「逸民！逸民！」逸民認得是桂秋聲音，問道：

「什麼事？」桂秋道：

「請你二位過去吃飯。」逸民道：

「謝謝！我已經用過了。」桂秋在外道：

「不行！不行！不吃飯也得喝幾杯酒。」一壁說，一壁益發把房門打得和搖

鼓一般。玉格縐着眉頭道：

「可厭！可厭！你快出去。」逸民放下筷子道：

「我到那邊混混就來。」說着，開了房門，走出去。桂秋見只逸民一人出來

，問道：

「還有一位呢？」逸民道：

「謝謝！她已經吃過了。」玉格怕他闖進來，又把房門砰的一聲關上，桂秋見房門已閉了，才拉了逸民過去。逸民一到屋內，只桌上整整擺下一桌素席，鳳珠和小菊同坐在下面，見逸民進來，便讓着坐下，四個人淺斟低酌起來。玉格一個人坐在屋內，靜靜等了許久，只聽隔屋笑聲瀾瀾，三三五五，豁起拳來，一會又聽女人嬌俏的聲音，低聲度曲，逸民也笑聲不斷，雜在裡面，不由心裡又增一番惆悵。私忖逸民生性個儻不羣，在交際場中，總算一個漂亮人物，難免不有許多人向他討好，少年人癖性沒有一定的，此時他和我感情極好，安知過了一時，他不見異思遷，到那時追悔已是太晚。想到此處，覺着今天背着阿姨，和逸民一塊出來，過於冒昧，也不得馬上就逃回羅星塔，只恨外面雨聲滴瀝不絕，寸步也走不得。一陣陣烏烏風聲，撲到窗際，似警告自己，務要刻刻留心，不要把心上的愛人，給別人攆去。玉格在這裡

幽愁無聊，逸民在那廂酣歌暢飲，一直鬧到十點多鐘，纔帶醉走回。玉格迎着問道：

「你說去一會，何以耽擱許久？」逸民搖頭道：

「沒有法子，給他們留住，走不開！」說着，一頭躺在床上道：

「我酒喝太多了！等我歇一歇，再對你說。」逸民說時，拉條被單，向身上一蓋，一會工夫，竟呼呼睡着了。玉格看他神情，業已中酒，也不便再驚動他，只由他睡去。自己拿了兩張椅，拚在一塊，在桌前躺下假寐。無如心裡有事，閉上眼，總睡不着，只聽外面風聲雨聲，和山泉浪浪瀾瀾的聲響，不斷的送入耳朵，心上益攪得煩悶非常，輾轉反側，一直弄到三點多鐘，纔朦朧睡去。一覺醒來，似有人在她身旁，用東西蓋住她身上，睜眼一看，原來是逸民手拿一條被單，正要往她身上遮蓋。玉格見天色已亮，一骨碌身坐起

來。逸民道：

「昨晚對不住，我多喝幾杯酒，竟醉倒了，累你在椅上睡，現在時候還早，你可以到床上歇一會。」玉格道：

「不睡了，我要回去，不曉得轎子今天可不可以僱得成功？」逸民道：

「你儘管放心，今天一天工夫，還有什麼僱不來的道理。」說着，把門開了一看，雨止大晴，對面峯頂，已見日影。老和尚命人送過臉水和稀飯，並告訴逸民，轎子已僱好了，逸民拿出二十塊錢賞他。用過稀飯，和玉格正要下去，桂秋由房內走了出來道：

「逸民！你要回去嗎？」逸民道：

「趁天氣好，早些下去，我還有事。」桂秋道：

「你昨晚睡得好！」說時向玉格溜了一眼，羞得玉格滿面通紅，低着頭急急

隨逸民下來。出了觀音閣，坐着轎子，一路下山，到魁岐時，見赤珠的小船泊在江邊，逸民付過轎錢，攬着玉格來到船上。赤珠笑道：

「孫幫帶如何耽擱到今天纔回來？」逸民道：

「別說閑話，趕快駛船，我要九點鐘趕回。」赤珠見說，和她嫂子，收了跳板，解纜把船撐開。走了半里路，見風頭極順，便扯起篷來，赤珠蹲在船後，一面掌舵，一面和逸民亂談，山上放生園那口豬大不大？放生池魚多不多？有一搭，沒一搭，問個不了。當小船駛過林浦時，江面又漸漸起風，下江的渡輪，一艘一艘，都從小船旁邊掠過，小船受渡輪排水力激盪，弄得前後傾側不定。逸民向玉格道：

「這幾艘渡輪，也許有你阿姨在裡面。」玉格一聽，又縳着眉頭道：

「我們可以趕得上嗎？」逸民道：

「小船和輪船比賽，如何能趕得上？」赤珠在後舫插嘴道：

「今天風順，再扯起一隻篷來，也不見慢得多少！」七嫂子在船頭道：

「使不得！今天風太大了，使了兩面篷不好！我看那一面篷收下纔好呢！」玉格見七嫂子要把篷收下，說道：

「快別收！我立刻要回去！」七嫂子道：

「不收，風再大了，怕經不起！」逸民道：

「不至於吧！你且看看如何，可以使篷時，還是再加上一面，若是使不了，你就把牠卸下，不要冒險！」玉格道：

「有什麼危險？愈速愈妙！」赤珠道：

「我且扯起來試試。」七嫂子急行阻止道：

「使不得！千萬別扯！」說時江上風益發厲大了。逸民也覺不對，說道：

「遲快差一點，不要緊，不用再扯了。」赤珠撇着嘴道：

「說扯也是你，不扯也是你，真難伺候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你要認清楚，不是我叫你扯的。」玉格見逸民也阻止不許扯篷，急道：

「人家願意快一些，你爲何不要他扯起來？」逸民道：

「現在風色不好，倒是謹慎些好。」說時，見那布帆趁風，吹得漲起來，和鼓一般，船行江上，衝着浪頭，激起水花，直飛過去，七嫂子急忙走到後艙，自己司舵。因船行太急，怕和上游來船相撞，命赤珠拿着木頭搭鉤，蹲在船頭防備。逸民和玉格並肩坐在船內白橫木上，耳旁只聽呼呼的風聲，和浪花激船聲響。逸民一面望着江上，一面說道：

「今天幸是順風，可以使篷，現在已過中歧，再過去，便是蓮花灘，那裡是螺旋水，今天風大，到那裡倒要留神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聽七嫂子在後艙大聲

喊道：

「赤珠！快把篷卸下！對面浪頭來了！」逸民急站起一望，果見對面陡起一層白綫，白茫茫波濤洶湧，直撲過來，知道江上陡起暴風，此處又離蓮花灘不遠，船行最爲險惡，急得也搶出船頭，帮着赤珠，想把布篷放下。纜解下一半繩纜，陡的一陣狂風撲來，只聽一聲巨響，桅桿折了，把半片布篷，直颺到半空，船身重心一欹，船頭沒入水裡，赤珠脚下一滑，身子一歪，幾乎要墜落江中。逸民大驚，在百忙中，伸手將赤珠左腿一扯，把她帶住，可是危險萬分了。七嫂子在後艙拚命握住船舵。逸民見還有半片破帆，挂在斷桿上，迎風亂舞，船身擺動不定，急由後艙找到利斧，把斷纜碎篷一概斫斷，船身纔行平鎮。但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這裡纔把船駛穩，迎面又是一個巨浪狂撲而來，那小船給巨浪一打，擋不住，打一個旋轉，倒退了幾十數丈，

逸民見了，忙道：

「快握住舵！別鬆了！」七嫂子把一個身子，全壓在舵上，喊道：

「怎麼好！我擋不住了！」逸民一見，又跑到後艙去，帮着七嫂子把舵鎖住。玉格坐在船內，見船底水聲洶洶，直往上冒，一隻船一上一下，一浪湧上半天，一浪又打下來，一顆心蕩得快要吐了。赤珠使勁鼓着雙槳，想把船往上撐，剛駛上幾步，一個浪頭過來，又把船打退。玉格坐在裡面，心裡怕極，不住喊逸民，逸民跳前奔後，帮着她們一面用竹筒撥艙底的水，一面還要帮着檢東西。七嫂子這隻船原是食宿都在裡面，受此一場風波，艙底的被褥全濕了，後艙上碗碟竈也都打翻，只聽乒兵乒兵，一陣亂響，醬瓶醋甕，東倒西歪，滿艙亂滾。逸民一面帮着檢東西，一面又覺好笑，說道：

「七嫂子你今天遇着地震，全家破產了！」七嫂子在後艙拚死命把舵，不理

會逸民說的話，赤珠却在前頭聽得明白，迴轉頭撇着嘴道：

「今天出了這危險，孫幫帶要賠我。」逸民正待應時，見對面又有一隻大船直沖下來，距赤珠的船只有三四丈遠，忙喊道：

「赤珠小心！上面船來了，快往旁躲！別給牠撞着！」赤珠一聽，急忙鼓槳要躲時，那隻船挾着風力下來，非常兇猛，大船上的舵工，見着小船，也連聲喊道：

「快躲！快躲！」說時遲，來時快，只聽「砰」的一聲巨響，小船給大船劈頭一撞，撞翻了！逸民一看不好，早一個箭步搶進艙內，說聲「不要怕！」一手兜住玉格纖腰，玉格一隻手剛搭在逸民肩上，陡覺天翻地覆，一個翻身已落在江心，連灌了幾口，失掉了知覺。幸而逸民深諳水性，一手緊緊兜住玉格，拚力望大船泅去。那大船上見撞翻小船，出了事，許多舵工都聚在船

旁，想要施救，見逸民挾了一人，直泅過來，急用大繩，繫上大木頭，拋了下去。逸民一見，奮勇泅了幾下，一手已抓住大繩子，船上舵工見了，急往上收，收了快到船舷，逸民因一臂挾住玉格，費力已極，到此已是力竭，要想再攀着繩子上去，已是不能，那江上還是一浪緊接一浪。大船上舵工，看他這種情形，有會水的，便用繩子繫在身上，跳下去撈住逸民。逸民見船上有人來救，便把玉格交給他，船上又放下一隻小船，逸民帮着舵工，把玉格撈往小船上，一看口眼緊閉，已是毫無氣息了。江上一陣陣浪花打來，小船上下簸蕩不定，逸民不敢久留，急用繩子將玉格吊上大船，自己也攀着船纜上去。到得船上，一望赤珠那隻小船，船底朝天，在風浪中載浮載沉，赤珠和她嫂子，已不知給波濤衝到那裡去了。逸民因玉格灌水太多，氣息已窒，急把他蝦蟆伏在船上，用人工救護，吐出許多水，才漸漸甦醒。大船上知道

逸民是海瀾上艦副，十分抱歉。逸民見玉格一身濕透透，久留大船上不便，便請他把船駛到羅星塔，泊在軍艦旁。當時艦上水手，見是逸民，急忙接過去。逸民又命艦上軍醫替玉格診視，服了一些藥水，看她神氣業已安定，才放下心。玉格覺在軍艦不便，急要回去，逸民見江上風浪已略止，命艦上放下舢板，帶了幾名水手，自己親自護送到羅星塔。到得岸上，玉格要獨自回去，逸民道：

「今天我可不能避嫌疑了，須要送你到教堂。」玉格道：

「阿姨癡氣不好，見你送我回來，知道我昨天是去找你，一定不答應。她一生氣時，說話沒有分曉，得罪了你，更是不好。」逸民道：

「我就受幾句責罵，也是願意！昨天若不是我一力主張要去，何至冒此大險！現在我安安閑閑回去，累你回家挨罵，我實在不放心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的用意我知道了，但請你要想一想，我一人回去，阿姨雖然生氣，不過責罵幾句，也就完了。若是你同我去，觸她的忌諱，我縱極口辯白，她也是不信。」逸民見玉格說得懇切，笑道：

「我送你到半山上，你總許我罷！」玉格見逸民一定要送，只得由他。逸民攙着玉格手臂，拾着石級，一步一步，慢慢上去。走到離教堂不遠，玉格又停步道：

「你可以回去了！」逸民道：

「再送幾步，也不要緊。」玉格道：

「不要再送，你愛見我，我們明天再到通濟橋相見。」逸民道：

「怕什麼！我再送你幾步，轉過那山坡，我再回去。」玉格因離教堂沒有多遠，一定不肯。逸民笑道：

「你一定不許送，我就不送了，我們今天總算死裡逃生，我不能再拘俗禮！」說着，見左右無人，猛向玉格粉臉上吻了一口，只羞得玉格一個臉紅得和蘋果一般，逸民握住她的手，正要再說幾句話，忽聽山坡上有極尖銳嚴厲的聲音，喊道：

「玉格！玉格！」玉格仰頭一看，見她的阿姨徐氏，顛巍巍站在山坡上望着他們，這一下可把玉格和逸民都嚇呆了。要知徐氏見着他們如此情形，有無責備，下回再說。

第三回

江閣聯歡燈紅酒綠

小樓斷夢月冷風淒

且說玉格阿姨徐氏，那天到省城阻雨，逗留一夜，直到第二早才搭渡輪返維星塔。回到教堂，一看玉格不在堂內，查問堂中雜役，據說玉格從昨天上午出去，到現在還沒回來。徐氏本是膽小性急的人，一聽這話，只急得在堂內走上走下，坐立不安。後來在堂內等得不耐煩，跑出堂外，到幾家相熟的鄰舍詢問，大家也都沒看見。徐氏因玉格向來沒有在外面寄宿過，又聽說昨晚江中翻了不少小船，深怕玉格有什麼危險，愈想愈覺不對。在山上耐不住，想到山下碼頭瞭望，向幾隻小船打聽，有看見玉格坐船上那裡去沒有？那知剛走到半山，却見玉格逸民雙雙在山腰裡，徐氏不由大喊了一聲。玉格

逸民給徐氏一喊，嚇得魂不附體，玉格心裡又羞又怕，要想推開逸民，走上去，兩脚都軟了，一身無力，一步也走不動。霎時間，徐氏已由山坡上奔下來，看二人如此情形，心裡又急又氣，只怔怔瞧着玉格。玉格給徐氏一看，益發難過，只低着頭，一聲不響。徐氏見她一身衣服水濕，問道：

「你如何弄到這樣？」玉格給徐氏一問，心上一酸，不由拉着徐氏的手，嗚咽咽的哭了。徐氏給她一哭，也不得主意，回頭問逸民道：

「到底是甚麼事？」逸民一想，我到此不能隨機應變，騙她幾句，玉格眼看就要吃虧了。遂定一定神說道：

「老太太！今天總算僥倖，剛纔令姪女在江上翻了船，落在水裡去……：……：……」徐氏一聽這話，嚇得噤一聲，攬住玉格的身子道：

「玉格！玉格！怎麼……：……：……怎麼……：……：……你快說來。」玉格給她一問，想起

剛纔落水情形，實在危險，益發嗚咽，說不出話來。逸民又道：

「今天突然起了暴風，小船打翻不少，我今天本要上省的，坐着我的軍艦舢板，正要到中歧官道頭，搭船政局官輪上去，駛到半路上，見上面一隻大船，因風浪太急，把一隻小船撞翻，全船的客人，都落在水裡，我急率同水手搭救，却把令姪女搭救出來，也算是萬幸。」徐氏見說玉格落水，虧了逸民救出來，感激了不得，說道：

「孫先生真是我們大恩人，不然叫我如何對得住她的父母！」說時心上一酸，不由也流下淚來。此時有幾個過路行人，見他們如此情形，都駐足觀看。

逸民向徐氏道：

「令姪女一身濕衣服，最好快點換下。」一語提醒，徐氏說道：

「是！是！」領了玉格，一同來到教堂。鄰舍見說玉格覆船遇救，都過來問

訊，徐氏一面招呼鄰舍，一面款待逸民到屋裡去。逸民見徐氏如此情形，知道自己幾句話，把她騙住。過了一會，玉格換了一身乾衣服出來，徐氏領着她，向逸民叩頭道謝，嚇得逸民還禮不迭，說道：

「這本是我應盡的義務。」徐氏道：

「剛才聽玉格說，當時若不是孫先生冒險把她救上，已不知漂流到那裡去了！」逸民道：

「說來還是令姪女運氣，假使我的舢板早過一會，或是晚一會，不過着令姪女，那時遇險，我有必要救她，也沒辦法。剛才我把她救上後，因喝水太多，昏迷過去，由我軍艦上軍醫救治，又服一些藥水，現在可無妨碍。」玉格見逸民對徐氏說了兩次假話，竟上把鼓山阻雨一節瞞過，替自己解脫許多關係，心下甚是感激。逸民又坐一會，告辭回去。徐氏因感激逸民搭救玉格，

一變從前冷酷態度，對逸民道：

「孫先生！有工夫請常到我們這邊來。」逸民聽了，心中暗喜。回到艦上，侍役遞上兩份請柬道：

「今天下午五點鐘，海軍行營主任黃連仲在台江鎮海軍聯歡社請客，劉艦長昨天晚上上省城，臨去時候，說孫幫帶回來時，務要前去。」逸民接過請柬一看，一張是黃連仲，一張是督署參謀處陳蓮孫，心想他們真會應酬，我未到省城，他們請客的帖子都寄來了。本想今晚再到羅星塔看視玉格，給這麼一來，只好先行上省城。當下便寫了一封信，命水手送到羅星塔教堂，告訴玉格，本晚須上省城應酬，大概明天晚上，便能回艦。自己便搭了渡輪，來到省城，一看尙有時間，先坐一輛汽車，到城內仙塔街，看視他哥哥孫泰明。逸民父母早故，只剩他一個阿哥泰明，在鹽運署充當科員。逸民回到家裡

，和哥嫂敘些家常，一看時候已是不早，忙着又趕到台江鎮海軍聯歡社。一看海軍行營主任黃連仲，以及海英艦長李世明，海平艦長鄒家驥，海犀艦長黃亮疇，平字魚雷艇艇長劉德紀，海瀾艦長劉志和，以及督署參謀處趙禮乾，李宗元兩位參謀，全是熟人，略略周旋，便行坐下。黃連仲已走過來向逸民周旋道：

「今天本訂有你的舊同學廖桂秋，他却上鼓山去，不曉得今晚能不能趕得回來？」逸民聽了，不便把昨天在鼓山遇着桂秋情形，告訴連仲，只微微笑着。連仲又道：

「今天我們都是熟人，須要多叫幾朵花湊熱鬧。」逸民道：

「你們請便，我沒有熟人，可以免了。」連仲道：

「你沒熟人，我可以介紹，近兩月由上海新來幾個，都不錯。」逸民只笑一

笑，也不答應。過一會又來了幾位客人，連仲一看客人都來齊了，便請大家上席。自己一面替大家開局票，一面問逸民道：

「你怎麼樣？不要客氣，心裡有人沒有？」逸民笑道：

「我剛回來，心裡實在沒人。」連仲道：

「你果然沒有，我薦你一個張寶玉，一個王寶林，好不好？」逸民道：

「客憑主調，你說好總是好的，就是不好，我也不要認爲好的。」黃亮嚙道：

「逸民你別輕視這兩個人，她在福州城，可稱狀元。」逸民聽了，只默默不語。不多一會，鄰家驢叫的紅玉第一個先到，逸民看他高高的身材，圓圓的臉盤，一雙媚眼，兩道細眉，長得說好不好，說壞不壞，一進門來，向家驢肩上一拍道：

「鄰四爺！你昨天何以沒來呢？」家驢道：

「昨天沒工夫。」紅玉道：

「不見得罷！」家驥正要說時，只聽砉砉笑聲，劉德紀叫的李素琴，黃亮騷叫的玉玲瓏，一前一後的來了。逸民正在打量她們兩個，早見門簾一動，又走進兩個佳人，一個清臙曼綠，寶靨微醺，一個短髮如雲，嬌態可掬，走進門來，略停一停。主人黃連仲早已看見，向逸民指了一指道：

「今天是這位孫幫帶叫的，你過去吧！」逸民一聽，知道這兩人便是連仲介紹的張寶玉和王寶林了。寶玉和寶林走到逸民旁邊坐下，逸民又把她們身上細細一看，衣飾舉動，完全海式，比本地土著妓女不同，心中也暗自稱賞。連仲又向逸民努嘴道：

「這兩個怎麼樣？」逸民笑道：

「我不說過嗎？由你介紹，當然是好的。」連仲道：

「你不要客氣，是好說好，是壞說壞，我知道你初從海上歸來，眼界已高，曾經滄海難爲水，對於這些人，都看不上眼吧！」逸民道：

「沒有的事，海上人物，也不一定個個都比這裡好。」正說着，忽見簾子一動，又走進一個十五六歲信人，連仲向她笑一笑道：

「翠玉！你這邊來。」翠玉走過去，便在連仲身旁坐下。連仲見叫的局差不多都來齊，先由自己打一次通關，一時觥籌交錯，笑語風生，只有逸民心中念着玉格，不曉下午精神已否復原，坐在席上，雖和大衆應酬，只是不起興致。連仲見逸民對寶玉寶林神不相屬，問道：

「逸民！你何不多乾兩杯，我薦的人，你不願意嗎？」逸民道：

「那裡的話！我今晚七時陳蓮孫那邊還有一局，此時若喝多了，到那邊便支持不住。」連仲笑道：

「原來你要留餘地，到那邊去盡興，是不是？」逸民笑道：

「沒有什麼，兩邊都是至好故人，我來了這邊，不能不到那邊。」連仲正要再說時，李世明道：

「連仲你不要強他，今天蓮孫請他，有極大的關係，最好你還是早一會放他去。」連仲道：

「什麼極大關係？」世明道：

「不用問，我們靜候吃喜酒看新娘罷！」連仲呵呵笑道：

「原來逸民有此大喜，大家該賀一杯。」逸民發急道：

「各位別聽世明胡說，一些影響沒有，這杯酒我可不能喝。」世明道：

「你現在不喝，我也不強你，到那時候，果然有這事，我要罰你五十杯！」逸民堅決道：

「果然有這事，別說五十杯，就是一百杯，我也願受！」世明道：

「諸位聽着！今天在座都是誼人，這事很近，不久我們可看得見，到那時候，不要給他賴過！」劉志和道：

「果然有這事，無論如何，我總要叫他履行。」連仲道：

「好了！志和肯做保人，我們放心，現在且饒他。」逸民身旁坐的賈玉向逸民微微笑道：

「孫幫帶你今天一杯不喝，到那時罰一百杯，如何喝得下？」逸民道：

「絕對沒有的事，我何必冤喝這一杯呢？」世明道：

「他不喝，你何妨代他喝一杯呢？」寶玉道：

「我喝這一杯，更沒有理由了。」說着引得大家都笑起來。逸民又等上兩碗菜，一看時候已是不早，起身告辭，連仲道：

「何妨再坐一會。」逸民道：

「改日我們再會。」世明道：

「放他去吧！不然錯過他的機會，又要埋怨我們。」逸民也無暇分辯，走了出去，一逕來到嘉賓樓。一問陳蓮孫，早已來了。逸民以爲陳蓮孫請客，一定訂許多人，走到雅座一看，陳蓮孫之外，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客人，姓周，名芷齋，在中學堂充任理化教員。逸民和芷齋初次見面，由蓮孫介紹，纔知道他是廖桂秋的老舅。逸民見沒有別人，問道：

「今天還請什麼人？」蓮孫笑道：

「沒有別人，就是請你一位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那末太客氣了，我們熟人，何必如此？」蓮孫道：

「我並不和你客氣，今天是受人之託。」說着，向芷齋指一指。逸民聽了，

甚是詫異，私忖我和他平日並無交誼，他要託我什麼事？正要問時，蓮孫又笑道：

「說起來這事，他也是代人作嫁，和你本身，倒極有關係。」逸民聽了，更是莫明其妙，問道：

「到底爲了什麼事？」蓮孫道：

「我今天要替你做塞修，不曉得你贊成不贊成？」逸民一聽，纔知道世明在海軍聯歡社所說的，果然事出有因，忙攔阻道：

「我剛由外面回來，一時似談不到這問題。」蓮孫道：

「這問題就是要等你回來解決，我所提的不是別人，便是他的令甥女，這事從前也曾提過，因你在上海，又行擱下，現在廖家方面聽說你回來，託這位芷齋先生前來，舊事重提，想彼此都是海軍界熟人，門第，子女，大家都明

瞭，不必用我介紹人多說。」逸民見說，纔知道蓮孫所說的，就是桂秋妹子，家信中所提的廖家三小姐，一時當着芷齋面前，不便直言拒絕，只道：「這事從前家兄也曾說過，現在我剛回來，事情很忙，再容我考慮考慮！」蓮孫笑道：

「我知道你所說的考慮的用意了！現在新人物，對於婚姻，凡百都要自己體察，彼此性情，才幹，學問，都融洽了，纔有愛情可言，這是當然的手續，我們今天所提的，不過第一步，第二步當然由你們如法炮製。」說着哈哈大笑。芷齋也接着道：

「舍甥女學問怎樣，我不敢說，至她性情，品格，也是趨重新的一方面，對於跳舞演說等等，在交際場中，還敷衍得過去。」蓮孫又伸一個大姆指道：「廖三小姐在我們省城是有名交際明星。」逸民見他們二人一吹一和，心裡

暗自好笑，私忖廖三小姐品貌如何，雖未見過，聽說她是一個很浪漫的人物，一時不使再說什麼，只微微笑道：

「承二位美意，只是我自慚毫無學識，似乎……」蓮孫截住道：

「你不用過謙了！似你這樣人才，品貌，學問，以及家庭狀況，在本城內，找不出第二個，你今天剛回來，我也不強你多喝酒，俗語說，謝媒酒一百零八頓，我且留着慢慢吃呢！」說着，又哈哈笑了一氣。逸民今天來應酬，本就十分勉強，又聽這些不相干的話，更覺無聊，只得勉強敷衍一番，到得回家時候，已是十一點多鐘了。逸民本打算第二日下午即回羅星塔，看視玉格，可是城內許多親戚朋友，聽說逸民回來，接二連三，不斷前來看望。一直忙到下午，逸民正要預備出城，趁輪前赴馬江，桂秋又來了，談了一會，要邀逸民到城外塢尾中美社晚餐。逸民辭道：

「我今晚還要回軍艦料理一切呢。」桂秋道：

「你不用拿這話推諉，我今早剛見着劉志和，據說海瀾軍艦不日就要進塢修理，這幾天艦上沒有什麼事，他也要到省城休息幾天不回去。」逸武給桂秋一語道着，微微笑道：

「各有各的任務，艦上還有未了公務，等我回去處置。」桂秋道：

「忙不在一朝，今天我的客早訂定了，你無論如何，總須和我一塊前去。」逸民推辭不得，只好和桂秋一同出城，來到塢尾中美社。桂秋邀他到樓上，逸民一看，蓮孫和芷齋都在座，笑道：

「我以爲是什麼客人？昨天我們早見面了。」桂秋道：

「我還有兩人替你介紹。」說時走到後面，一會只聽訖訖笑聲，在桂秋背後跟出兩個女子。逸民初意以爲又是桂秋叫的局，及至走到面前一看，那兩個

女子各穿一件紫色的印度綢衫子，拖到足面上，腳下一雙高跟底跳舞鞋也是紫皮做成的，二人既穿一色衣服，年紀也相彷彿，不過一個是鵝蛋臉，一個是杏子臉，一樣剃光眉毛，畫了彎彎細眉，逸民一看，既不是本地妓女，也不是女學生，竟是完全海式的密斯。正要動問，桂秋早向鵝蛋臉密斯指道：「這個是舍妹。」又指那杏子臉的道：

「這位陳小姐，便是蓮孫先生的令媛。」逸民聽了，才知道站在面前便是廖三小姐，不免又向她上下打諒一下。在彼此默默相視之際，陳小姐早格格笑道：

「這位孫先生，我們似在那裡見過！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沒有吧！孫先生剛從上海回來，我們是由像片上見過的。」逸民見她二人在人面前，一點不穩重，只吱吱咕咕的笑，知道她們是時髦的人物。私忖幸

而我當日批親時一語謝絕，照這樣舉動，我就不甚贊成。廖三小姐見逸民品貌魁梧，只是對於人不好說話，心想外面都說海軍界青年人物都非常活潑，最善交際，何以這個孫逸民舉動，却如此穩重。見逸民不和她如何招呼，便攙陳小姐的手，走到外面樓廊上，俯着欄杆說話去了。

原來廖三小姐和陳小姐最稱莫逆，無論廖三小姐走到什麼場面，陳小姐總是追隨左右。至她們二人身上一切打扮，總一模一樣，廖三小姐今天穿紫色衣服，陳小姐也穿上紫色，廖三小姐明天改穿黃色，陳小姐也換黃色。廖三小姐是個上海化，只要上海出一花樣，她馬上就摹仿，廖三小姐一摹仿，陳小姐也就立刻學樣，所以她二人走出來，衣服服飾，總是一般無二，外人不知道，常誤認她們是姊妹花。實在陳小姐身世和廖三小姐比起來，天差地遠，廖三小姐因她伯父廖瑜金做過海軍總長，他父親廖瑜璠，在海軍部充軍

需正多年，家中原極富裕，廖三小姐每月花消一千幾百元衣服脂粉費，原不算什麼。至這位陳小姐，他父親陳蓮孫，當一個科員，一月薪水只有百來元，家累又重，別說陳小姐要他父親做衣服，就是叫他買兩雙絲襪，一雙皮鞋，他也辦不到。外面見陳小姐衣服時髦，舉動闊綽，有問蓮孫每月撥多少錢給他小姐零用，蓮孫只是搖頭，聲明本人也莫明其妙。大家見蓮孫尚且莫明其妙，陳小姐在莫明其妙之中，必有其他妙用，所以背後便有人送廖三小姐和陳小姐兩個綽號，叫廖三小姐做「琉璃燈」，表示她在交際場中，似一盞明燈，人人愛和她親近，叫陳小姐做「莫明其妙」。廖三小姐和陳小姐在交際場中，既負盛名，所交朋友，也無可計算，只要陳小姐廖三小姐一出戶外，一般狂蜂浪蝶，成羣結隊追隨。廖三小姐和陳小姐見裙帶下有許多崇拜的信徒，每日總要換一身時髦衣服，在公共娛樂場所一顯色相，由一般赤膽忠

心的侍衛，前後擁護，殷勤服侍。這天因桂秋邀她到中美社和逸民見面，廖三小姐也早知道家裡曾替她向逸民提婚，自己本要親相一相逸民到底是如何人品，今見逸民對着她只淡淡周旋，覺着這人初見面而不便多說話，只和陳小姐站在樓前說笑。不多一會，裡面席已擺好，桂秋出來招呼她們進去。桂秋要讓逸民首座，逸民不肯，桂秋道：

「你和我還客氣嗎？」逸民道：

「我對你本不客氣，不過今天有女客，應請二位上座。」桂秋道：

「一個是舍妹，一位是舍妹的好友，你還讓什麼！」逸民道：

「照西俗，凡是女客，都應上座。」桂秋笑道：

「你甘拜下風，我也不強你上去。」遂向廖三小姐陳小姐讓道：

「你二位上去。」陳小姐不肯，廖三小姐一把早拉她坐下道：

「不要讓了！」桂秋請逸民坐在廖三小姐肩下，逸民還要讓時，芷齋和蓮孫二人早在對面都坐下。廖三小姐因剛才聽逸民說，凡是女客，都應上座，覺着這一句話，大有尊重女人之意，甚合脾胃。今見逸民坐在她肩下，便向逸民笑道：

「孫先生是由上海剛回來嗎？」逸民道：

「剛回來兩天。」桂秋插嘴道：

「逸民！你快把上海女界如何衣飾最時髦說一說，舍妹和這位陳女士，是最留意這事的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我看上海女界裝束，除堂子裡的人以外，和我們省裡也不差上下。從前流行短旗袍，只遮住膝蓋下面，穿着短筒絲襪，只到踝骨為止，最近又流行長旗袍了，長得要遮在脚面上，腰身緊瘦，左右開襟，走起路來，一揚一踢，

裡面露出一塊鮮艷色荷葉邊的套裡，好似褲緣一般，這式樣我們省城不早有了嗎？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這花樣流行還不久，現在一定還有特別的。」逸民仰着頭凝想一會道：

「沒什麼特別的，我只見有時旗袍腰間，加二條縹帶，或是襟上簪一朵極大綢花，這樣裝飾，年輕的還看得過去，年紀稍大一點，便不是樣了！」三小姐道：

「我聽說上海最近很流行一種胸花。」逸民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！是有的，一種胸花，還有一種襟頭夾子。大馬路有一家法商洋行出品最好，所有胸花和襟頭夾子，都是金鋼鑽石寶石堆砌成的，那式樣多半採取埃及和東方圖案。這種襟頭夾子和胸花，專備中國婦女應用，夾在衣襟上，或是呢帽緣，袖口旁邊，都很好看。至於鑽石戒指，現在也時行骨牌式，

金鋼鑽磨琢，也都改了橢圓形，長條形，不似從前只有方的圓的兩種了。這種鑽石，大半都是法國『珮荷絲』名廠出品，現在世界珠寶製造商，最出名的只是珮荷絲一家，他所出的式樣，風行歐美，上海這家法商洋行，據說便是珮荷絲的分號。裡面出品華貴異常，可是價錢也不賤，人家買來，在外面多不敢戴，因為綁票太多，戴出去，怕惹出事來。」廖三小姐聽了，十分羨慕，說道：

「我一向不知道，若早知道，一定要買牠幾件。」逸民道：

「要買牠很容易，只須寫封信給洋行裡，要一本樣本，在樣本上選好樣子，照價匯去，他馬上就可以寄來。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我看尋常見樣本畫得很好，買回來東西便不是樣，還是託人買好，可惜我的三姨母上安徽去了，不然一個電報給她，馬上就可以寄來。」桂秋見逸民

只和三小姐討論鑽石衣飾，酒杯連動也不動，笑道：

「逸民！你在上海這家洋行有多少股本？」逸民詫異道：

「什麼股本？」桂秋道：

「你沒有股本，何以放着酒不喝，儘替人家拉買賣呢？」逸民笑道：

「人家問我，我不能不說！」桂秋道：

「你可謂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將來可叫舍妹聘你做首飾顧問。」說着，連芷齋蓮孫都笑起來。芷齋擺着老前輩架子，把臉上老花眼鏡用手指望鼻樑上

頂一頂道：

「孫先生這些話，他們年輕人最愛聽的。」蓮孫道：

「逸民心細，看了什麼東西全記得，若是我，上刻看了人家穿上什麼衣服，過了一會，再問我，我就說不上了。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陳先生腦筋裡，給山礮，重礮，迫擊礮，機關槍，步槍，手槍，地圖等等都裝滿了，那有地位還能容得別的東西呢！」蓮孫給三小姐一說，也覺好笑。

桂秋道：

「你們儘管辯論，酒放着不喝了！逸民你是會喝的，我們先喝幾杯。」逸民道：

「我近來也不能多喝酒。」桂秋道：

「前天晚上怎麼那樣會喝呢？」逸民見桂秋提到前天，怕他還說別的話，忙截住道：

「是了！我喝一杯。」說着，端起酒杯，一飲而盡。三小姐見他們話中有話，不由向桂秋問道：

「你們前天在那裡喝酒呢？」桂秋道：

「前天我遇見他在鼓山避雨，唱御碑亭。」三小姐不懂得桂秋話中用意，問道：

「孫先生會唱戲，今天何妨再唱一唱！」逸民忙笑道：

「別聽令兄胡說，我不會唱戲。」桂秋拿着酒壺道：

「你不唱也可以，再喝一杯。」逸民道：

「座上諸位都該喝，你何以單獨勸我一人？我已經喝過一杯了，大家喝，我再陪一杯，大家不喝，我也不喝了！」說着，便把左手遮住酒杯，陳小姐見逸民手腕上帶着一只白金鑲金鋼鑽石的小表，晶瑩奪目，遂附在三小姐耳旁低低說道：

「你看他那隻小表，上面沒有開表小鈕，很是特別。」三小姐一看，果然不錯，遂向逸民間道：

「孫先生你那隻表很有意思，如何沒有表鈕？」逸民正要想法躲喝那杯酒，見說也笑道：

「說來這表，也算上海灘新流行的一種東西，叫做哈爾烏得自動手表，上面沒有上絃的小鈕。這表是瑞士名廠新發明永不用上絃的。」廖三小姐笑道：

「這可特別了！表不上絃，如何會走動呢？」逸民道：

「這表裡面有一種活動鉈，只須表身微微一動，裡面的鉈，自會左右旋轉，活動鉈一轉動，即可代表上絃。表戴在手腕上，手腕不能一日不動，手腕一動，裡面鉈也轉動，表絃已隨時加上，所以這表帶在手臂上，終年不用上絃，終年也不會停止。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這很巧妙，而且省事，孫先生且借給我看看。」逸民見說，把手表褪下，遞在三小姐手裡。三小姐接過去，還未看清楚，早給陳小姐奪去，套在自己

手腕上，說道：

「這表輕得很。」廖三小姐又迫她脫下，拿在手裡，反覆細看一回，愛不忍釋，也套在自己手腕上。桂秋在下面見她們只顧看表，嚷道：

「大家怎麼樣又不喝酒了，這個不行！」陳蓮孫道：

「由我發起，大家輪過去，各乾一杯，好不好？」說着，先舉起酒杯，喝乾向肩下芷齋照一照。芷齋喝乾，一氣逐下，輪到陳小姐上，各喝一杯。陳小姐喝完，廖三小姐早拿起酒壺，向各人各斟一杯，照着蓮孫法子，由陳小姐起，又逐位趕下去，各乾一杯。逸民道：

「照這樣喝法，我要受不了！」桂秋道：

「你是會喝的，應還敬各位一杯才對。」逸民見說，笑了一笑，正要拿酒壺向大家斟酒，三小姐早把酒壺搶到手裡道：

「我替孫先生斟酒罷！」逸民道：

「如何使得？」芷齋道：

「孫先生不用客氣，她今天也可算是半個主人，由她斟去。」三小姐給各人斟完酒，最後斟到逸民面前，逸民伸手要把酒壺接去，三小姐不肯，把壺往旁一躲，逸民的手，恰觸在三小姐手腕上，心裡不由突的一跳，覺着舉動太魯莽了，怕三小姐不高興。三小姐却一點不介意，向逸民笑道：

「孫先生快拿杯子來。」逸民心裡一慌，拿起杯子，却有些微微帶顫，三小姐又故意把他的酒斟得極滿，幾乎要流了出來。三小姐給大家斟完酒，才向自己杯中斟了半杯，逸民看了，拿起酒壺，要把牠斟滿，三小姐一眼看見，先把半杯酒向口一吸，說道：

「我先乾了。」把酒杯拿在手裡，藏在棹底下。逸民一笑，拿起杯子，向大

家敬一杯，自己只喝半杯。桂秋道：

「你如何不乾了？」逸民道：

「我這杯特別滿，不能全喝下，容我緩一緩再喝。」剛說完，三小姐早把逸民面前酒杯拿起來道：

「孫先生不要取巧，這杯酒公公道道喝下。」逸民道：

「容緩一緩，這一杯總應喝乾。」三小姐那裡肯聽，把半杯酒直送到逸民唇邊，硬要他喝下。逸民見三小姐第一次見面，便如此不客氣，不敢再辭，接過杯，把半杯酒喝乾。三小姐又用柳木牙籤，送過一片雪梨來，逸民說聲謝謝！含笑接到手裡。桂秋在下面，微微含笑看着他們，芷齋扳着前輩面孔，老氣橫秋的大聲說道：

「老實說句話，這一輪酒，孫先生杯子最滿，三妹是不及格的，只喝半杯。」

「三小姐向芷齋看了一眼道：

「大舅！別挑眼了，我喝了還不算嗎？」芷齋把頭微微一搖道：

「你是會喝酒的，今天何以如此怯場？」蓮孫道：

「這個還須問逸民先生，大家都喝了，何以三小姐只喝半杯？」逸民此時裡正惦記着玉格這時候見自己不到，一定心裡很失望，蓮孫和他說話時，他偏着頭好似沒聽見一樣。桂秋見了，向逸民肩上一拍道：

「你怎麼，聽見沒有？」逸民回過神，向桂秋笑道：

「好！好！大家再喝一杯。」蓮孫道：

「請孫先生前案辦了再說。」三小姐把身子微微一搖道：

「你們只和我認真。」逸民纔覺悟過來，因為三小姐剛才還有半杯酒未喝，便舉杯勸道：

「密斯廖！再喝半杯好不好？」一蓮孫道：

「三小姐面前連酒杯都沒有，你還勸什麼？」逸民看了，也覺好笑。三小姐道：

「孫先生你能把我的杯子找到，我便喝，找不到，我不喝了！」說着，把手巾握在嘴上格格的笑。逸民記得剛才三小姐是把杯子藏在棹底下，因低頭一看。三小姐見他低着頭，故意把身子往後一退，口中說道：

「你看有沒有？」說時左脚微微一揚，趁勢向逸民腿上一觸，瞟了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逸民也不期一笑，早聽陳小姐在旁格格笑道：

「孫先生你在棹底下找一輩子，也找不到，她的杯子在這裡呢。」說着，由身後把三小姐的杯子拿出來，遞給逸民。逸民接過來，滿滿斟了一杯，送到三小姐面前。三小姐道：

「要我喝，大家都得喝一杯，不能只我一人單獨喝。」蓮孫道：

「我說句公道話，三小姐喝了半杯，逸民也喝半杯，最爲公允，把前案了結，再重新說起，好不好？」三小姐見大家都主張要她喝，只得乾了半杯。逸民拿起杯子，正要陪她半杯，三小姐一眼看見逸民杯內浮一個小蟲，忙一手把逸民杯子搶過去，說道：

「裡面落了蟲兒了，喝不得。」說時，把杯中的酒，倒在空碗上，又拿自己小手絹，把杯口四圍擦了一擦，然後斟了一杯送過去，忙得逸民站起來，連聲道謝不迭。三小姐笑道：

「你喝一杯吧！」逸民見三小姐如此殷勤，只好把一杯酒喝完。芷齋因距離這一點，仍仰着頭問道：

「孫先生這一杯酒都喝完了嗎？」逸民尙未答應，三小姐早笑道：

「大舅舅！請你把鼻子上的長枷卸下來，看一看，就明白了。」芷齋由老花眼鏡裡，向三小姐看了一眼，正要發話，蓮孫早舉起杯子，說聲：

「好！該賀芷齋一杯。」芷齋道：

「有什麼可賀的？」蓮孫道：

「你喝了，我把理由告訴你。」芷齋果然把酒喝過，蓮孫道：

「眼前珠聯璧合，老先生大功快要告成，還不該喝一杯嗎？」芷齋聽了，向逸民和三小姐各看一眼，微微笑着。逸民明知蓮孫是指自己和三小姐婚事，但當着大眾面前，不便有露骨表示，只微微含笑。三小姐却向陳小姐道：

「我們到遊廊前涼快涼快，這裡太熱。」說着，和陳小姐手挽手，同走出去，倚在樓前欄杆上，見滿江燈火，閃動不定，別有一種意致。陳小姐對慶三小姐道：

「我看逸民人品不錯，說話很有意思。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你和他見面不過一會工夫，便曉得性情怎麼樣？」陳小姐道：

「當然是一個曉得體貼別人心意的心細底男人。」三小姐抿着嘴笑一笑道：

「你却看得準！」陳小姐正要再說時，只聽芷齋拉着黏痰的喉嚨，在裡面喊道：

「你們二位還不進來，這裡快散了！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我們快進去看看。」走到屋裡一看，逸民已站起來告辭要走，桂秋留着不

許他去。逸民道：

「我現在還有些事情，須早走一步，遲了怕趕不上。」桂秋道：

「你現刻還希望搭船政局官輪，趕到馬尾去嗎？」逸民道：

「這時候當然趕不上了，我還有別的事。」三小姐見逸民要走，說道：

「不過還有兩三碗菜，便要散席了，孫先生何必這麼着急？」說着，拉開椅子讓逸民再坐下。逸民不肯，三小姐道：

「孫先生不坐下，大家都要散了，你何妨坐一坐？」逸民見三小姐殷勤挽留，又因那隻小表還在她腕上，想三小姐一時忘神，不妨再等一會，等席散了，自然會交還，只好勉強又坐下。又吃了幾道菜，一會席散，逸民忙着要走，以爲三小姐必定要把那隻小表奉還，不想三小姐好似忘記一樣，一句話也不提起，逸民又不便向她要。臨去時候，只對三小姐道：

「密斯麼，再見。」三小姐也只點點頭。逸民回到家裡，他哥哥孫泰明知他今晚是給桂秋邀去中美社吃飯，查問席上所訂什麼客人，逸民便把麼三小姐陳小姐等等告訴他。泰明道：

「陳小姐外面稱他做莫明其妙，她所幹的事，確有些莫明其妙。麼三小姐大

家只說他交際上很活潑，人也不錯。上次廖家向我提親，我因廖家在海軍界方面，勢力膨漲，他既有意來求，我想和他結成親戚，倒有個奧援，所以寫信給你……」秦明說到這裡，向逸民看了一眼，見逸民兩眼只看在壁上月份牌，一聲不響。秦明又道：

「就說她現在外面交際稍廣一點，在現在社會交際上也是必要的，你意思怎麼樣？」逸民見說，仍仰着頭，把眉頭一皺，仍是一聲不響。秦明的夫人也接着說道：

「我有一次在劉家應酬，遇見廖三小姐和陳小姐都在那裡，陳小姐和幾個朋友打撲克，把帶來的錢都輸完了，廖小姐一會給她幾十塊，一會又給她幾十塊，一會又給她幾十塊，鈔票成捲送過去，那個人真是痛快不過。模樣又好，打扮也不錯，這樣人實在沒什麼可嫌的。」逸民見哥哥和嫂子對廖三小姐

極口稱贊，微微呻一口氣道：

「這件事關係一生，決不是由表面上三言兩語，可以看得出來。」秦明夫人笑道：

「我知道叔叔的意思了，現在文明結婚，都要先陪伴女子，周旋相當的時期，彼此同心合意，然後再提起親事，叔叔不能馬上決斷，是不是就在這一點？現在文明人都是如此，好在廖家三小姐，她也非常時髦，對叔叔這種舉動，一定贊成。不比我們從前風氣，做女子都關在家裡，提起做親，便躲了去，好像犯着什麼罪過，見不得人似的。」逸民給他嫂子一說，也覺好笑，說道：

「這事太麻煩，我想眼前暫不用提到這一層。」秦明道：

「眼前不提，以後便沒有時候了！」秦明夫人笑道：

「人樣好，裝飾好，交際好，叔叔還有什麼不滿意？這樣親事，在我們福州城，要找第二家，也找不到了！」逸民見他哥嫂叨叨絮絮，只管誇贊廖三小姐，一時不便把心緒說出，只微微笑道：

「這事忙不在一朝，我現在已經回來，可以慢慢商量。」說着，又喝兩杯茶，推說酒喝太多，到房內安歇。一輪在床上，閉上眼睛，腦筋裏玉格的小影，不招自至，因昨日上省時候，曾去信說明一天即可回來，今天給桂秋留住，就誤一天，遙想玉格在山中，見我屆時不至，在樓頭望我艦上燈光，不知如何盼望呢？此時恨不得身有雙翼，飛到玉格跟前，向她道歉。逸民因心上覺着對不住玉格，一夜夢魂顛倒，一時似和玉格同立通濟橋頭款語，一時又似在小船內遇見玉格的姨母睜着兩隻大眼睛，向他怒視，嚇得逸民驚醒過來，一看月明如晝，正照在床前，微微嘆一口氣，心中自語道：

「明天無論如何，一清早起來，即行出城，免得桂秋等再來糾纏。」想了一會，閉上眼睛，再想睡時，却睡不着了。

不說逸民一夜輾轉反側，睡不貼席。且說玉格的姨母徐氏，那天薄暮，見逸民又派水手送封信來，問玉格道：

「孫先生剛走不久，又有什麼事，專人送信來？」玉格拆開一看，向徐氏笑道：

「孫先生今晚有事上省城去，明天纔能回來，寫信和我通知，明天晚上可來我們這裡。」徐氏道：

「明晚他來時，我們須備一點東西請他，昨天若不是遇他冒險搭救，你現在不曉得怎麼樣了！我以前很恨海軍界，現在給你如此一來，我又覺着海軍界人員也有好處，昨天若是換個別人，只怕就沒有辦法了。」玉格見徐氏如此

說着，只微微含笑不答。徐氏又道：

「我看孫先生人很不錯，他雖然年輕得志，對人說話，非常謙和。」說時看
在玉格臉上，見玉格只低着頭不語。徐氏又道：

「一個人應是怎麼樣，主已替我們早就安排了！我以前很不願你和海軍界人
員接近，到現在，救你的命，還是海軍界的人員，我現在對孫先生不能不另
眼相看了。」玉格見徐氏極口稱贊逸民，才放膽說道：

「孫先生對我們還算不錯，他說不久就要調到陸上當差了。」徐氏道：

「他當真對你這麼說嗎？我不願意的就爲他在軍艦上當差，若是能調到陸上
，那再好沒有。」說到這裡，向玉格看了一眼，又微微嘆了一口氣道：

「這也是我一人胡想，沒有的事，……我們怎麼配……似他這樣人家，
要和他結親戚，還多得很呢！」玉格見徐氏歷歷落落說着，知道徐氏語意，

伯高攀不起，心裡暗暗喜歡，想把和逸民交情，據實說出，一時又羞於出口，斟酌再三，才問道：

「昨天在路上，孫先生曾告訴我，以後他軍艦進塢修理，他有工夫，要常常來這裡，阿姨可答應他嗎？」徐氏道：

「我爲什麼不答應？你昨天若不虧他搭救，也不曉得漂流到什麼地方去了！他是我們的恩人，我們還不該報答他，我只怕他不來，他若肯來，我一定要格外招待的。」說着，又向玉格看了一眼。玉格道：

「他比方要送我們東西，可以收下麼？」徐氏道：

「他要送你什麼東西？」玉格道：

「比方是這麼說的。」徐氏笑道：

「孫先生果然要送你東西，你看可以收下就收下，不收轉見不親密了。」說

到這裡，陡記起在山腰上見玉格和逸民的情形，不由一笑道：

「你和他的交情，你自己自有主張，不用我多說。」玉格聽徐氏這話，明明是默許她，心中暗自歡喜。徐氏這一關既沒有問題，一心只盼望逸民馬上就來，好把徐氏所說的話，告訴他，叫他歡喜。

第二日由早上就盼望，到正午潮水漲時，台江上渡輪一艘一艘都駛下來，玉格在教堂前望着江上帆影，耳中只聽小渡輪的汽笛，一聲一聲過去，等到夕陽快要下山了，逸民還沒有來，玉格實在耐不住，一個人走下山來，站在碼頭石塔上，向江上盼望。又候了一個鐘頭，看看天色快黑了，一個人無精打彩。回到教堂，見徐氏在小方桌上擺了四碟小菜，一個人坐在椅上，一手扶着頭，怔怔等着。見玉格回來，問道：

「孫先生來了嗎？」玉格搖搖頭道：

「沒有來，怕不來了！」徐氏道：

「你如何知道不來？他昨天的信，不是說今天回來嗎？」玉格道：

「信上是這麼說，這時候不來，怕不能來了。」徐氏道：

「我今天特地給他煮一碗點心，雖然不好，總是我們一點敬意。」玉格聽了，只皺着眉頭，一聲不響。再過一會，天色已黑，逸民還無消息，玉格道：

「我們不用等他，先開飯吃吧！」徐氏道：

「我們不妨再等一會，孫先生既然事先寫信給你，據我看一定會來。」於是又等了一個鐘頭，玉格始而盼望，繼而疑惑，到此完全失望，把飯端出來，和徐氏草草用過，回到房內，拿一本小說，在燈下觀看。

看不上幾行，又復扔開，和衣躺在床上，心裡只是轉念逸民今天何以爽約不來？他平日說話很有信用，並且現在阿姨又表示歡迎，他應該早知這意

思，何以反遲遲不來？想了一會，便朦朧睡去，睡夢中似和逸民在通濟橋頭款語，告訴逸民，阿姨業已默許，只須逸民當面和她一說，婚事一點問題沒有，再三對逸民說着，逸民只笑而不答。後來自己急了，握住逸民的手，迫問他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何以只不開口？逸民仍癡癡對着自己好笑。自己又催他前去，逸民只是搖頭不答，自己恨極，又狠狠的說道：從前沒機會，你急得什麼似的，現在放着機會，轉又不願開口了。又似逸民含含糊糊告訴自己：現在不能再到你教堂，我爲功名前途，已和廖三小姐訂婚了！這事怪不得我無情。是社會環境迫出來的，我若不和廖三小姐訂婚，得罪了廖總長，將來很是危險。現在爲避嫌疑，不便再到你教堂，我們以後只能作個朋友，但我的心是始終愛你的。自己見逸民這麼說，一時忿火中燒，指着逸民怒罵幾句，縱身一躍，跳入橋下，只聽逸民在橋上大喊一聲。玉格一覺醒來，原來

乃是一夢。一身却已嚇得大汗淋漓。睜眼一看，明月滿窗，江上潮聲挾着風聲，一陣陣送到耳裡，俱都帶着淒惻聲調。迴想夢境，十分不祥，怕日後有什麼意外的變象。又想夢中幻境，不足爲憑，向來做好夢的，醒來空無迹象，算不得好夢，做壞夢的，醒來沒有這事，轉是舒服，輾轉想了一回，稍稍安慰。過了一會，又想逸民少年得意，城內縉紳世家，要和他攀親的當不在少數，處現在社會，很有許多人爲環境所迫，變更初志。夢中逸民告訴我，爲功名前途，要和廖三小姐結婚，也不能說沒有這事，只看他在鼓山遇着桂秋，一拉過去喝酒，便忘了還有人在隔屋相候，喝到什麼時候，才行回來，可見少年人最易受人誘惑，他不是好的，經外界一引誘，便忘了本來面目。而况廖三小姐有錢有勢，長得又不錯，逸民如何能逃得出她的手裡。想到這裡，又恨自己出身微薄，不能和廖三小姐抗衡，一時心上把廖三小姐恨得什

麼似的，好像逸民業已被壓三小姐攆去了。想到後來，便拿定主意，明天逸民一來，便告訴他，阿姨業已默許，叫他馬上即向老人家說明，免得夜長夢多，發生變故。一會又想，如此辦法固然不錯，但逸民心裡若有半點兒勉強，愛情便不能持久，到後來結果仍是不良。玉格爲了逸民有約不來，平空一夢，一會兒自慰，一會兒怨恨，一會兒又自悲身世，輾轉反側，弄得愁腸百結，一夜莫眠，睜着兩眼，只聽江干軍艦報時的鐘聲，一刻一刻，鏗鏗！鏗鏗！送入耳鼓，覺得眼前月色風聲，無一不是添人愁思。

一直挨到天亮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披衣起來，推開樓上小窗，望見江中海濶軍艦煙囪微微捲起輕薄淡煙，浮上空際，狀至閑適，似不知樓中人爲念艦中少年，徹夜未眠。一會只聽艦上幾聲畫角，立時甲板上人影幢幢，似有許多穿白衣白帽的水手在那裡會操，再過一會，便見艦上又放下三艘舢板，幾

十個水手，鼓着舳板，船尾插一面小旗，在軍艦前後左右，蕩來蕩去。玉格看了，心裡忽發奇想，自己若是個男兒，投在海軍服務，每早晨曦之下，坐着舳板，往來搖蕩，何等有趣。一時見那三艘舳板，和飛燕浮鷗般在水面往來穿梭，玉格眼光也不由隨着忽東忽西。正看得入神，忽一聲汽笛，震入耳鼓，瞥見上流駛到小輪船，尖削的船頭劈開一條水路，順流而下，兩旁雪白浪花，被馬力所激，飛珠濺玉般繞着船舷亂冒。一會船頂汽管上冒出一股白汽，嗚嗚響了兩聲，那小輪船便開了慢車，緩緩前進。一時岸旁泊的小船，爭先恐後，鼓動雙槳，飛奔而前，羣附小輪船旁，前後左右，圍得層層密密，好似螞蟻抬了一隻死蒼蠅。那小輪船拖着這些小船，又走一會，鳴的一聲，便停住了。一時便見船上搭客，和小船的鬚戶，携籠搬箱，上上下下，忙了一陣，小輪船又放一聲汽笛，鼓輪前去，小船上載得搭客，也鼓噪四散，

各奔碼頭。玉格見有一隻小船上，船頭站着一洋裝少年，一手拿着草帽，擋着陽光，看那身材姿勢，極似逸民，只因手上草帽，遮住面部，看不清晰。一會小船愈撐愈近，那少年把草帽戴在頭上，兩眼直向山上望來，玉格已認得明白，確是逸民，心絃不由碎碎震動。再看小船慢慢靠近碼頭，逸民不等搭好跳板，早已一躍上岸，身體非常矯捷。玉格此時再也忍不住，由樓上直奔樓下，要跑到山下迎接。剛走到門口，忽又一轉念，昨晚逸民與約不來，累得我一宵掛念，我何必如此歡迎他，等他上來，看他對我如何解說，遂又慢慢回到樓上，心裡轉覺鎮靜。再過一會，只聽樓下門鈴丁丁響了幾聲，玉格向樓窗一看，逸民已由外面走進來，站在樓下，問道：

「徐太太在家嗎？」玉格俯在樓窗，向逸民招手道：

「請上來吧！」逸民一見玉格，笑逐顏開，緣着扶梯，一陣風似的已到樓上

。一看屋內，並無別人，伸手要向玉格握手，玉格急把兩手往背後一縮，身子微微一退，問道：

「你昨天何以不來？到那裡去了？請先告訴我。」逸民道：

「昨天本想趁着晚間渡輪下來，到午後，又給朋友拉去應酬，耽擱一夜。」玉格道：

「是那一位朋友，可是那麼桂秋嗎？」逸民私付她如何一猜便着，正遲疑未答，玉格又道：

「不用騙我，一定是他，還有他的妹妹三小姐是不是？」逸民見她已說着，不便隱瞞，笑道：

「不錯，你如何會猜得着？」玉格道：

「這還用說嗎？若不是廖家三小姐，如何會絆住你！」逸民見玉格雖是帶笑

說着，眉梢眼角，已隱隱露出一種幽怨，急忙解說道：

「我昨天和廖三小姐見面，出於意外！我早知道有廖三小姐在座，無論如何，決不肯去！我昨天和他們應酬，在席上那一剎不念到這裡？昨晚回去之後，差不多一夜沒有好睡，今天天色一亮，我就趕出城，搭渡輪下來！我一下小輪船，就趕來這裡，還沒回軍艦呢！」玉格見他說時，一個臉都漲得通紅，知道他確非有意，纔笑道：

「我知道你決非有意，既然如此，我今天也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」說着，湊近一步，逸民趁勢握住她的手道：

「你有什麼好消息？」玉格微微一笑，向屋內一指道：

「阿姨已知道了，昨晚她聽說你會來，特備了一碗點心，不想你竟臨時不到。從前她很嫌惡海軍界人員，現在她已把這念頭改變，他雖然沒說明白，已

是默許。我昨天特探她口氣，問他你若贈我東西，可以收得嗎？她說你和他交情，自己自有主張，可以收就收下，不收轉不見親密了。可見我們交情，她老人家完全知道，雖是不說出，也是一點問題沒有。所恨前天遇險，你贈我那表匣落在水裡去，不然，我可以拿出來，給我阿姨看。」玉格說時，眼角向逸民左腕一瞟，問道：

「你那隻小表呢？」逸民給她一問，想起那隻永不上絃手表給廖三小姐借去，戴在手上，就沒有歸還。正遲疑間，玉格又問道：

「沒有給別人搶去吧！」逸民一想，別話可以對她說，這話若據實告訴她，她一定不諒解，忙笑道：

「你問那隻永不上絃手表是不是？我因為那隻表是替你保藏，前天回到船上，已收藏起來。」玉格笑道：

「現在就給我，阿姨看見，也不要緊了！」逸民聽了，暗自慚愧，口中勉強應道：

「我下次來時，就把牠帶來。」玉格道：

「這倒不忙，藏在你那裡，也是一樣的。」逸民又問她：

「這兩天精神可好一點？」玉格道：

「我就是落水那天最難過，現在精神完全恢復了。」說時又微微笑道：

「你上次說過，在上海那個王瞎子給你算命，斷定你今年有水火之厄，會落水溺死，前天我們翻船落水，這一險總算應過了。我那天雖受一番驚嚇，現在想起來，心裡倒覺安定，我想你逃過這一厄，此後一定要交好運，只是我昨晚又作一夢，對我本身很是不好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你又愛說夢話了！昨晚夢見什麼？」玉格含羞帶怨，把夢中所歷情景，說

了一遍，逸民笑道：

「夢境完全由日間腦筋思想作用而生，決不足信。你夢中怨我不肯對你阿姨請求，現在我就對你阿姨說去，好不好？」玉格忙阻住道：

「你先別忙，老人家雖已默許，但她素性守舊，這事不必由你親自對她說。」

逸民笑道：

「你瞧！我不說，你不願意！我要說，你又不肯，叫我怎麼辦呢？」玉格尙未答應，只聽徐氏在屋內問道：

「玉格！外面是誰同你說話？」玉格向逸民目睫一闔，微微一笑，大聲應道：

「孫先生來了！」徐氏一聽逸民已來，忙忙披衣下床，開了房門出來。一手理着頭上雪白稀髮，一面向逸民笑道：

「孫先生起得真早，昨晚何以沒來呢？」逸民道：

「昨晚在省城耽擱一天，今早剛下來。」徐氏和逸民應酬幾句，對玉格道：「你留孫先生在這裡便飯。」逸民連說不要張羅，徐氏已忙忙走下樓去了。逸民和玉格在樓上深談款語，約莫幾個鐘頭，十一點鐘剛剛敲過，徐氏的飯已預備好了。逸民見棹上一碗清蒸鯽魚，一碗雪裡紅炒笋片，一碗香菇豆腐湯，菜雖不多，又雅潔，又新鮮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飯後逸民又和玉格徐氏閑談，一直盤桓到下午四點，纔行回去。

到得海澗軍艦，料理幾件公事之後，即由無線電致一私電給上海海軍駐滬辦事處黃霽人主任，託他代購哈爾烏得自動手表二隻，用快郵寄回。逸民自這日起，每天在軍艦公務完後，便坐着小船，到羅星塔山上，找玉格閑話，或是同她在通濟橋散步，或是在山上廢壘盤桓，或是同泛扁舟在江中玩月

• 有時與會所至，邀同徐氏，在馬限市中小番菜館便餐。山顛水涯，時有他二人足跡，二人在愛情陶醉之中，不知不覺，一晃便是兩星期。直到十月二十傍晚，逸民和玉格正在教堂樓上閑談，忽見艦上水手，匆匆送來一封急電，是劉艦長由省城拍發，催促逸民立刻上省，開緊急軍事會議。逸民見軍情緊急，只好撤下玉格，匆匆搭小輪趕到省城。要知省城發生什麼事故，下回再表。

第四回

遍地干戈柳絲縈別恨
滿城風雨鳩毒誤良緣

且說逸民奉到海瀾艦長劉志和急電，連夜趕到省城，參與軍事會議。在議席上由黎督軍報告，上游黃禮明護軍使勾通民軍，宣告獨立，已於前夜突由延平府發兵東下，逆襲省城，除派省軍前赴水口截堵外，一面擬調軍艦，赴汕頭邀擊民軍，斷其後路。此時駐泊馬江軍艦，祇有海瀾海平兩艘，海平擔任閩口防務，不能遠離，海瀾有入塢修理擬議，議席上所討論，係海瀾可否暫緩修理，先赴汕頭任務。在逸民意思，很想借劉艦長口中，聲述海瀾有種種修理必要，不可再冒險遠駛重洋。但劉艦長主見，認為軍事既如此緊急，還是把軍艦駛出閩口，較為妥當，在議席上並不切實力陳海瀾必須入塢修

理。因此會議結束，決定海瀾暫緩入塢，先赴汕頭。

當日會議散後，逸民回到家裡，泰明也得到外間消息，兄弟相對，十分不樂。據泰明評論，黃禮明護軍使和黎督軍久不相能，此次突然暴發，內部必有預備，省城只有第十六軍素稱勁旅，現已調赴前方堵截，省城只剩兩團兵，甚形空虛，暗中有許多危險分子躍躍思動，若是前方戰事一有不利，省垣必至糜爛。又問逸民：

「此去汕頭，對戰事上有無把握？」逸民道：

「據形勢上看來，只一艘軍艦前去，似形單薄，並且海瀾此次回來，原預備入塢修理，現再出發，一切子彈糧食，都要補充。昨天會議決定星期三出發，據我看來，未必能趕得上，至少還須耽擱兩天。」兄弟討論一回，各行安歇。

第二日逸民又到督署會議，並向各關係方面接洽，忙了一天，到得晚上回來，却見秦明夫人笑吟吟向逸民笑道：

「叔叔！我報告你一個消息，你聽見一定喜歡。」逸民問：

「是什麼事？」秦明夫人道：

「這件事可說是一件喜事，你哥哥得着這消息，也非常高興。」逸民道：

「到底是什麼事？」秦明夫人道：

「就是那位陳太太今天又來我們家裡找我。」逸民道：

「那一位陳太太？」秦明夫人道：

「便是上次來替叔叔做媒的那位陳熙仁陳太太，據她說：廖家二太太特託她前來求親，很希望我們這邊答……」逸民不待說完，早截住道：

「現在我馬上要出發了，不是時候，這事一時更談不到！」秦明夫人道：

「就因爲當這時候，她來說親，給我們很有好處。據陳太太說：廖二太太極願意攀這門親事，若是我們肯答應，由廖家打電報給他家裡廖瑜金總長，請他運動把你調到司令部辦事，不用在軍艦服務。如此免得你出去冒險，這不是很好的機會嗎？並且據陳太太說：這位三小姐，雖說是廖二太太女兒，實際上還是她伯父廖瑜金總長的乾女兒呢！因爲廖總長只有三位少爺，並沒有小姐，這位姪小姐，自幼便由廖總長認爲乾女兒，廖總長十分愛惜她。現在三小姐在省城，廖總長每月由北京總寄回幾千幾百塊給她零用，將來賠嫁奩，一定很可以的。今天陳太太來說，只要我們一答應，她們就馬上打電報替我們運動。你哥哥得了這消息，很是高興，也說這事湊巧之極，這樣一來，免得你出去衝鋒打仗，料你一定贊成。他已把廖三小姐的生辰八字，拿到算命館替你合婚，算算有什麼沖破沒有？」逸民發急道：

「哥哥真是這麼辦嗎？糟糕！糟糕！」秦明夫人笑道：

「這是好事，有什麼糟糕？」逸民道：

「嫂嫂不曉得，我們這種人家，怎配和廖家攀親呢！第一家沒有財產，第二我們家裡都是儉約度日，她們閹小姐如何受得了？再說我的軍艦現已奉令出發，我若臨時運動規避，調到司令部，外間同人一定要笑我附炎趨勢，怯弱取巧，對我名譽很有妨礙。我既服務海軍，國家有事，正是軍人衝鋒打仗，努力時候，怕什麼危險？我決不願把我好好名譽，拿來這樣糟踐！」秦明夫人見逸民愈說愈上火，笑道：

「噯喲！叔叔！做了廖家女婿，有什麼不名譽？你說運動可恥，現在什麼事不是由運動來的啊！叔叔請你不要如此，你哥哥天天想運動，到現在找不到一個好機會，他老埋怨沒闊親戚闊朋友提拔帮忙，一向做事很是吃虧，現在

有了闊人來和我們結親戚，叔叔反不願意，不是把財神爺逐出門外嗎？叔叔怕她們鬧小姐受不慣我們寒素，他們不說有多少陪嫁妝奩，由她花用，誰叫她跟着我們咬菜根呢？據我看，攀這門親事，只有好處，沒有壞處，只有沾光，不會吃虧，叔叔你不要三心兩意。至你說怕外邊議論，那更是笑話，在這個時候，誰有機會不鑽，沒有機會還想找機會，那裡有了機會反不要。叔叔我勸你一口答應，這是大大方的事，沒有什麼可怕。」逸民見他嫂子叨叨絮絮說了一大篇的話，覺着沒有一句聽得入耳，說道：

「嫂嫂你只偏一方面着想，從來攀親，都要門當戶對，彼此才能合得來，我家寒素，怎比得上麼家。並且我背後說一句，麼家是個暴發戶，那種氣餒，我實在討厭，他們家裡沒有一事不擺架子，好似做過了總長，什麼人都比不上他們。她們二太太，我不知道是什麼格局，至那位大太太，前兩年也不過

五十多歲，年紀並不大，每次由外面坐汽車回來，必要在門口停住，說是出門辛苦，家裡老媽，婆子，媳婦，必須先備了一碗參湯送出去，伺候她喝過，又養一會神，然後才由一羣老媽子把她攙扶進來。嫂嫂試想看，這樣搨臭架子，你討厭不討厭？你說那三小姐是她乾女兒，若染了這種習氣，就教人難過了！」秦明夫人聽了笑道：

「叔叔真是多思多慮，她們老年人精神不好，也許須用參湯補補，三小姐何至會學這種派頭？」逸民道：

「嫂嫂！你道廖太太真是身弱氣虛沒精神嗎？不是的啊！那年有一次政局風聲不好，說要如何如何，大太太一嚇，改穿一件藍布衫，一個人黑夜會到車站跳上火車去，一點也不須什麼老媽媳婦伺候。總之，這種人家，初次暴發，什麼驕傲樣子都會搨得出，一至如何不好，又什麼下流臉面都會裝得出

來，在這種家庭教育之下，會培成什麼好子女！她們嬌生慣養慣了，自恃是閨小姐，瞧不起丈夫，看不起夫家，是不能免的。嫂嫂試想看，這樣人到我們家裡，我們能受得了嗎？」秦明夫人見如此一個好機會，逸民却不願意，一時也覺敗興，因笑道：

「我想不到叔叔不贊成，也許叔叔意中已有別人吧？所以不願意和廖家攀親。」秦明夫人這一句話原は無意說出，不想却打中逸民心緒，低下頭去，一時無話可答。

正在這當兒，秦明已由外面回來，一見逸民在屋內，忙走進來說道：

「逸民！這也是極湊巧的事，當這時候，廖家會來同我們攀親，我已把女家八字，在黃行壽命館合婚，一點冲破沒有，裡面還有許多好話。」說着由衣袋取出一張折疊紅紙，擲在桌上，說道：

「你瞧吧！」泰明夫人見泰明入門非常高興，一味說着，微微笑道：

「你還說呢！我剛才已勸叔叔半天，叔叔只不贊成。」泰明愕然道：

「逸民！你爲什麼不贊成？」逸民道：

「我想高攀不上。」泰明笑道：

「有什麼高攀不上？這次說親是女家主動，我們是被動，沒什麼高攀不起！

」泰明夫人道：

「叔叔意思不在這個，是爲我家寒素，怕廖小姐受委曲。」泰明道：

「這個沒什麼問題！現在家裡又不用你擔負，將來你娶親之後，大概總是在上海居住，你每月所入也不算很少，由她分配，也不至使她受委曲。我所貪圖的，眼前你要出發，他們可想法把你調回，免得衝鋒冒險。其次我們兄弟，在外做事，與援太少，結這們親戚，將來也許有倚重的地方，你看是不是

？」逸民見他哥哥也偏重這方面，心中非常着惱，說道：

「照哥哥這樣說法，夫婦之道，是有所利，用買賣式交易來的，不是由愛情上結合來的。」秦明不防碰逸民一個釘子，一時覺着難過。繼而一想，他們少年人，最迷信什麼自由戀愛等等，我不妨再解說一番，因微微笑道：

「這樣不算什麼買賣式，廖家三小姐品貌舉動，人人都說不錯，那天和你見過面，她本人若不是贊成，未必肯許她家庭託人來提親。至於夫婦，因重愛情，但也要體察一切情形，和事實上有益，才是正當辦法。」逸民道：

「何謂和事實有益？」秦明道：

「你和她家結親，第一眼可免出發，第二在海軍界得一個有力奧援，將來種種便利，這便是和事實有益。」逸民見秦明翻來覆去，還是這兩句話，一時心裡惱極，恨恨道：

「凡事固應體察情形，也要看各人志趣，我既投身海軍界，便當做軍人本色，不怕死，不畏縮，纔能對得住國家，對得住家庭。若是凡事都規避取巧，不顧自己人格，人家縱不見笑，自己問心也應有愧，我不願和廖家攀親，就爲和我志趣不合。」逸民說了這幾句冒火的話，衝撞秦明，以爲秦明必定生氣，不再勸他，不想秦明哼着臉，對逸民只不住搖頭，接着道：

「逸民！你到現在，還不脫學生口吻，什麼不怕死，不畏縮，這種拿性命白犧牲，替別人做功狗，直是一個沒腦筋的獸子！你試想看，年來國內這種爭權奪利爲個人擴張地盤發生的戰事有什麼價值？你們軍人拿寶貴精神生命，擲頭顱，替這種害人的軍閥奔走努力，直是助紂爲虐。幸而成功，不過是軍閥個人的功狗，不幸而死，社會上有誰稱道你的忠勇，這種無價值戰爭，替他拚命，太無味了。只怕是沒機會，有機會還不趁此躲開，可說是不識時務

！——逸民想不到秦明說出這一篇道理來，細繹語意，也不能說沒有理由，但服從他的話，和廖三小姐結婚，何以對玉格？若把和玉格經過情形告訴秦明，秦明一定不贊成，或且加以破壞。因略一躊躇道：

「哥哥所說的話，在事實上當然有一番道理，不過和廖家親事，沒甚關係，並和我志趣不同。」秦明道：

「你的志趣要如何？難道必須捨棄性命，幫助他們擴大殃民害國戰爭，纔合你宗旨嗎？」逸民道：

「不是的，我的志趣，軍人無論如何，總應不忘軍人本色。此次戰爭，有無價值，另是一個問題。不過因規避從軍，使我屈身辱志，和廖家結親，藉她女家勢力，替我運動，和我志趣，完全不同。我孫家雖是出身寒素，却是累代書香，身家清白，却不願作那賣山查的女婿！我們是什麼出身，他們是什

麼出身，他現在雖一門鼎盛，我一點不羨慕！」秦明見逸民說時，臉色都氣得變白，覺得他今天肝火過旺，一時要想擺起老兄架子，教訓他幾句。一想他平日生性倔強，現在他又要遠道出征，不可因一時言語，傷了弟兄感情，因按住氣頭道：

「你的見解也有道理，不過這事關係很大，你不妨再細細考慮考慮，就知道你阿兄希望結這門親的苦心。」逸民見秦明說得很婉轉，並無一點生氣，也覺得自己說的話過於冒火，因也笑道：

「哥哥當然是爲我打算，我一時不能遵從哥哥的話，但我心裡是非常感激。」秦明夫人先時見他兄弟說話有些衝突，深怕事情未辦成功，先鬧出意見，暗捏一把汗。現見逸民話鋒已轉，便趁勢插嘴道：

「叔叔是極心細極聰明的人，俗語說過：『千里姻緣一線牽，』果然是有緣

·終會結合。」說着，又問海瀾軍艦何日出發？家裡用不用多備一些小菜帶去？逸民道：

「海瀾現在只等餉一領出，便行出發，快則後天，遲也不出本禮拜六，一切食物零件，家裡都不必預備，備也沒用。我此次出發，僥倖有回來的日子，嫂嫂愛要油頭的魚翅和柚子，我一定多帶一些回來送你。」秦明夫人道：「我只等叔叔好音。」大家又談一會家常，逸民因心緒不佳，先行告歇。

第二日又出去忙了一天，到第三天，一切都預備好了。逸民臨行時候，還向秦明說道：

「昨天所說的話，因一時性急，有許多不對地方，現在我已完全覺悟了，昨天所發表的意見，只當是家庭談話，千萬不要在外面宣揚。」秦明道：

「我只希望將來這事還有成功日子，照你嫂子所說的：『千里姻緣一線牽，

「也許你回來之後，這親事一提，便說合了。」逸民見他哥哥還有這種癡想，一時也不便再多說。

別了家人，到得軍艦，託畫鬮人購的永不上絃的手表，已由上海寄來。逸民一看手表，心想明天便要出發了，玉格不曉得知道不知道？若是她不知道，驟然間告訴她我要遠行，她一定要傷心，我應如何安慰她呢？想着，巴不得馬上就趕到羅星塔，晤見玉格。所恨艦上接二連三，有許多應接洽的公事，抽身不得，一直忙到天黑，才稍稍清閒，逸民趁這當兒，帶了手表，坐本艦的舢板，由四名水手划到羅星塔，上山來到教堂。進門靜悄悄不見一人，逸民拾級上樓，到大廳上，見徐氏和玉格平常坐的那兩張籐椅，仍擺在中間，徐氏和玉格都不在內，心想她們都上那裡去了？正要廻身下樓，到廚房看視，忽聽左邊屋內有人問道：

「外面是誰？」逸民急揚聲道：

「是我！」裡面又大聲問道：

「你是逸民嗎？請進來吧！」逸民認得是玉格聲音，忙把左邊屋門輕輕一推，走進去，見玉格擁一床薄被，躺在牀上，烏雲散亂，玉容慘白，驚問道：

「玉格！你病了嗎？」玉格道：

「可不是！自你上省後，第二天我便感冒了，身上只是乍寒乍熱，十分難過。逸民把玉格的手握一握，覺得熱得燙手，說道：

「你身上熱度很高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覺着心口乾燥極了！我病着很盼望你來，一天一天過去，現在已經三天了！你在省城事情完了沒有？」逸民想要告訴她，海瀾軍艦馬上就要出發，看她神氣，似乎外面消息，一點不知道，一時又不忍就對她說，只皺着眉頭

道：

「怎麼好！你服過藥沒有？」玉格道：

「起始認爲傷風發燒，阿嫂給我兩粒金雞納餅，但是吃了之後，熱度還是不退。昨天有人介紹李先生，開了方子，我也沒有吃，今天熱度還是不退。阿嫂已去抓藥了，你這兩天大概很忙吧？用不用再上省城去。我很希望你這幾天常在這裡。我在病中，每次小輪船打江邊經過，耳中聽得嗚嗚的汽笛，心裡就震動，疑你已經回來了。」逸民見她如此纏綿說着，心裡不由一酸。私付我遠別的話，如何可以告訴她？她病了，再聽我要遠行，心裡一定更難過，緊皺着眉頭，遲疑不答。玉格道：

「可是你明天還須上省城嗎？」逸民把頭搖一搖，心上十分躊躇，私付只有今天一晚相聚，明早便須遠出，若是瞞着不告訴她，也是不對。正猶豫間，

只聽一陣脚步声，徐氏已推着房門進來。一見逸民在內，便喊一聲道：

「噯喲！孫先生來了！真好……：……可把我急死了！」說着，又湊上一步

問道：

「孫先生到底有這事沒有？你先告訴我，好使我安心。」逸民見徐氏言語張皇，諒他一定聽得外間有什麼不好消息，問道：

「徐太太可是問現在軍事嗎？一時還不至有什麼變動。」徐氏道：

「不是的啊！我是問海瀾軍艦是否出發？剛才我在藥舖抓藥，遇着山後王七奶奶，她的男人王全福，是在海瀾軍艦當水手，據她說：今天海瀾軍艦發餉，明天便要出發了，這一次出去，還要打仗，她很不放心，在那裡流眼淚。

孫先生有這事沒有？你不說海瀾軍艦要進船塢修理嗎？如何又出發了？若是海瀾軍艦真要出去打仗，你一定也要走了！」逸民見徐氏連珠噉似的一氣說

出，要想阻止，已來不及。再看玉格一聽徐氏這句話，面上立變慘白，一雙含悲茹痛的眼光，注在逸民臉上，怔怔問道：

「真有這事嗎？」逸民看她怯弱可憐的樣子，想要不告訴她，但明早便出發，事實上逃不過去。要據實說時，又怕她病中經不起刺激，因搖搖頭道：

「有是有這事，不過……」玉格急問道：

「不過怎樣？可是不必馬上就走嗎？」逸民道：

「明早決定出發，不過此去不是打仗，是前往鎮懾。並且就在汕頭，路程並不遠。事情一定，就可以回來。」逸民雖婉轉說着，可是玉格一聽逸民必須出發，早已珠淚盈睫，掩面欲涕。逸民想要說幾句話安慰她，見玉格玉容寂寞，淚痕介面，也不由心酸欲絕，默默相對，一時屋內頓形靜寂。過了一會，徐氏忽站起來道：

「這真想不到的事！孫先生你馬上要遠行，請多坐一會，我去弄點東西。」逸民阻止道：

「不用張羅，我是抽空來的，一會就要走了！」玉格見說，向逸民瞧了一眼道：

「阿姨儘管去，我留着他。」徐氏道：

「今天也來不及，我只預備一點東西，孫先生你千萬不要客氣，請多坐一會。」說着，拿了幾個碟子，走了出去。玉格見徐氏走了，握住逸民的手，問道：

「你明天就走了嗎？」逸民聽那聲音，頰而帶咽，那隻手握在掌內，不住顫動，知道她傷心極了，急安慰道：

「你不用傷心，此行只算小別，不久便要回來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的壯志，我不敢以兒女私情阻止，且事實上也不許我阻止。我只希望你早去早回，你去後，須常常給我來信，免得我日夕耽心。」逸民道：

「這個當然的，你要曉得我此身雖去，我的心靈是無時無刻不縈念着你。我在戰地上，軍務匆忙，有時來不及寫信時，你不必着急，但我有一秒鐘清閑，必抽空寫幾個字寄給你。」說時，由衣袋內取出帶來的那兩隻哈爾烏得自動手表，拿一隻遞給玉格道：

「這表便是上次贈你的永不上絃手表，現在我又買來一個了。打今天起，我們彼此都戴在腕上，每天一到午正，表針指在十二點時候，你我對着表，靜看十分鐘，腦筋上，你念着我，我念着你，彼此相隔雖遠，天涯海角，精神上無一日不交接，不融洽。」玉格給逸民如此一安慰，忙把那隻自動手表，先自戴在右腕上，又把逸民手上手表拿過來，將表上針鋒，和自己腕上的表

，對得一秒不差，然後又拉過逸民的手，替他把表拴上，逸民笑道：

「上次你在小船上，就替我戴過一次手表，現在是第二次了。」玉格道：

「這一次替你戴上，永不許你脫下！你曉得嗎？」逸民道：

「如何不曉得，你是要把我的心牢牢拴在你手裡。」玉格臉上不由一紅，逸民笑道：

「那末，你的表也該由我給你戴上才好！」玉格道：

「這可不必，我是沒人要的，你是有人搶的。」說着，迴眸一笑。逸民見她如此，不由捧住她的粉頰，正要向下一吻，突聽房門微微一響，徐氏在外面大聲問道：

「孫先生沒走嗎？」逸民急放下手，對玉格徐徐一笑，心想老人家真是乖覺。
忙應道：

「徐太太！我還沒走呢。」一語方畢，早見徐氏推了門進來，手上捧了兩個碟子，放在茶几上，又忙出去。逸民一看，一碟是燻雞，一碟是糖醋排骨，向玉格笑道：

「你姨母又和我客氣了！」玉格道：

「這是老人家一點意思，你隨她做去，只每樣多吃一點，她就喜歡。若是不吃，她又疑惑弄得不好。」正說時，徐氏又推着房門進來，捧一碗雞絲湯麵，上面排着兩隻染紅色白煮的鴨子，還帶一碟炒肉絲，全放在几上，對逸民道：

「今天因為她病了，沒有預備什麼，只煮一碗點心。」說着，把椅子挪一挪，讓逸民坐下。逸民見徐氏如此殷勤招待，自己肚子也正餓着，便不客氣，坐下去，拿起饅子便吃，一面和徐氏攀談。只一會工夫，把一碗麪和鴨子全

吃完了，因剛才玉格告訴他，碟子裡東西，須要多吃一點，因把一碟滿鷄，一碟糖醋排骨，都吃一大半，只剩下炒肉絲吃不下。徐氏見了，果然問道：

「這碟肉絲，弄得不好吧！」逸民忙笑道：

「這肉絲炒得嫩得很，只可惜我吃得大飽，再吃不下了。」徐氏才露出笑容說道：

「不見得吧！」逸民道：

「我在徐太太這裡，還有什麼客氣？」說着，廻眸向玉格看了一眼，玉格急把臉別轉，躲過逸民眼光。徐氏却不注意，把茶几上碗碟收拾起來，對逸民道：

「孫先生！你明天就要去了，今天務要多坐一會。」說着拿起碗碟，開了房門走出去。逸民一轉身又坐在床沿，拉着玉格的手道：

「你的姨母，真會體恤別人意思。」玉格低着頭道：

「何以見得？」逸民笑道：

「這話還用我說嗎？她在這裡，我們什麼話都不好說。」玉格把嘴一抿道：

「她不在這裡，你要說什麼呢？」逸民道：

「我要問你一句話，那天我們在鼓山阻雨……」正說到這裡，突聽房門微微敲了兩聲，徐氏在外面揚聲道：

「孫先生！外面有人找。」逸民打住話頭，走出去，開門一看，見是軍艦上水手頭目李得順，手中拿一張紙條。逸民接過來一看，見是劉艦長寫的，催逸民即行回艦，有要事商辦。逸民把字條拿到屋裡，對玉格道：

「我本想今晚在這裡總可以耽擱兩三點鐘，不想艦長來字，又催我回去，我只得就去。」說時，湊上一步，緊緊握住玉格的手。玉格見說逸民馬上就走

心裡覺有許多話，一時一句也說不出口，二人相對黯然。正在這當兒，徐氏已由外面進來了，問道：

「怎末孫先生就要走嗎？」逸民道：

「我軍艦上有事，不能多耽擱，遲則三月，快則兩月就回來了。」說着，和玉格點一點頭，不忍再看她含悲淚臉，邁步走了出去。徐氏一直送他到樓下，見水手提了雪亮玻璃燈，照着逸民下山，冉冉而去。徐氏攀門望着他，直到看不見影子，才回到樓上，見玉格臉衝床內，雙肩微微聳動，知她傷心哭了。想要過去勸慰幾句，站在床前，怔了一會，憶起當日亡夫出發，也在夜裡，突然得了開戰消息，倉皇前去，一句話也沒交代，自此一去，便成永訣，感觸往事，一時不由也傷心起來，懶懶的自整到廚下，收拾食具。

玉格和逸民兩情正熱，兩點鐘以前，得到離別消息，兩點鐘以後，便爾

遠行，觸感傷離，這一夜輾轉反側，那能睡得貼席，一時一刻，枕上只聽得軍艦上續續報時的鐘聲。在往時偶爾夢醒，聽得艦上鐘聲，覺得海上常郎，業已回來，日日可以相見，心靈上似獲有一種安慰。今夜聽到鏗鏗鐘聲，似那悠長的聲調，聲聲告訴慘別，鐘聲一入耳鼓，心絃便怦怦震動，一個繡花布枕，全被眼淚濕透。使逸民眼見她如此傷離惜別的情形，只怕英雄壯志，也爲兒女私情所奪。玉格迷迷糊糊過了一夜，直挨到天色微亮，四下裡鷓聲斷續亂唱，霍地開聽一極重濁的汽笛，似巨獅怒吼般，嗚！嗚！長嗥了兩聲，玉格由枕上直跳身起來，自語道：

「這是海瀾開行的汽笛！我的逸民，快要走了！昨晚不能送他出門，今早他軍艦打我山下經過，且望他一望。」此時似忘了一身病症，匆匆披衣下床，開了房門，直撲到樓前。一陣冷風，橫面吹來，毛孔一鬆，不由得打一個寒

嘖，玉格也不顧一切，一眼直向江上海瀾軍艦停泊處覓去。只見軍艦上桅樓已扯起一面國旗，迎風招展，兩個巨大煙囪，一陣陣黑煙直向天空飛冒，船上人影幢幢，船頭的巨碇已拔，軍艦左右尙圍了不少小船。玉格心上很是疑惑，海瀾快出發，何以艦旁還泊了許多小船，難道牠今天還是不走嗎？正疑惑間，艦上發了一聲汽笛，鳴的一聲，似半空巨雷一般，艦旁的小船紛紛避開，艦上又發出幾聲銅笛，第二桅上，升上一面小旗，那軍艦便蠕蠕移動了！煙囪一股黑煙，滾滾直向空中狂捲，只見那軍艦直向山前駛來，愈行愈近，艦上人物，已約略可辨，玉格極希望在此臨別之間，能望見逸民一面，極盡目力看去，只見艦上白衣白帽的艦員，往來奔走，却辨不出有無逸民在內。那軍艦由東駛來，慢慢轉舵，又拐往北向去了。此時但見艦尾機葉排水，激起雪白飛沫的浪花，艦頭人物，已望不見。再過一會，軍艦愈行愈遠。

，艦身愈縮愈小，縮成核桃殼一般，漂向汪洋巨海，始而尙望見桅影，既而轉過山峽，連桅影也看不見，只留一縷黑煙，裊繞空際，似和樓中人依依告別。玉格扶住樓欄，想起逸民此行是要出沒炮火之中，非常危險，一時百感交集，心痛之極，陡覺眼前一黑，兩腿站不穩，竟昏蹶地下。徐氏在房內，突被外面一聲巨響驚醒，披衣出去，一看玉格暈絕樓前，急呼喊衆人，把她灌救醒了，扶進屋內。從此玉格在病中，日夕縈念征人，病狀日見纏綿，服了許多藥，均未見效，且按下不表。

如今且說省城自得了上游警報，黎督軍調兵遣將，水陸並進，原黨一鼓突破敵軍防線，不意連戰數日，極形不利，前敵急電乞援，黎督軍因城內勁旅，均調赴前方，此時已無得力軍隊，可以增援。那天得着急報，開緊急會議，席上有金參謀長建議：

「此時城內所餘，只有一團新編省防軍，成立未久，只能布置城內，鎮壓土匪，決不能調赴前方。此外尚有武備學堂駐紮一團志願軍，其中多半學生出身，平日訓練有素，可以應用。不過多半土著，能否用命，不無疑問？」黎督軍道：

「此時除志願軍外，已無其他軍隊可以抽調，若怕志願軍不能用命，出發時可抽調本署衛隊營機關槍連在後督戰，有後却即行掃射，就不怕他不努力向前了。」黎督軍說時，表示一種堅決態度，當時廖桂秋列席，在座一聽黎督軍如此辦法，不由心裡一動。金參謀長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那末可調志願軍團長呂金明前來面授機宜。」大家又討論幾件軍務，即行散會。

廖桂秋回到家裡，因自己已有兩個表弟李珊元，李春元，都在志願軍充當

營長，到得晚上，潛來武備學堂，見着李氏兄弟，告訴他，此去前敵，戰事未必有甚把握，開仗時由衛隊營督戰，有進無退，這種死裡求生辦法，非常危險，只怕要犧牲不少志願軍，務要相機設法，不要白送性命。李氏兄弟忿忿不平道：

「黎督軍平日待遇志願軍非常刻薄，現在事急，要叫我們向前敵應戰，大家沒有一個願去。剛才呂團長傳到督署命令，有許多人反對，不願前去。大家意向，我們志願軍本旨，是在保護桑梓，維持治安，調赴前敵，誓死不從。」

桂秋道：

「呂團長意見如何？」李珊元道：

「他當然也不贊成，不過迫於長官命令，不敢反對。」桂秋道：

「現在我替你策畫，若是明白表示不肯開拔，黎督軍一怒之下，儘可以取嚴

厲手段，把志願軍解除武裝，到那時要反抗，也辦不到。志願軍既有一團之衆，所缺者槍械不精，現在趁着要調赴前方機會，先要求發給新軍械，等到軍械子彈一切到手，然後再表示態度。省防軍本是新編，毫無戰鬥力，督署衛隊雖有兩營，戰鬥力亦復薄弱，到那時突然表示反對，黎督軍也無法制止了。此事你兩人和呂團長秘密商量，萬不可洩漏風聲，志願軍雖多土著，難免不無奸細在內，一切務要謹慎從事，我不便和呂團長直接交涉，等到事機成熟，我再出面。」李氏兄弟得著吩咐，當晚便和呂團長接洽，呂團長聽到黎督軍要派機關槍督戰，也忿忿不平，第二日到督署要求發領新軍械，黎督軍急於要他們出發，便照呂團長所呈領數目，如數批發。呂團長領到軍械之後，回歸團部分配，當夜秘密把桂秋請來武備學堂，在大堂召集連長以上軍官開軍事會議，決定推舉桂秋爲志願軍總司令，發出通告，宣布獨立，指訴

黎督軍十大罪狀。趁天色未明，下令分途出發，一部分奪取軍械局，一部分圍繳省防軍武裝。省防軍本是新編未加訓練的軍隊，志願軍只發幾排槍聲，便已投降繳械。

黎督軍一聽志願軍獨立，省防軍業已繳械，自己所有嫡系勁派，均在前方，一時不及調回，當派兩名副官，前往志願軍宣傳意旨，打聽消息。行至半路，即被志願軍步哨槍殺，黎督軍一看民氣洶洶，知道平日積怨已深，督署雖有衛隊營兩營，決難抵敵志願軍，大勢一時無法挽回，當晚喬裝商民，帶數名馬弁，潛赴馬江，逃入防守閩口海平軍艦暫避，一面用無線電通知前方，抽調一部分軍隊回歸省城。黎督軍一走，立時城中無主，頓形紛亂，志願軍實力此時最爲雄厚，當然是當仁不讓，出而維持治安。先把城內外險要地方，派兵布置把守。一面將城內土匪流氓，逮捕槍斃幾名，市面略定，大

家便互相推舉起來。廖桂秋志在省防總司令，如願以償，呂團長也遞升爲前敵司令。一面致電延平，歡迎黃護軍使，重新組織省政府，維持政務。

大家正在興致勃勃，彼此營謀位置私人，忽得軍報，敵軍十六軍已拋却水口，回師逆襲省城。十六軍爲有名勁旅，軍械精良，軍士久經戰陣，此種消息傳到省城，人心惶惶，若被十六軍侵入省城，必用報復手段，舉城將無噍類。桂秋和呂團長商議之下，本軍既不足迎敵，只有閉城堅守。一面發電延平，催黃護軍使全軍東下，分敵軍兵力，用救危城。此時城內縉紳之家，稍有資財，多移居倉前山外人住宅暫避。無錢避難者，眼看十六軍轉瞬即將侵入城垣，只有坐而待斃，所幸志願軍俱係土著，且青年學生居其多數，深知此次若抵敵不住，十六軍入城，不但城內居民受殃，卽本軍亦將受嚴酷的報復，於是對於防禦，極能盡力，人人各抱死志，十六軍圍城三日，急切尙

未攻下，礮火猛烈非常，城內防軍，前仆後繼，已犧牲不少。

到十一月十五那天，十六軍全部猛攻數次，城牆已崩陷一大缺口，幸志願軍拚命防堵，未被敵軍侵入，然此時大勢已壞，守城已無把握，若出迎敵，決難制勝。廖桂秋和呂團長商議結果，此時要破敵軍，只有利用城內于山大礮轟擊。但于山礮位，高據山巔，此種大礮，係當年黎督軍由日本購來，用以防城，自購來後，虎踞山上，却未嘗用過一次。因使用此種大礮，非精通礮術，有專門學識，不能妄試。礮碼遠近，稍一誤測，將擊燬城內民屋，或誤傷城外居民。志願軍中雖有礮隊，却無此種專門技術，此時會用此礮，只有僑居南台倉前山日人橫山義一，和佐藤信良二人。從前他二人曾在武備學堂教授礮科，對於使用此種大礮，極有經驗，並且領導學生試測幾次，後來因為學堂教授合同期滿，經費缺乏，便不再延請。這兩位先生因愛此間風

物，僑居倉前山，一時尙未回去。省城學界認得他的原却不少，只因前年學生會爲了一次抵制日貨，對三島僑民發生許多誤會，種下種種惡感。此次明知請這兩位先生出來，使用于山大畧，可以一挽頹勢，但大家爲良心驅策。又不願請外人帮忙。桂秋呂團長等等，當日都是他的學生，反對他最烈，此時手縮軍符，遇敵反靦顏向他懇求，面子上未免難堪，大家爲了這事，躊躇累日，竟想不出一個好法子。此時廖三小姐和陳小姐由桂秋援引，已在司令部軍需處辦事，見他們大敵當前，毫無辦法，二人私行商議，現在孤城危急，敵軍一侵入省垣，玉石俱焚，城中數十萬居民將盡受蹂躪。他們不願去，似有苦衷，怕的是延請不來，有失軍人名譽。現在這事，你我二人之外，再帶兩個代表，親到橫山佐藤宅裡奉請，無論如何，請他看在城內生靈面上，出來帮忙，他們肯答應更好，若不肯出來，我們出面是私人交涉，也不見如

何受辱。二人議定之後，便由廖三小姐告訴桂秋，桂秋正苦無辦法，見他妹子肯告奮勇，自是十分贊成，由司令部派了兩名親信馬弁，商會裡舉了兩名代表，隨同廖陳二小姐前去。到得佐藤橫山家裡，廖三小姐本善於辭令，對二人陳說眼前危急，懇請出來帮忙。這兩位先生在中國多年，也知道中國軍人知識，尚在幼稚時期，敵軍含恨太深，此次若被侵入城內，必大行屠殺，到那時不止城內居民受殃，就是各國外僑也要被累。現見廖陳二人和商會代表前來懇求，自己對於于山頂上大礮，當教習時代，曾帶學生測過幾次，一切運用，胸中甚有把握。當下看大勢已急，不出來挽救，實無辦法，遂儼然答應，携了私繪的地圖，以及窺測器具，一徑來到于山頂上，由司令部派來一連礮兵，運送礮彈，聽候指揮。橫山佐藤二人知道這山上大礮，一擊之下，極有關係，開得對，足以摧殘敵軍，開得不對，誤落自己軍隊之中，或是

城廂，將大受損失。幸而二位先生雖是外僑，因在省城已久，又都是軍事專家，平日對礮台要塞，如何構造，如何應用，礮位幾門，礮力速率，隨時留意調查，差不多都是爛熟胸中，翻起日記，都有詳細紀載。當下把礮位向西旋轉，對準西門，因敵軍由水口退下，磨集西城外面，擬由西門逆襲入城，於是拔起礮門，察看一回，又用礮上測規，配準地圖，由于山至西門外劉家店距離多遠，全已算準。一切支配好了，對準方向，拉動機關，只聽轟的一聲慘響，一顆巨彈飛越而出，好似帶有眼睛，覷定敵軍隊伍磨集最多所在，從空落下，恍如山崩地裂一般。就這一彈，已把敵軍炸得折腰斷脰。血肉橫飛，死了一營之衆。敵軍因危城旦夕可下，正興高采烈，不想破空來了一礮，覆沒一營，急下令往後退時，接着第二彈又來了，第二彈過後，第三彈又接着來了，只這三大礮，把敵軍打得四散，潰不成軍。城內見已大獲勝利，

乘勝追出，把敵軍殘餘軍隊，完全包圍繳械，這一下獲得軍械馬匹無算，全城紳民叨了三級之力，得獲安全，對於這二位開敵先生，銘心刻骨，幾乎要單風頂禮，把他當個救命活神仙敬奉。廖桂秋，呂團長，和廖三小姐，陳小姐，商學界大代表，小代表，全赴倉前山慰勞，把橫山佐藤二位矮先生的小白板矮門，幾乎要擠倒。廖桂秋代表民衆表示謝忱之外，要禮聘二位先生充司令部高等顧問，佐理一切。佐藤信良和橫山義一極力避謝，只指着廖三小姐和陳小姐道：

「這一次出來，官因這兩位密斯言詞懇切，爲保全全城生命財產，不得不冒嫌疑出來，略助一臂，現在荷天之佑，一擊成功，不是我的功勞，全是全城紳商的福氣，幸免野蠻軍隊蹂躪，我們各國僑民也幸叨平安，我的微力已盡，果然因此充當顧問，便和始意不對了。」桂秋見他們極力堅辭，不敢勉強

，回去之後，又備了許多禮品奉送，二位先生也一點不收。大家論功行賞，這一次轉危爲安，完全是由廖三小姐和陳小姐的功勞，於是把廖三小姐由軍需處主任，改陞司令部總參議。廖三小姐因爲總參議名位雖尊，却不及軍需處主任有油水，遂把主任遺缺讓給陳小姐，並說明所有好處，二人平分。廖陳二人在省城平日行爲浪漫，早已有口皆碑，現在如此一來，更是錦上添花，那一個少年不想拍女總參議女主任的馬屁！

此時敵軍繳械的繳械，投降的投降，黃護軍使軍隊已入省城，黎督軍知大勢已去，花了二十萬元賄款，求海平艦長保護他到上海，省城頓時又換了一番景象。黃護軍使入省城之後，因志願軍此次守城有功，擴充爲師，仍由廖桂秋統率，除一部分駐紮省垣，其餘全調赴西門外十黃山坡駐防。廖三小姐因延請日人之功，極蒙黃護軍使賞識，而許爲女中英傑，除聘爲高等顧問

之外，並委了軍事善後委員會委員，十字會會長，一時把這位闊小姐又加上好幾個頭銜。廖三小姐也真是能者多勞，一天到晚，坐着汽車和走馬燈般循環走轉，忙着上衙門，司令部，又忙着到電影院，戲園，忙着接洽公事，又忙着替朋友親戚謀差謀缺。從前一般少年侍從武官在戲園娛樂場站班保護，現在都尋差覓縫，在她大客廳上聽候驅遣，一天真是車馬盈門，高朋滿座，社會上提起廖三小姐的大名，那一個不知道。

有一晚廖三小姐在電影院看完電影，和幾個朋友在消夜館用過點心，坐了汽車回去，走進廳上，却見廖桂秋和一個中年客人坐在廳內談話，那客人似向桂秋有所要求，桂秋不肯，客人似也不答應，兩人言語之間，竟發生衝突。後來那客人鬧了一氣，悻悻走了，桂秋餘怒未息，仍頓足大罵。廖三小姐問桂秋爲什麼事如此生氣？桂秋才歎一口氣道：

「這人太可惡了！他是惠明醫院副院長，因我們志願軍傷兵住在他們醫院養傷，摔壞了幾件東西，他跑來交涉，要我們司令部賠償。他們醫院是幹什麼的，不能事前制止，事後却來這裡要賠償。我駁他幾句，他便說果然不賠償，他要把傷兵退出，他藉着是教會辦的醫院，不受我們津貼，所以說話如此無禮。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這個不能怪他，其中也有困難地方。因為志願軍傷兵，這一次自恃因守城受傷，有功家國，在醫院裡很是橫行，不受約束。現在十字會裡臨時醫院也有這種傷兵，在裡面無日不擾亂，若是再鬧得兇，也要把他送回來，所以他來要求賠償，也在情理之內，不要怪他。」桂秋給廖三小姐駁了兩句，皺着眉頭道：

「這事要怎麼辦纔好呢？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要免麻煩，最簡單辦法，只有自行籌備一個軍醫院，專收傷兵。以及一切軍界人員就醫。他們在我們自設醫院內，自然要服約束，不敢再橫行了。」

桂秋道：

「你說的不錯，但經費方面如何籌備？現黃護軍使對我們志願軍，表面雖極加優待，軍餉問題，除省城一部分由政府撥發給，在西門外一帶，均叫我就地籌餉，我已覺得十分困難了，現在再辦醫院，那有這種經費！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黃護軍使叫你就地籌款，是很好一個機會，如辦得好，很可以發一筆財。」

「桂秋給三小姐一提，笑道：

「我因為都是鄉里，不應向小民身上敲詐。」三小姐道：

「我們已奉了公事，若不向他們要錢，他們也不會感謝我們。並且我們不向

他們榨取，別的方面也要向他們身上取償。我們站這種台面，做這種事，也顧不了什麼鄉里了。」桂秋道：

「據你意思，我們要設立軍醫院，便要借此題目，向他們籌款了。」慶三小姐道：

「這個可不能，若是我們有款設立醫院，外面一定是說志願軍軍費很充足，尚有餘力設立醫院，別的方面更不用說了。我的意思，設立醫院須向各方面募捐，黃護軍使那邊由我設法，可以請他捐一筆款子，至外面各處，不妨發個通啓，多多少少，總可以來一點，如此一來，我們再就地籌一筆款子，不就發了！並且一個醫院，裡面又可以安頓許多人，也是一件很好的事。」桂秋給三小姐一說，覺着這法子一點不錯，二人商量之後，便分頭進行。

此時志願軍人物，在省城那一個不奉承，不消幾天工夫，果然募集不少

款項。黃護軍使經廖三小姐接洽，除撥了一所官房子外，還捐了一萬元，作爲醫院基金。桂秋因事情太忙，無暇兼顧，三小姐對十字會方面，很是接近，便由她經理醫院事務，聘醫生，僱看護婦，以及購辦器械藥料，忙得不可開交。廖三小姐趁這機會，把平日熟識的朋友，安頓許多在裡面，將各處傷兵，全行收回本院調養，在表面看起來，也辦得井井有條。這些傷兵，見是本軍辦的醫院，不守約束，要受嚴重處罰，倒安靜許多。自此廖三小姐每日又多一項任務，桂秋借此名義，在外面也多一個籌款題目，只苦了西門外老百姓，受了砲火驚嚇之餘，軍士掠劫之後，還要擔負傷兵的醫藥費，重重剝削，只有暗地叫苦。

桂秋因添一個軍醫院，多一條生財道路，不時來到醫院察視，有一天到醫院，將走進院長辦公室，瞥見一個看護婦由裡面走了出來，削瘦身材，穿

上一件藍竹布衫子，外面罩着白布長馬甲，頭上加上白布小罩，風神飄逸，眉梢眼角，含一種秀氣，覺着這人十分面善，似會在那裡見過。二人走到切近，桂秋不由對她點一點頭，那看護婦見桂秋向她招呼，嚇得把頭一低，匆匆走到藥房去了。桂秋站在台階上，望她背影，兀自出神。此時廖三小姐恰由院長室走了出來，桂秋忙走過去問道：

「剛才由你屋內出來的那個看護婦姓什麼？」三小姐道：

「她姓朱。」桂秋又問道：

「她叫什麼名字？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她名玉格，在司藥室裡面辦事，她是美以美醫院出身的。」桂秋一聽玉格二字，立時腦筋陡記起這玉格不就是孫逸民的朋友，上次去鼓山遇着她，她在僧房和逸民過了一夜，不想她今天會到我軍醫院來，真是湊巧的事，不由

對廖三小姐笑了一笑。三小姐問道：

「你看她長得不錯，人又非常聰明，說話也很有條理，司藥室裡就是她最好。」桂秋見三小姐稱贊玉格，想要告訴她，這玉格便是逸民的情人，一想三小姐是善妒的，她這次和逸民親事未說成功，心裡很抱失望，若知道玉格是她的情敵，難保不把她逐出去。因向三小姐敷衍道：

「你既看她不錯，有機會可以提升她。」三小姐道：

「我也有這意思。」桂秋又和三小姐說幾句話，藉着往病室看視傷兵爲由，一個人悄悄走到司藥室，想找玉格問她何以不在羅星塔，會來這裡。到司藥室一看，恰值玉格不在裡面，司藥室見本長官前來巡視，幾個司事對他立正致敬，弄得桂秋不便查問，只好說幾句官話，走了出去，心中終是十分懷疑。你道玉格如何會到軍醫院服務，原來玉格自逸民走後，惜別傷離，一病纏

綿床褥，決旬未愈。那時恰值十六軍回軍襲奪省城，黎督軍潛匿馬江海平軍艦，一時形勢甚形嚴重。玉格在羅星塔小教堂，日望樓頭柳色，便潸然下淚。再加上戰區之內，終日礮聲隆隆，想起海外征人，出沒礮火之中，更是觸目驚心，所以玉格的病，自逸民去後，有增無減。羅星塔又沒有好醫生，徐氏雖懂得一些西藥，但對於自己親人，更是膽怯，不敢亂用。一直等到十六軍敗績，黎督軍逃往上海，省城秩序已定，徐氏才把玉格送往省城美以美會所設聖心醫院醫治。經了兩禮拜工夫，才把她治愈，此時恰值桂秋在省城創設軍醫院，向各醫院徵求看護婦及司藥生。玉格在醫院正苦病好之後，若重回羅星塔舊地，悵觸離懷，不易排遣，聽得軍醫院徵求司藥生，便和徐氏商量，要請美以美會保送服務。徐氏也怕玉格回歸羅星塔，勾起舊情，鬱出病來，見玉格願意留在省城，在醫院服務，倒合心意。玉格平日在教堂施濟藥

品，對於一切西藥性質，原極內行，在軍醫院充當司藥，自是勝任愉快。並且她到醫院服務的本旨，原只想排除心中惡緒，却料不到這軍醫院後台老板就是廖三小姐和桂秋二人。到醫院之後，才明白真相，但既來了，自無又行出去的道理，終日只專心服務，不問一切。那天由院長室出來，看見桂秋，認得就是在鼓山遇見那個姓廖的，見他向自己招呼，嚇得不敢抬頭，匆匆回到司藥室，心裡還是突突亂跳。玉格一時覺着很不得勁，一個人蹙到屋後清靜地方，呼吸一回空氣，心神才略安定。又細細一想，桂秋向自己招呼，或許他認得自己，但各人各幹各的事，我也不必怕他。想不到第二日，玉格正和幾個同事在藥室裡忙着分配藥料，只聽一陣靴聲鏗鏗，桂秋已由外面走進來。室內諸人見長官來到，空氣立時肅穆，桂秋向屋內一看，見玉格就站在屋內東邊玻璃櫃面前，一直走過去，向她點點頭道：

「你幾時來的？我一向不知道。」玉格給桂秋一問，答應不好，不答應也不好，不由一個粉臉飛紅起來，只低着頭調弄手中藥粉。桂秋又微微笑道：

「你知道孫先生出發到汕頭，已打了一次勝仗麼？」玉格一聽桂秋提到逸民消息，不由把頭一抬，仰着臉驚問道：

「真有這事嗎？」桂秋道：

「此事已有多日了，司令部接到海瀾的通電，報紙上也登了他的捷電，你如何沒看見？」玉格給桂秋一說，心裡很是後悔，一向不該不看報紙，怕報紙上登了不好消息，看了難過，不想有這好消息，竟漏過去了。桂秋見玉格的神氣，似極注意逸民的消息，又問道：

「孫先生去後，你接他來信沒有？」玉格把頭一低，搖了一搖。桂秋想要和她再纏幾句，因見好幾個司藥生都站在旁邊，不便多說，只道：

「你要聽孫先生消息，我那邊常有他的報告，差不多兩天總有一個電信，現在汕頭方面，似還有戰事呢。」玉格聽了，只皺着眉頭，默默不響。桂秋見她如此，想要再逗她兩句，因一進來，便和玉格說話，怕旁人見着不好，只得轉過臉，向大家敷衍幾句，便走出去。回到辦公室，坐在椅上，靜靜一想，玉格終日在藥室裡面，要想和她親近，旁邊有許多人，很不容易，並且院內職員，見我常到藥室找她，也是不妥，除非把她引誘出來，不然就須想法子提升她另換一個地方纔好。桂秋想了一回，走到院長室，想和廖三小姐商量，見陳小姐正在裡面和廖三小姐說話，廖三小姐見桂秋進來，說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我們正爲本月本院經費還短了一千多塊，後天便是本院職員發薪日期，剛才和陳小姐商量，據說司令部這兩天也拮据得很，一時挪不動，你看怎麼辦？」桂秋道：

「短了一千多塊，也值得如此爲難！你何不再向幾個村老頭，預徵一個月的豬羊稅，不就彀了嗎？」陳小姐笑道：

「廖司令！豬羊稅已預徵到明年十月了，實在不便再向他們要求。據他們鄉老兒說：照我們這樣徵收法子，豬仔未出母胎，便要上捐了。」桂秋道：

「這是你們心眼太直，不會出花樣，但就豬稅一項來說，豬毛，豬骨頭，豬腿，豬屎，都可以捐他一筆，不只活豬死豬兩項。」陳小姐道：

「這樣苛捐，他們不要罵我們太沒道德嗎？」桂秋道：

「說來你們畢竟是女人家，心腸不硬，現在西鄉一帶，是在我們勢力範圍之下，黃護軍使既叫我們就地籌餉，我們就應實心進行，稍爲苛細一點，也沒什麼妨礙。」陳小姐對廖三小姐道：

「既要如此，等我再出去和他們商量吧！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一商量又須幾天，我們這裡緩不濟急，你還須先行打算。」桂秋道：

「一千多塊沒甚困難，請陳小姐用我們司令部名義，再向義泉銀號挪借，等我們稅款收回，再行撥還也是一樣。」陳小姐見大家已商量好了，自去進行。

• 桂秋見陳小姐去後，屋內沒有別客，對三小姐問道：

「明日醫院開支，需款多少？」三小姐道：

「職員薪工，有一千五百元總殼了？」桂秋又故意問道：

「你昨天說的那個朱玉格，一月多少薪水？」三小姐道：

「說來極有限，一月只二十元。」桂秋道：

「你不是說她辦事很好，何不提升她？」三小姐道：

「我本有這個意思，因為有人對我說，這個玉格，辦事不錯，却有一點神經病，每天一到十二點鐘，她便癡癡坐着，什麼話都不說，什麼事都不幹，只

對着腕上手表，呆呆看着，隨你如何逗她，如何緊急的事，她好似沒聽見一樣，一概不理。因為她有這種神經病，若提升她充任司藥長，又怕悞事。」

桂秋道：

「常真這樣嗎？你親眼見過沒有？」廖三小姐道：

「我一天忙到晚，那有工夫去察看她，既有人報告，我總應謹慎一點才對。」

桂秋道：

「我不大相信，好好一個人，如何一到十二點鐘會神經錯亂？我怕是有入妬忌她，在你面前說她壞話。我有工夫倒要親自去察看，果然有這事，那不用說，若是沒這事，我想還是提升她。」三小姐向桂秋看了一眼，笑道：

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你也不用察看，我明天就叫她代理司藥長，好不好？」

桂秋給三小姐一說，轉有些不好意思，說道：

「那也不必如此，等我有工夫察看之後再說。」說了一回話，兄妹二人也就忙着幹別的事去了。

到第三天，桂秋因心中放不過玉格，又藉故來到司藥室，玉格正在配藥，桂秋走過去對她說道：

「你要打聽消息，可跟我來，我帶了好幾張電報，都是最近由海瀾軍艦發來的。」玉格聽說逸民有電報，巴不得拿來一看，但桂秋又要叫她跟出去，便有些不願意。因為昨天桂秋進來，和她多說幾句話，同事中便向她問長問短，好似疑她和桂秋有什麼交情，今天再跟他出去，恐大家更要說話了。再想逸民即有電報，不過是公電，沒什麼可看。因略一遲疑道：

「孫先生有電報來，人都平安嗎？」桂秋道：

「平安！平安！」玉格一聽，微微一笑，便不做聲。桂秋見她並不想出去，

倒也不便去拉扯，又和她說幾句話，訕訕退出。桂秋心中只是躊躇，看玉格這種神氣，是不容易挑動，就把她升充司藥長，仍是離不開那間藥室，要和她接近，仍不方便，不如另調一個清閒位置，便有機會。想着走進院長室，廖三小姐已去了，只剩副院長李志榮，桂秋又不便和他商量。這一天桂秋爲了玉格一時不能到手，倒弄得無情無緒。

過了一日，桂秋又到醫院，因兩天都是到藥室找玉格，給旁人看見不妥，今天只命一個聽差，到藥室去請玉格，自己在一間病房等候。玉格在司藥室聽說桂秋叫她去，心裡雖是不願意，但長官的命令，又不敢違拗，跟着聽差出來。見當差一直引她到病房，心裡很是詫異，問道：

「司令不在院長室嗎？」聽差道：

「司令命我請你到病房裡面說話。」玉格一聽，心裡又覺突突跳動，欲待不

去，又覺着沒有理由，只好壯着膽子，跟聽差走到病房，推着門進去，見只有桂秋一人在裡面。玉格站在門口，遲疑不敢上去，桂秋見她來了，把手一揮，聽差退了出去。桂秋站起來向玉格道：

「我今天叫你來，沒有別的事，因為你愛聽逸民消息，我今天有工夫，這裡又清靜，可以慢慢告訴你。」玉格一聽有逸民的消息，仰着頭問道：

「孫先生今天又有電報來了嗎？那邊戰事怎麼樣？」桂秋且不應她，只對玉格優笑。玉格見他這種尷尬神氣，把頭低下，不敢看他。桂秋道：

「你和孫先生交情不薄吧！」玉格低着頭不答應。桂秋道：

「我和逸民是至好同學，自小孩時候便在一起，什麼話都說，他曾告訴我，你是他的好友。」玉格聽了，臉上不禁微微一紅，益把頭低下，一聲不響。

桂秋道：

「就是他告訴我，我也會知道，你和他在鼓山觀音閣不是住了一夜嗎？」說着微微一笑。玉格見他愈說愈不對，不由向桂秋釘一眼道：

「是的！那天在鼓山，我是頭一次見着司令，那天實因阻雨，不能回去，不得已，在觀音閣住了一夜，孫先生那夜酒喝得太多了！」桂秋趁勢問道：

「你怨我不好嗎？」玉格見桂秋屢用言語挑逗，心上非常不痛快，想要扳下臉，駁他兩句，又因桂秋是長官，不能不給他留點面子，只低下頭，一聲不響。桂秋見玉格情弱嬌羞，益發得意，站起來走過去道：

「我聽說你很會辦事，已和院長提過，把你提升別的任務，免得你一天和那些人在一柵屋子裡。」玉格聽了大驚道：

「我只知道配藥，別的事，我未學過，怕辦不了。」桂秋笑道：

「凡事那裡一定必須學過才能辦呢！我叫你辦的事，又清閒，又省事，包你

會辦的，薪水也可以比現在多一倍，你願意不願意？你是逸民的朋友，也就是我的朋友，我那能不招呼？」說時愈湊愈近，幾乎要和玉格湊在一起，玉格此時想要走出去，桂秋又站在下面，攔在門口，又不便力擠出去。玉格心裡正在着急，却聽廊外一陣清脆皮鞋聲音，來到病房門外，接着又聽敲着房門，問道：

「廖司令在裡面嗎？」桂秋一聽，認得是三小姐聲音，只得把門一開，見三小姐後面還跟着陳小姐，三小姐向屋內望一望，見裡面只玉格一人，不由對桂秋笑一笑道：

「你好！却躲在這裡來，累我到處找你，若不是聽差告訴我，你在這裡，我以爲你已回司令部了。」說着，又向玉格看了一眼，回頭對陳小姐道：

「你快拿票子給他簽上名字吧！」桂秋道：

「什麼票子？」陳小姐道：

「就是義泉銀號因我們司令部透支太多，這一次要司令簽名，才肯付款。」桂秋皺着眉頭道：

「他們也過於小心了，要我簽字是什麼意思？」三小姐道：

「他請你簽字，你就簽上，不就完了嗎？何必多查多問！」桂秋一看，那支票開了五千元，對陳小姐道：

「這一筆款是開發那一方面的？」陳小姐道：

「醫院須墊一千元，司令部要開發三千五百元。」桂秋道：

「還有五百元呢？」三小姐道：

「五百元就算是我透支，還不行嗎？」桂秋笑道：

「這一位透支，那一位也要透支，這樣一來，將來這帳怎麼算法？」三小姐

道：

「你不用管，今天先給我簽字，過兩天我由別處項下撥過來，不就完了嗎？」

「桂秋給三小姐麻煩不過，只得在支票上簽了名字，陳小姐拿了支票先走了。三小姐退後一步，對桂秋悄悄笑道：

「你今天怎地把她引到這裡來了？」桂秋見玉格趁自己和別人說話時，早已溜出去，給三小姐一問，便遮掩道：

「我叫她來問幾句話，並沒什麼。」三小姐把嘴一抿道：

「二哥！你不用在我面前搗鬼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你在外胡幹，我管不着，在醫院裡，你是長官，無論如何，總須自留體面，不要鬧出笑話，連我面子都不好看。這個玉格，癖氣古怪的很，比不得別人；她有個姨母，是教會出身的，癖氣非常古板，却是守規矩的，你不要錯打主意。」桂秋給他妹子排

誼幾句，無話可答，只訕訕笑道：

「我錯打什麼主意？你不要胡猜亂說。」三小姐說：

「你沒有壞主意那更好了，我也不用多說，你知道就是。」說着，一逕走了出去。

桂秋一個人坐在房內，想了一會，覺三小姐說的話不錯，玉格比較端重，若是換個別人，我如此表示好意，她無有不承迎的道理，這事我須改換方針了。玉格有個姨母在羅星塔，逸民也曾對我說過，我不如託人向老人家方面遊說，老年人只要稍爲尊敬奉承幾句，無有不喜歡的道理，現在駐在馬江有我一營部隊，營長呂紫卿，是我一手提拔的，我只須略略示意，叫他進行，以我聲勢，諒她們無有不贊成的道理。桂秋既改變方針，只暗暗託呂紫卿進行，自此好幾天不來醫院。玉格自那天被桂秋叫到病室裡，瞎說一氣，乘

機逃脫出來，回到藥室，心頭小鹿還是不住亂撞。藥室幾個同事又不知好歹，爭向玉格詢問，弄得玉格益發難過，隨口敷衍幾句；一個人便躲在寄宿舍裡間，細想桂秋如此行徑，大是不懷好意，我在這裡須要步步留意，以後他再來時，我須先行躲開，免得惹出是非，彼此都不好。不想自第二天起，桂秋竟不再到醫院，玉格見他一連好幾天不來，心裡轉有些後悔，自己未免神經過敏，他不過對我說說，並沒有什麼意見，我不應不給他一點顏色。他說司令部每隔一天便有逸民報告，和他多接近一點，也可以多得些逸民的消息，現在他好幾天不來，逸民在那邊平安不平安，我一點不知道。

又過了幾天，徐氏由馬江上來，看視玉格，二人在寢室談起來，徐氏滿口却稱贊廖桂秋這一次守城功勞實在不小，又說他極會辦事，現在年紀輕輕，已做到司令，將來怕不有督軍希望。又說他家中聲勢如何隆盛，如何有錢

。玉格見徐氏滿口稱贊桂秋，心裡甚是詫異，問道：

「阿娥！你見過這個人沒有？」徐氏道：

「我倒沒見過，只聽旁人這麼說，說他在省城是最有希望人物，無論內外，對他都非常愛戴。」玉格見徐氏一口稱贊桂秋，只微微笑道：

「外面旁人說的話，不一定都靠得住，我在醫院，却見過廖司令幾次，舉止輕浮，很不像是擔當大事的，比起逸民精明凝重，還差得遠呢！」徐氏道：

「孫先生種種都好，就是在海軍服務，使人擔心。」玉格見徐氏語意竟有點變動，不由心裡一跳，說道：

「實在在海軍也沒有什麼擔心，若說在海軍危險，在陸軍何嘗不危險？」徐氏給玉格駁了一句，無話可答，一時不便再說，談了一會，便行回去。

徐氏回去第二日，桂秋便得了呂紫卿報告，據說：

「徐氏方面意思頗爲活動，但是她的甥女，意志非常堅決。孫逸民臨去時候，曾贈她甥女一隻手表，約定兩人每日到十二點鐘時候，彼此對着手看表靜看十分鐘，腦筋中都想着他的意中人，就此而論，兩人感情也就可想而知，這事只有緩圖，急則生變。」桂秋得了這種報告，心裡十分不樂，想玉格不過一個平常女子，就在我醫院裡，竟不能弄到手，說來真是好笑。但看玉格性情是很倔強，富貴虛榮，未必能打動她，只有由情字上面做去。但她心坎上先有一個逸民盤踞住，外人要想再向她用情，也不容易，除非把逸民打倒，玉格的心，才能轉移到別人。想了一回，忽又念我這人也太笨了，現在擺着一個空隙，我如何不利用？據呂紫卿報告，逸民臨走時候，曾贈玉格一隻手表，約定每天到十二點鐘彼此對表靜默十分鐘，藉示精神上戀愛。我上次見着玉格腕上那隻哈爾烏得自動手表，和上次三妹子由逸民腕上取下來的，一

模一樣，三妹子那天由逸民腕上取下來，戴了幾天，現在又不知把牠放在那裡去了。桂秋想着現在要離開玉格和逸民的感情，只須和三妹說明玉格是逸民的情人，她一定生氣，我再向玉格方面透個消息，三妹子是逸民的情人，她一定也要發生疑問，彼此相猜相疑，我便有機會可乘了，桂秋想定主意，頓時又高興起來。

過了一天，又到軍醫院，一直來到院長室內，見三小姐在公事桌上正看幾張帳單，含笑走過去，坐在三小姐旁邊，一面撫弄自己腕上手表，一面向三小姐問道：

「我記得上次請孫逸民在中美社吃飯，你由他腕上借下一隻哈爾烏得自動手表，戴了幾天，爲什麼又不戴了？」三小姐見桂秋忽提到自動手表，不由詫異道：

「你倒留神，一點事都忘不了！」桂秋笑道：

「我今天得了一個秘密，所以牽連到你那隻手表上。」三小姐道：

「有什麼秘密？」桂秋道：

「你知道我們司藥室裡那個司藥朱玉格是什麼人？她是孫逸民的情人！」三小姐聽了，不由變色道：

「當真的嗎！」桂秋道：

「逸民前次對我們提婚，不通過快快答應，就爲有她一人在內阻梗！玉格未來醫院以前，原在馬江羅星塔教堂服務，逸民軍艦泊在羅星塔，就和牠認識，二人感情很不錯，逸民還贈她一隻哈爾烏得自動手表，和你那個一樣的。」三小姐聽了，心想逸民竟贈她手表，那天愛要那隻表，非是用手段把牠騙

來，他未必肯給我。桂秋又道：

「妹妹！你知道他贈表是什麼意思？他二人約定每天一到十二點鐘，彼此對表靜默十分鐘，心中各想着愛人。」三小姐聽了益發不受用。三小姐自恃父兄是海軍世閥，勢力足以籠罩一切，漁民風標俊逸，早已認爲禁樹，這次婚事雖未成功，在三小姐意中，早晚必可成就，此時不馬上結婚，對自己一方比較有益。現聽桂秋如此一說，因妬生怒，不由對玉格恨得次骨。說道：「竟然有這事，我一點不知道。」桂秋見三小姐怒形於色，知道導火線已燃着了，微微笑道：

「你若不信，可以把玉格叫進來，看一看她的手表，問她這表由那裡來的，就明白了。」三小姐道：

「這又何必呢？我一向認玉格很會辦事，不想她竟是這一類的人，我今天就下條子，把她開掉。」桂秋見三小姐竟向玉格身上冒火，甚是好笑，說道：

「這又何必呢？你把她辭掉，難道就會禁止她不和逸民暗通情愫嗎？如此辦法，和本題上完全不相干。你要玉格和逸民斷絕關係是很容易的，只須你把那隻手表說是逸民臨別贈給你的，女兒家才有多大涵養，只須如此，便要把她氣死了！」三小姐聽了，覺這話很有道理，笑道：

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我若當真把她氣死，你一定捨不得，你忽然會發現到這一層，不用說，當然是別有作用，是要利用我，我這話對不對？」桂秋笑道：

「能叫她恨逸民，不但於我有利，於你也大有利益。我告訴你，當第一天我在醫院遇着她時，你一說她的名字，我就想起來，因為我上次在鼓山，見她和逸民在僧房內曾住過一夜。」三小姐聽了，心裡更是難過，說道：

「她和逸民有此交情，無怪逸民目中沒有別人了！」桂秋見三小姐急得說出

這話來，甚是好笑，說道：

「你恨她沒有用處，須要把她打倒才好。」三小姐見說，只把銀牙咬住下唇，默然不語。桂秋見她現此急怒形狀，知道她心裡已有把握了，又笑道：

「今天我發現這秘密，特向你報信，但是我有一件要求，你切不可爲一時不高興，把她趕走了，她走掉了，我要向你要人的。」三小姐向桂秋釘了一眼道：

「你既然如此迷戀，何不把她弄去。」桂秋道：

「我有意思，只苦她心上只有逸民一個人，不把我看在眼裡。自古單絲不成線，我用盡心思，也是不行，所以很希望你用個好法子，使她對逸民發生惡感，我使有機可乘了。我對你是無話不談，請你務要幫我一點忙，你帮我的忙，也可以說是帮自己的忙。」三小姐見桂秋說得好笑，不由笑道：

「只有你會說，我辦我的事，和你什麼相干？」桂秋見三小姐如此說着，知道業已贊成，只嘻着臉笑一笑，又坐了一會便走了。

桂秋去後，三小姐借一件公事，把司藥室玉格叫進來，一面接洽公事，一面留神向她腕上一看，並沒有什麼哈爾烏得手表，心裡甚是奇異，便含笑問道：

「我聽說你有一只不用上絃的自動手表，何以今天沒戴呢？」玉格給三小姐一問，不由心裡一跳，因為他平日腕上戴了這樣貴重手表，與她所司職分，很不相宜，常有許多同事要借牠賞玩，覺着十分不便當，把那隻表常放在內衣裡面，每日到了十二點鐘，取出來看了十分鐘，重復藏起。現給三小姐一問，不便當面取出來，怕給三小姐見笑，只推說今天沒戴來。三小姐信以為真，說道：

「你明天帶來，給我看看，聽說那隻表很特別的。」玉格只好答應，退了下去，心上甚是疑惑，三小姐如何知道我有這隻表？又是誰告訴她呢？

到第二日，玉格在司藥室裡，又給三小姐叫了上去，玉格知道三小姐叫她，必是要看那隻手表，把牠戴在手腕上。走到院長室一看，三小姐左腕上也戴一隻哈爾烏得手表，和自己一模一樣，心裡十分詫異。三小姐一看玉格腕上的表，果然和自己一樣牌號，知道桂秋所說的話，一些不錯，對玉格微笑道：

「你這表是多少錢買的？」玉格尙未答應，三小姐又接着說道：

「我有個親戚，要買你這樣的表，一時買不到，你先讓給我，好不好？原價多少，我照算。」玉格平日看這隻手表和性命一樣，一聽這話，嚇得大驚失色，紅着臉道：

「這表是別人送我的，多少錢，我不知道。」三小姐道：

「最多也不過二百多塊錢吧，我送你三百塊，好不好？」玉格低着頭不答應。
• 三小姐道：

「你賺太少嗎？那末三百五十塊如何？」玉格定一定神，說道：

「院長愛要，原不必算多少錢，只是我這隻表，是別人送給我的，我不便轉賣，請院長原諒。」三小姐見玉格不肯，立時臉上現出一種獍笑鄙夷的神氣道：

「我知道你看這表很重要，決不肯讓給別人，我是給你鬧着玩呢！」玉格見三小姐說時，那一種獍惡蘊毒臉色，不寒而慄，勉強對三小姐笑一笑。三小姐道：

「沒有事了，你下去吧！」玉格走出屋外，滿心冤抑，好似一隻馴良的小狗

，無故給惡僕踢了一腳，覺三小姐對自己如此舉動，是有意踐踏，這隻手表若給她騙去，將來逸民回來問起，我如何對得住，我寧可得罪她，犧牲這地方不幹，這隻表總要保全。

過了兩天，玉格因司藥室短少藥品，開了一單，拿上去請三小姐簽字批發。三小姐對單上藥品，故意挑剔，說玉格使用太費，板着冷面孔，對玉格極表不滿。玉格明知爲了前天那隻表，餘怒未息，忍着氣，隨她說了幾句，回到藥室，恰值徐氏前來看視，一看玉格臉色十分不好，問道：

「你病了嗎？」玉格搖搖頭，不由心裡一陣難過，盈盈眼淚流了下來。徐氏驚訝道：

「你爲什麼事生氣？」玉格把三小姐要讓她的手表，自己不肯，三小姐今日借題發揮，說了一遍。徐氏聽了，不由嘆一口氣道：

「這事怪不得三小姐，其中有個緣故，說來完全是逸民不對，他太欺負你了！我們是上他的當，你不要生氣，總之，逸民這人太不是東西。」玉格見徐氏竟罵逸民不是東西，驚問道：

「逸民有什麼不好？」徐氏道：

「逸民臨走時候，送你那隻手表，說看見表就好像看見他，你以為他當真如此愛你嗎？不是的啊！他臨走時候，也送廖三小姐一隻表，也是叫她每天對着表想着他，你試想他對三小姐如此，對你也如此，這不是存心欺騙你嗎？他果然同你好，就不應再贈三小姐那隻表，可見他說的話完全靠不住，你是受他欺騙了！至三小姐見你那隻表當然要生氣，她要把你的表讓去，是不願意你也愛逸民，凡是女人都有這心理，這原不怪她，完全是逸民不好。我以前很敬重他，自曉得他如此行徑，便覺這人太不足取了！」玉格問道：

「阿姨如何知道這事？是誰告訴你的？」徐氏道：

「是一位姓呂的營長。」玉格詫異道：

「那一位呂營長？」徐氏道：

「就是駐紮馬江的呂紫卿呂營長，他也是教會裡人，近來常到我們教堂。」玉格聽了，忽然現出笑容道：

「阿姨！你說我上當，我看你也上姓呂的當了！他是一個營長，又不是廖三小姐什麼親戚朋友，如何能知道這種瑣碎的事？這種事除了至親至密的親戚朋友，外人絕不能知道的。我看逸民決不是這樣的人，這姓呂的話，或者是

有作用，我一點也不信。」徐氏道：

「你說一點不信，三小姐手裡如何也有那樣的表，這不是一件證據嗎？」玉格道：

「逸民會說過，這一類的表，在上海極普通，極流行，她們有錢的人，還不會花錢買去？」徐氏道：

「花錢買固然可以，不過三小姐見你那隻表，何以一定要買去，又和你生氣呢？你今天不說這話，我對這事還帶幾分疑惑，現在給你一說，完全證明其中有許多緣故了！」玉格道：

「三小姐和我生氣，或者是聽了別人什麼壞話，我絕不信逸民會把表贈給三小姐。」徐氏見玉格不信，只連連搖頭道：

「我看你是中了逸民的毒，現在年輕的人，說話那有信用？我們和廖家三小姐比起來，天差地遠，逸民在海軍界裡，不向海軍界有勢力的人巴結，却向我們結交，你試想這一層就明白了。你要自己打算，不要你信任人家，人家不信任你，徒失了自己機會。」玉格見徐氏愈說愈不對，不由沉下臉道：

「我在這裡有什麼機會呢？左不過是替人家做奴隸吧！弄得我不好，我只有把這地方辭掉，也沒什麼要緊！」徐氏道：

「你何必生氣，我聽見意外的事，當然須告訴你，你不信，且慢慢看着。這裡地方雖然不見很好，對你很是相宜，你要隨時注意就是了。」說着，又談一會就走了。

玉格自徐氏走後，又把三小姐的態度，細細想一想，覺着在這醫院太沒意思，不如辭掉不幹，另想個謀生所在，橫豎我一個人自謀生活，本無多大關係。萬一一切都不能如意，我再回羅星塔，亦無不可，犯不着受此臭氣。至阿姨所說的話，一定是誤聽別人壞話，此事一時也無從解釋，只有靜等逸民回來證明。本人私心，深信逸民決不至如此薄倖，他果然和三小姐攀親，可以大大方方對我說明，我此時雖和他要好，只在友誼上，並無發生特別關

係，也不能阻止他，此事其中總有人搗鬼，最可疑的便是廖桂秋。就說那位呂營長說的話，安知不是廖桂秋授意呢？玉格前後想了一回，覺着自己在醫院十分不便，憑她意思，馬上就辭掉了才好。但自己來醫院，是由阿姨同美以美會請他保送，現在要離開醫院，總須先向阿姨說明。剛才阿姨臨走時候，還說這醫院不錯，意思叫我守在這裡，明天索性請一天假，自己到羅星塔和阿姨商量。並且阿姨跟前，也要解釋一番，她近來思想似有些顛倒，大概誤聽誰的話，語意之中，對逸民表示不滿。玉格決定主意，第二日便向總務室請了一天假，搭渡輪前往羅星塔，見着徐氏，把自己要向醫院辭職，告訴一遍。徐氏聽了，很不以為然，說道：

「現在要找一個地方，是很不容易的，人家還求之不得，你却輕輕棄去。」

玉格道：

「我覺着在裡面處處荆棘，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得來。」徐氏道：

「你回來在這裡，也不見得十分安適，我總覺你手邊有一種職務，你的心便有寄託，你若再回這裡，萬一再悶出病來，也是不好。並且軍醫院雖說不好，我看將來很有些出息，外面都說廖桂秋辦事很有希望，很可以替我們省城幹些事業，你不如暫在醫院再守一時。」玉格見徐氏意見完全和自己不對，不願和她多說，用過午飯後，復搭渡輪回去。到醫院才四點多鐘，因為今天已告了一天假，便不出去工作，只在休息室靜坐。直到天色已黑，覺心頭鬱悶難過，一個人走到後院草地上，來往走了一會，見天邊一輪皓月，照耀地上，四面靜悄悄一人沒有。玉格想起逸民未走時候，每當月白風清，二人常在通濟橋畔款語，每至露水沾濕衣襟，逸民才伴着回去。現在自己寄身醫院，逸民長征，出沒槍林彈雨之中，不知如何情狀。對此淒清月色，愴念征人

，不由滴下淚來。正在淒楚難過，突覺有人在她肩上一拍道：

「你却在這裡！」玉格急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桂秋，不由大吃一驚。要知桂秋何由突然而來，存何意思，下回再說。

第五回

薄命如花片言淪苦海
苛捐似虎一語覆全家

且說玉格正在望月悲傷，忽見桂秋由後面走來，向她肩上一拍，大吃一驚，急要躲去，桂秋當路攔住，眯着兩眼，嘻嘻笑道：

「你別走！我有一件東西給你。」說着由衣袴內取出一隻紙包，遞給玉格，玉格把身一縮，問道：

「是什麼東西？」桂秋道：

「是你愛看的東西。」玉格道：

「說明白了，我才敢收。」桂秋又湊近一步道：

「裡面是逸民每次拍來電報，我特叫書記抄來給你，你拿去慢慢看，就知道

逸民的近狀了。」玉格見說是逸民的電報，才喜動顏色，對桂秋微微鞠了一躬道：

「費神！費神！」桂秋道：

「我今天已來過一次，聽說你請假，可是到羅星塔嗎？何以回來這般快？」玉格道：

「是的，我因為晚上回來麻煩。」桂秋想要再和玉格說幾句話，玉格早向他點點頭，趁空向外走了。到得房內，急把紙包打開一看，裡面用司令部公用箋，抄了十幾張電報，當中還夾了一隻小信封。玉格再把信封拆開一看，裡面却裝一張桂秋小小相片，相片後面，還用鉛筆寫着：「玉格女士惠存，桂秋贈。」玉格看了，不由臉色一紅，心想我和他毫無交情，他贈我相片幹什麼？把牠擱在一旁，將抄電細細看了一回，頭幾紙不過是報告軍艦開抵油頭

，和軍事當局接洽情形，內中只有兩電，係敘述戰事，艦上士兵死了幾名，代爲請卹。玉格看了一回，覺着這種公電，沒甚意思，但只知道逸民確是平安，把電報疊起，一共包好，放在抽屜內。正要安歇，又想桂秋相片放在抽屜不妥當，萬一給同事們看見，一定又疑是疑非，造作許多謠言，重新起來，把桂秋相片取出，放在衣袋內，想等明天有機會，見着桂秋時，當面還他，我和他沒有交情，絕對不能收他的相片。玉格想了一回，也就睡着。

第二日一早起來，忙着上司藥室，料理一切，一直忙到下午，才稍見清閑。到三點鐘時候，聽說今天廖司令和院內重要職員在院內會議，玉格不曉爲了什麼事，等到天色快黑，才見幾個同事交頭耳語。玉格見他們形跡可疑，再三打聽，才知道今天會議，係縮小醫院經費，裁汰冗員，大家心裡都異常恐慌，玉格聽了，轉處之坦然，私念果然被裁去，阿姨轉沒話說，大家見

玉格神色泰然，其中便有幾個嘴快的，背後私議玉格和司令是有交情的，司令三番五次找她說話，當然和她不錯，這院內縮減經費，重新改組，也許趁這機會，反提陞她好位置。玉格見他們背後竊竊私議，知道和他們辯明，也是無益。果然到了次日，玉格醒來，便有人告訴她，昨晚醫院改組，業已決定，一共裁了二十八人，玉格提陞司藥長，加薪二十元。玉格聽這消息，一時倒轉弄得沒有主意，想三小姐既和自己不對，如何又把自己加薪提陞，這樣看來，不用說一定是桂秋出的主意。想到這裡，又記起桂秋贈給她的相片，今天有機會，須要還他才是。他向我討好，我和他沒有什麼交情，我若不把相片還他，一定要誤認我和他有什麼意思了。玉格因為要還桂秋相片，很留神等了一天，結果等到天黑，桂秋竟沒有來。

到第三日午後，才聽說廖司令來了，玉格急走出去瞭望，一直等到天色

快黑，要見桂秋一面，竟沒有機會。正在着急，忽見聽差前來，說司令請到院長室問話。玉格見說，急忙跟了出去，到院長室，見三小姐，桂秋，和總務主任賴心凱都在裡面。玉格上去，由二小姐拿着領藥品憑單，逐件向玉格查問，某項若干，某項若干？幸玉格對這些藥品，平日很留意，一一答應明白。三小姐向桂秋笑道：

「你的眼光果然不錯，這種瑣碎的事，我上次問過心凱兩次，他都不能指得出來。」桂秋聽了，向玉格微微一笑，似是很得意，轉弄得玉格有些不好意思，只低着頭，一聲不響。三小姐說完之後，又很客氣對玉格道：

「現在醫院改組，一切務要格外留心。」玉格只好唯唯答應，見三小姐沒有別的話吩咐，退了出去。走到屋外，沒有幾步，只聽後面有人喊道：

「慢走！慢走！」玉格回頭一看，見是桂秋，只好停住。桂秋趕上兩步，問

道：

「朱女士！我前天給你的電報，你看過沒有？」玉格點點頭道：

「都看過了。」桂秋道：

「最近兩天，我又接了逸民的電報，今天也抄來。」說着由衣袴中取出小包，遞給玉格。玉格想要不收，因為既有逸民消息，不能不看，收了又怕桂秋和上次一樣，把別的東西，攙雜在裡面。後來一想，今天且把電報收下，將身上那張相片還他，他就知道我的意思了。想着伸手把紙包接過，口中說道：

「我有一件東西，要交還司令。」說時伸手向裡衣一摸，那張小相片不知遺落在那裡去了，急向地上四下一看，也沒有蹤跡，急得滿面通紅。桂秋見了，詫異道：

「你甚麼東西丟了？」玉格一時又答應不出，低着頭，想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也許在我屋裡。」說完向桂秋點一點頭，急忙回到司藥室，向各處細細一找，竟找不着，心上十分着急。想這相片明明記得是放在衣袋內，何以沒有了？若是丟在院長室，給三小姐檢了去，更是不好。一時既找不着，沒有辦法，在屋內把桂秋給他紙包拿出，剛要打開，條的裡面丟下一隻戒指，玉格心裡不由又是一跳。玉格把戒指檢在手裡一看，上面鑲着一粒小小鑽石，晶瑩奪目，心裡十分詫異，桂秋竟贈這樣東西，未免太胡鬧了。再看紙包內除逸民兩通電報，每紙不過寥寥十幾個字，還有一張桂秋名片，上面用鉛筆寫着，邀她明晚七點鐘，到西湖公園相見。玉格把戒指和名片拿在手裡，反覆想了一回，心中委決不下，覺着去不好，不去也不好。此時恰有同事進來，急把東西收起，只怔怔坐在椅子上，心上和擂鼓般不住跳動。過了一會，和

同事們一同到飯廳吃飯，不曉得是自己心虛，還是大家對她懷疑，只見一個個眼光都注到她身上，好似對她譏笑似的。玉格覺着十分不好過，但又不便說什麼，匆匆用過飯後，便回到房內，心上只忐忑不寧。

次日在藥室裡，覺着什麼事都不能辦理，爲着晚上要到西湖會見桂秋。一直挨到下午，才決定主意，索性到西湖表明態度，免得桂秋糾纏不休。到了六點鐘，藥室工作已畢，玉格到裡面換了一件新的褂子，叫一輛人力車，來到西湖。心中正在遲疑，桂秋約在公園相見，並沒說定在什麼地方，一個園子應到那裡找他。一個人信步往前，走了不遠，突由榕樹下走出一個人，向玉格呼道：

「這邊來！這邊來。」玉格在淡月下，看不清楚是什麼人，只見那人穿一件長袍，戴一頂呢帽，足下皮鞋，咯咕咯咕，直追過來。玉格嚇了一跳。及到

跟前一看，原來是桂秋，見他不穿軍裝，換一身便衣，才定一定神說道：

「原來是司令，我一點也認不出來。」桂秋道：

「我今天特換了便衣，來這裡等你，這裡不好說話，我們到鏡湖亭去，那邊比較清靜些。」說着往前便走。玉格到此只得跟到鏡湖亭來，見靜悄悄一個人沒有。桂秋引她亭邊站住，玉格心裡不由突突跳動，見桂秋緊貼自己身旁，微微笑道：

「我給你兩次逸民的電報，你都看過了嗎？」玉格點點頭道：

「看過了。」桂秋道：

「裡面還夾着一些東西，想你也見過了。」玉格道：

「見過了。」桂秋道：

「我的意思，想你已经明白了，我在醫院，因為體制所關，有許多話都不能

說，現在這裡沒人，我可把心緒告訴你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，以我的能力，可以立時把你換一個境地，你意中怎麼樣？」玉格一見桂秋提起給她的東西，心裡早已明白，等桂秋說完，定一定神，從容說道：

「司令所賜的物件，我都已看見，我剛想把這些東西奉還司令呢！」桂秋笑道：

「我送給你的，你如何要送還我？」玉格道：

「我和司令的地位，天差地遠，如何敢受司令所賜的東西呢？」桂秋笑道：

「你不要客氣，只要你討厭，你要什麼東西，我都可以想法給你。」玉格搖搖頭道：

「我不要什麼東西。」桂秋見玉格雙手把住亭旁欄杆，那一種嬌怯樣子，可愛已極。又見亭子內沒有別人，湊上一步，緊緊貼在玉格身旁，一手搭在她

肩上，微微笑道：

「朱女士！我對你一片誠心，不知你能見諒不能？別說一點點的東西，就是你要性命，我也願意給你。你若肯跟我，我在水部門外有個別墅，我和你住在裡面，並不和我太太一塊住。我那個太太，我很不滿意，她現在雖然在家，我不當她是人，將來我一切財產等等，都會交給你的。只要你一答應，什麼事我都可以照辦。」玉格見桂秋一點不客氣，竟當面要求，羞得低下頭，一聲不響。桂秋向她肩上搖一搖道：

「怎麼樣？你如何不答應？」玉格見桂秋一步迫一步，無處躲避，急得滿面通紅，把頭愈低下去。桂秋道：

「你不滿意我嗎？你是要我跪着要求你，是不是？果然如此，我也可以跪下。我平日尊重女性，別看我是武人，我對女性絕不敢用暴力，因為愛情非暴

力所能規持的，強行規持，愛情便不能美滿了。」說時，又向玉格肩上搖一搖，那種神情似已十分急迫。玉格兩手緊緊攀着欄杆，牙齒咬着下唇，心中已決定主意，桂秋若果用強暴手段，寧拚一死，躍入水中，不受其辱。桂秋見玉格仍是默然不答，心裡有些着急，問道：

「你怎麼和啞吧一樣，一句話都不說了！到底怎麼樣？」玉格道：

「司令不說愛情不能強迫規持麼？設使有一個人，愛情不專屬司令，司令當然要把她放棄了！」桂秋嘻嘻笑道：

「我不敢規持，放棄也不忍，總以仁恕之心，使對方迴心轉意。朱女士！你對我有什麼不滿，不妨直說，在我可能範圍內，能辦得到地方，我終要使你滿意。」玉格見說，心中一想，我不要與他委蛇，須毅然決絕他，方能斷他妄想，因道：

「我對司令，並沒什麼不滿，不過我的心容不了司令這人，這叫我有什麼法子呢？」桂秋聽了，微微笑道：

「你這話太滑稽了！爲什麼容不了我這人？」玉格見桂秋還是裝糊塗，索性明白告訴他道：

「爲的是我心裡已有人，當然不能再容第二者。」桂秋道：

「原來如此，誰是你心上人，可是孫逸民嗎？」玉格決然道：

「司令既知道了，又何必問呢！」桂秋立時改容道：

「逸民也是我的好友，女士認識他，他這人很不錯，我祝女士幸福無量。」說着，伸手握住玉格的手道：

「我剛才冒昧得很，請女士不要見怪！我們友誼仍請維持。」玉格見對他如此表示決絕，桂秋仍一味胡纏，遂由身上取出桂秋給他那隻戒指道：

「司令還有兩件東西，現在先把這戒指奉還，還有相片，不知道擱在什麼地方，等我找出來，再送上。」桂秋見玉格連戒指都拿出還他，心中很不高興，一時想要發作，一轉念，現在若問她兩句，馬上決裂，以後便不好下手了。仍忍住，微微笑道：

「我的東西不好，女士看不上眼，是不是？」玉格道：

「司令的東西太貴重了，我不配用，請收回去吧！」桂秋道：

「那不算什麼好東西，你隨便戴着。」說着，仍把玉格的手拉過去，要替她套在手指上。玉格沉下臉道：

「司令，請收回去吧！你一定要給我，我就把牠扔在水裡頭。」桂秋仍微微笑道：

「我知道，你不至如此絕情。」說着仍把戒指硬套在玉格指上，玉格一力掙

扎，那能掙扎得脫，一時恨極，把戒指脫下，往湖裡便扔。桂秋欲待攔阻時，那來得及，玉格一脫手，小小戒指丟在湖內，已無影無蹤了。桂秋見她如此，也爲愕然，說道：

「這隻鑽石戒指，我花四百塊買的，你扔在水裡一點也不響。」玉格偏着頭，兩手握在亭邊欄杆，撇着嘴，似是十分忿恨。桂秋見她如此，四顧無人，雙手向她臉上一握道：

「你這人太不知趣了！人家好意送給你，如何不知道！」說着，突湊過臉，要向玉格親吻。玉格急向亭角躲去，桂秋又追了過去，迫住玉格，噙着臉，笑道：

「你無處可走了！」玉格兩手攀住亭旁欄杆，向外一越，站在欄杆外面，說道：

「桂秋，你再走進一步，我就跳入湖內。」桂秋見玉格站的地方，只有五寸寬的石條，那朽腐欄杆，給玉格使力一攀，憂憂作響，只須玉格一轉動，便落湖心，危險已極，忙喊道：

「你快進來，這不是玩的！」玉格道：

「你要我進來，你先行躲開。」桂秋連忙退了幾步，說道：

「快進來！快進來！」玉格道：

「你再走遠一點。」桂秋又退了兩步，只聽那欄杆憂憂作響，似馬上就要折斷了，玉格還站在欄杆外面不動。桂秋連喊道：

「請快進來！欄杆一折，就墜在水裡去了！」玉格仍緊緊攀着朽腐欄杆，不走進來，桂秋急得沒法，想要走過去，把她抱進來。玉格忙道：

「你敢近前，我就跳下！」桂秋見玉格雙瞳炯炯，凜不可犯，好似天神一般

，一時又愛她，又怕她落在水裡，急得雙膝一屈，跪在地下道：

「朱女士請進來！我再敢冒犯，將來要受槍斃極刑。」玉格見手中攀的欄杆，業已脫筭，急向柱上一抱，身子一晃，幾乎要失足墜入湖內，也不由嚇得一身冷汗。見桂秋已跪在地下，料他不敢再行強暴，慢慢跨進欄杆內，向桂秋道：

「你再敢近前，我仍跳下去。」桂秋搖着頭道：

「朱女士性子太激烈了！有什麼話可以慢慢說，何必如此呢？你站在欄杆外，有多麼危險，嚇得我出一身汗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站起來，玉格也不答應他，一直走了出去。桂秋在後面連喊：

「朱女士！朱女士！」玉格一聲不響，一逕走出園外，坐上人力車，回到醫院，走進寢室，見幾個同事都睡着了。玉格躺在床上，反覆想了一會，覺着

在此醫院桂秋終要來麻煩，現在也顧不了阿姨答應不答應，先行辭職再說。

次早起來，自己寫了辭職書，遞了上去，等到天色快黑，三小姐才來，見了玉格辭職書，把玉格叫上去，好語溫慰，玉格再三懇辭，三小姐只是不准。玉格見辭職不能照准，要請病假。三小姐道：

「我不准你辭職，就為眼前司藥室裡，你最內行，一切要仗你帮忙，現在改組不久，你決不能離開。」玉格見三小姐不許他去，無可如何，回歸司藥室。不久工夫，桂秋又找進來了。玉格心中忿恨不過，低着頭，好似沒看見一樣。桂秋當大衆面前，又不便如何，在司藥室內，略略看了一看，對大家問了幾句話，又走出去。桂秋走去之後，內中有一個姓秦的司藥，口頭最刻薄，微微笑道：

「近來司令常到藥室巡視，不曉得爲什麼事？我想其中必有緣故。」說着對玉

格看了一眼道：

「玉格姊！你猜得出來嗎？」玉格本有心病，給她一問，不由臉上漲得飛紅，勉強應道：

「你問我，如何知道？」秦司藥道：

「我以爲別人不知道，你一定知道的。剛才院長不是叫你上去說了半天的話麼？」玉格道：

「剛才叫我上去，因爲我要辭職，院長不准，並沒有別的事。廖司令常到這裡，也許爲我們工作不力，常來監視。」秦司藥笑道：

「我看不對，一定近來藥室裡有了磁石，常把廖司令吸引進來！」說着又嘻嘻笑了一陣。玉格見她語中有刺，臉上益發紅了，支吾道：

「你這話怎麼講？我不明白。」秦司藥見玉格還不肯承認，索性走過去，附

在玉格耳旁低低說道：

「廖司令常常來這裡，完全爲你的緣故，你不必瞞我，我完全都知道。」玉格見她直指出來，忙辯白道：

「你別胡說！廖司令和我有什麼交情？」秦司藥道：

「有憑據，你還想抵賴嗎？廖司令贈你一張相片，你不是丟了麼？現在這相片已給別人檢去了，你若是愛要，可以備些東西，把牠換回。」玉格見說，心想我若承認了，他們口頭不好，不一定還要造作多少謠言，索性推說不知。
仍微微笑道：

「你不要和我瞎纏，廖司令爲什麼拿相片贈我？」秦司藥道：

「我知道你丟了相片，一定很着急，你若要把牠收回來，很容易的事，我可以替你要去，並且代守秘密。只求你對廖司令方面說幾句好話，他將感激不

盡。」玉格仍搖着頭道：

「我沒丟什麼相片。」秦司藥道：

「不是你丟的相片，如何相片上有你的名字呢？」玉格道：

「別人的事，我如何知道。」秦司藥道：

「我看不是你丟的，就是廖司令丟的，也許他寫好贈給你，偶然遺失了。」玉格道：

「這事我更不知道了！」秦司藥見玉格一味不承認，只微微冷笑，玉格也不睬。秦司藥有心要向她討好，見玉格不講交情，心中十分忿恨，自此見着人，便說玉格和廖司令如何如何，信口誇張，把玉格糟躪得不成樣子。玉格明曉得秦司藥在外面造作謠言，但一時無法制止，氣得只有向院長辭職，三小姐又一定不肯，弄得玉格終日心中忐忑不寧。桂秋二番四次，到司藥室找玉

格，玉格一聽他皮鞋聲響，便躲得無影無蹤。玉格明知處此危疑之地不妥，但一提起辭職，三小姐使道：

「司藥室所有藥品，都由你經手，你須把出入帳項算清，才能離開。」玉格見廖三小姐對於一切責任，全推在自己身上，是有意和自己爲難，心上益發不滿。

過了幾天，徐氏復由羅星塔上來看視玉格。見玉格清瘦了許多。二人談起來，徐氏對玉格極表不滿，說外面都說你和廖桂秋如何如何，果然有這事，當日何不一口答應，大大方方，豈不體面。玉格見徐氏糊塗至此，不由哭道：

「別人說我，我不理會，阿姨你總知道我和逸民的交情，逸民在一天，我的意志總不改移，除非他死了，那什麼話不用說。」徐氏見玉格急得哭了起來

，才不敢再說什麼。臨走時候，仍勸玉格一切務要留意，一個人名譽要緊，沒有這事，絕不該擔負虛名。桂秋這人總算不錯，他果然表示好意，不妨接受，你掛念逸民，逸民去後，何曾有一封信給你，可見男子的心腸，沒有一定的，你不要自誤前程，錯過機會，便找不着了！玉格見上次和徐氏解說時，徐氏還能理會，這一次又復糊塗，一定又聽信誰的讒言，來此囉嗦。玉格想自己若是確定辭職不幹，三小姐一定要自己清算藥品，這事雖然麻煩，但由自己接辦司藥室起，逐日鈎稽出來，慢慢調查這筆帳，也未嘗不可了結。不過自己若辭了醫院，省城又無親戚，結果仍須回羅星塔，阿姨既有成見，每天在自己耳邊噪聒，也是難受。玉格外被大衆揶揄，內受徐氏埋怨，覺終日如坐針氈。兼之桂秋不時反要寫一兩封似情書而非情書的信件，投寄給她，玉格接了此種書信，氣極了，只有付之一炬。在頭兩個月桂秋尙關顧外人

，對玉格不敢如何，後來風聲愈鬧愈大，差不多全醫院裡都認為玉格是桂秋的情人，桂秋見人言如此，益發肆無忌憚。玉格處此，真是困熱萬分，遇着躲無可躲時，只有扳着面孔，由桂秋如何說法，只不理他。有時氣極，很想拿藥架上安眠藥水，服下一暝不醒，免得煩惱。又想逸民在外，自己心迹不明，死後猶蒙惡名，逸民回來，未必能見諒，還是忍着這一口氣，候着逸民回來，剖明心迹。因此力持鎮靜，假作癡聾，由他外面如何議論，桂秋如何挑逗，她只是不理，如此又捱了兩三禮拜。

一天桂秋送給玉格一個紙包，說裡面是海瀾軍艦拍來的抄電，消息很好，你不要着急。玉格拿到屋裡，打開細細一看，電內詳述接戰情形，敵軍頑強抵抗，請速派艦運送子彈接濟，電末署名，並沒有逸民名字，心上甚是疑惑。玉格想每次海瀾軍艦來電，都有逸民的名字，何以這一次沒有？

並且據桂秋口氣，說消息很不好，據電文上並沒有失利字樣，不過戰事危急，請求接濟，桂秋所說消息不好，難道對逸民方面有什麼不利。果然有這事，報紙上一定喧傳，何以連日報紙上並沒有登載此項消息。玉格想到這裡，轉又希望桂秋前來，問個明白，可是桂秋好幾日沒到醫院，不但桂秋不來，連三小姐也好幾天沒來了，玉格心裡十分疑惑。後來聽人傳說，才知道最近幾天，風聲不好，三小姐和桂秋都避到別處去了。

原來桂秋軍隊駐紮西門外，就地籌餉，一般部下任意魚肉鄉民，凡是可出得花樣，榨得錢，無所不幹。自添設軍醫院以來，軍需處藉着籌款名目，在外面更是苛捐百出。陳小姐雖充軍需主任，因她是個女流，對於外面情形，不大熟悉，所有一切事務，俱由兩個助手，一名范彥文，一名趙雨蓀想法。陳小姐但見能把款子弄得來，便極力嘉獎，至於款子如何來源，一切不

管。最近這幾天，陳小姐因為總部要發軍餉，還短一筆款子，向桂秋請示，桂秋只命她就地想法。財政廳方面催過幾次，在這一個月之內，無款可撥，陳小姐和范彥文商量，請他再想個法子。范彥文道：

「在我們勢力範圍之內，所有應上相應納稅的，完全都預徵預繳，現在只有再出個支應捐名目，向大家普遍再捐他一次。分上中下三等，上等戶十元，中等戶五元，下等戶三元，這一筆湊集起來，足可應付一切，不過手續稍為繁雜一點。」陳小姐道：

「只要款子能籌得來，手續繁雜，沒甚要緊。」一面出告示，通知大家，一面派軍士挨戶攤捐。但是西門外各鄉，自亂後地方苛稅重重，凡是有身家的上等富戶早已遷徙一空，所餘不能去的，有的人口太多，不便遷移，有的因田園魚池，生產無人照應，捨不得離開。此等殘餘住戶，都不是富裕之家，

范彥文因爲要趁此名目，多措些油水，無論你有錢無錢，都把他列爲上等戶，每家要索十元。其中有怕軍隊麻煩的，勉強應付，有的家無餘款，典當數折，一連騷擾兩個禮拜，把西鄉一帶居民，弄得叫苦連天。范彥文還不滿意，算了一算，西鄉住戶，十停中已捐了八停，尙有二停，躲躲閃閃，天天推諉，逐日派軍士到家追索，其中有一個姓田的，名阿美，一家五口，只靠他一人賣菜過日。平日窮得不可開交，這次支應捐也派了十元，他身上連一塊現洋都沒有，勸派他十元，叫他如何想法。向收捐員再三哀求減輕，收捐員怎肯答應，每日特派了幾個軍士，到阿美家中吵鬧不休。阿美急得沒法，只好答應，到城內幾家主顧湊集。收捐員限他兩天之內繳款，阿美跑到城內，向幾家熟主顧再三懇求，但當此兵荒馬亂，市面不振，誰願把錢外借，而況阿美又是一個賣菜窮鄉人，更是沒人理他。阿美輾轉耽擱一天，到第二天，

急得沒法，向菜行老闆哀求，請先借十元，願把每日挑來的鮮菜，折半交貸。菜行老闆見有厚利可圖，又要求找舖保，找証人，立借據，一直弄到天黑，才借給他五元。阿美無可如何，想要趕出城，城門已關，回去不得，捱了一夜，第三日一早趕出去。到家還有一里多路，阿美心急如煎，正低着頭趕路，忽聽對面有人喊道：

「阿美！阿美！」阿美抬頭一看，見是街坊吳金魁，走得滿頭大汗，迎着說道：

「阿美！快回去，你家裡出了事！我正要到城內找你，你如何如此誤事！你家老娘給人家打死了！」阿美一聽，立時頂上走了魂魄，顛聲問道：

「你……你……說什麼？」金魁道：

「你家老娘給人打死了！」阿美一聽，啊喲一聲，躺倒地下，暈了過去，嚇

得金魁，喊了半天，纔把他喊了回來。阿美在地下打滾道：

「我媽死了！我還活着幹什麼！」金魁勸道：

「事情鬧到這地步，急也無益，大嫂還在家裡盼望你，你趕快回去要緊。」一面說着，一面拉他起來，扶着他走。將到家門，遠遠便見門口圍了許多人，阿美還沒走到門口，便有幾個孩子跑過去，喊道：

「阿美叔回來了！」阿美走上兩步，一看八十歲的老母躺在地下，額角破了一個大窟窿，滿頭滿面全是鮮血。阿美搶上去，伏在地下，兩手抱着他母親身上，號啕大哭，一時引得左右鄰舍，個個酸鼻難過。大家上前勸解，阿美哭了一回，止住悲聲，細問老母如何被人打死了。當由阿美的媳婦哭着說：「當你進城之後，收捐員又來了好幾次，給我們婉言哀告，答應他今天一定交款，昨晚等你沒有回來，我們已急得要命。今天天色才亮，婆婆拿了菜筐

出去，收捐員就帶了兩名大兵來了，遇見婆婆便向她要錢，婆婆告訴他，你沒回來，他不信，說我們有意推諉，現在期限已過，要把婆婆帶走。我在裡面聽婆婆叫喊，急走出去，那大兵見了我，也要把我帶走。婆婆坐在地下，不肯去，那大兵只一脚，把婆婆踢倒地下，一時滿面流血，就暈了過去。那大兵還要把我押走，後來那收捐員見婆婆血流不止，才丟下我們走了。我急用布給婆婆擦了一回，叫喚半天，可是不行了。」說着又哭，阿美聽了，也放聲大哭。正在此時，營內收捐大兵又來了，一見阿美伏在地下痛哭，便用足尖向他身上踢了兩下，說道：

「阿美不要裝哭，快交款來！」阿美滿心冤忿，給大兵一踢，一時住了悲聲，跳起來，向大兵道：

「要我的錢可以，先還我母親的命來！」大兵向阿美猛笑一聲道：

「好！你不用訛詐，你母親自己摔死，和我有什麼相干！」阿美一聽，氣得瘋人一般，握着拳頭，向大兵當胸便是一拳。大兵不提防阿美出手便打，胸中中了一拳，一痛徹骨，解下腰間皮帶，向阿美劈頭打來。阿美此時，已把身命置之度外，直撲上去，向大兵腿上踢了一腳，大兵當不住，仆倒地下。一時在旁看熱鬧的，齊聲喊一聲好，大兵由地下爬起來，惱羞成怒，向阿美指一指道：

「你不要走！老子一會就來了！」說着悻悻走去。大家見阿美冒犯大兵，都勸他暫行避開。阿美跳着腳號哭道：

「我媽死了！我拚一死，我不走了！」大家見勸阿美不動，只蹲在他母親屍前，抱頭大哭，正在着急，只見遠遠來了十幾個軍士，轉眼間已圍了上來。大家一看來勢不好，都遠遠躲開，阿美見他們來，正要爬起來，早有一個軍

士舉起手上棍子，攔頭一棍，猛打下來，阿美額上，立時開了一個大窟窿，鮮血直流。阿美想掙扎時，接着攔腰又中一棍，站身不住，直滾到地下。幾個軍士，衆棍齊下，打得阿美體無完膚，成了血人一般。衆怒未息，搶進屋內，把所有東西，摔個稀爛，將阿美妻子，和兩個小孩抓出來，各打了幾棍，才行散去。左右鄰舍，見軍士走了，走過來一看，見阿美躺在地下，一動不動，已是沒有氣息了。阿美的妻子見了，抱了阿美屍身大哭，大家看了，都覺難過。有的主張赴司令部喊冤的，有的主張趕到城內向高等法廳控告的，有的說法廳和司令部都是他們的人，我們雖控告也是無用，不如趕快把屍身收拾了。大家紛紛議論，阿美兩妻子只一味啼哭，大家見喪主如此，一時沒人主持，也漸漸散去。阿美的妻子哭了一回，又看兩個孩子，都給打得額破血流，奄奄一息，眼看不中用了。心裡又痛又難過，一想阿美死了，兩

個小孩子若再死去，剩下自己一人，別說大仇難雪，就是此後生活也無法維持了。現在身上一文沒有，放着兩具屍身，無法收拾，此等日子，如何過得去，不如一死，還見乾淨。阿美的妻子，本是一個鄉下女子，意志薄弱，無甚智識的，覺着處此境地，捨了一死，沒有別的法子，當下哭了一回，把兩個孩子，先抱進屋內，用破布在他額上腦後包裹一回。一時幾個平日相好鄰人，見阿美的妻子已住了悲聲，大家又進來，和她商量。有勸她先向各處求幫，把她婆婆和丈夫屍身先行收拾，有勸他帶兩個孩子到城內法廳喊冤。阿美的妻子道：

「喊冤這件事，我一個婦人家辦不到，各處求幫，請各位替我幫忙，我身上給他們打壞，實在走不動了！」大家見她說得可憐，四出替他張羅，忙到晚上，湊集了二十多元，草草把阿美的母親和阿美先行裝殮。阿美的妻子哭了

一回，回到房內，見兩個小孩子包裹的破布，給鮮血全染紅了，神氣益發不好，抱住兩個孩子，哭了一夜。

第二日，阿美的街坊見阿美的妻子闔住房門，覺着有異，把門推進去一看，兩個孩子死在床中，阿美的妻子高高懸在樑上，嚇得跑出去，向大家報告。一會大家趕進來，把阿美的妻子救下，已是氣絕身死。大家見爲了十塊錢的捐款，迫死了阿美的一家，都忿忿不平，說我們受這種魚肉，若不和他計較一番，將來家家要受他糟踐了。其中最激烈的，便是阿美的鄰居邢元福，主張把阿美妻子的屍身，大家抬到司令部，和他拚命，一般鹵奔的鄉人，見元福如此主張，都非常贊成。大家摩拳擦掌，便把阿美妻子的屍身，放在門板上，七手八腳，正要抬出去，却見有一個老者當門阻住道：

「使不得！使不得！」大家一看，不是別人，乃是副村正黃漢臣。大家見漢

臣出來阻止，問他爲何使不得？漢臣見前後左右圍了許多人，不便把自己主張說出，只道：

「這處不是說話的地方，等一會請大家到范公祠裡，我再告訴你們。」西鄉中鄉人，對漢臣十分信仰，見他如此吩咐，便不敢把屍身抬出。漢臣又對大家說道：

「現在最要緊的，先把屍體裝殮，說不得由大家分湊幾個錢，這是西鄉極不幸的事，但只有這個辦法。」說着，自己先拿出三元，一時大家有幫助五毛的，三毛的，當場湊集了十元左右，元福先派人進城買了棺木，將阿美的妻子裝殮。到得晚上，大家陸續來到范公祠，漢臣細細一看，來的人都是本鄉鄰里子弟，並沒有外人。便命人先把大門關上，然後向大眾說道：

「自從志願軍駐紮本鄉以來，種種苛捐雜稅，沒有一家不受魚肉的。阿美一

家，就爲了十塊錢，弄得全家老小覆沒了；這是本鄉最不幸的事。這事若不和司令部計較一番，將來他益發橫行無忌了！剛才元福要把屍首抬到司令部，這種辦法，不大妥當。他們打死人跑回去，那肯承認，我們大衆，若都趕到司令部，在這無法無天的時代，他們一定要誣我們聚衆抗捐，我們空拳赤手，如何能敵得住他們。和他講公理，是沒理可講的，現在要報復，只有暗中進行，給他們一個冷不防，把他幾個首領，殺個盡絕。我常聽說他們司令部，每遇禮拜六，司令參謀常在關帝廟司令部內開會，廟前守衛，沒有多少，我們集合西郊數鄉壯丁，和他去拚命，把幾個司令參謀壞東西殺死，他們就不敢再魚肉我們。這事第一要秘密分頭進行，把各鄉都約好了，說少總有二三千人左右，包圍進去，不許給他一個脫逃。至於兵器，大家有刀的使刀，沒刀的，棍子鐵錘等等，都可以用得。」漢臣說完，大家都鼓掌贊成，紛

紛散去，由幾個親信的分途進行。

等到禮拜六晚上，漢臣派了幾個人到關帝廟旁探視，一會陸續回來報告，廖司令，陸副官，陳軍需長，一輛一輛汽車都駛到司令部去了。各鄉中聽說要替田阿美復仇，個個都恨司令部不過，一得這消息，大家抄起鐵鍬，棍子，菜刀，鐮刀，立時聚集了兩千多人，齊奔向司令部而來。漢臣吩咐大家，各行散開，不要在一塊。等到天色快黑，漢臣把號笛一吹，這兩千多壯丁奔到關帝廟門前，奮不顧身，舉起棍子鐵鍬，搶了進去。門前幾個守衛，出於不意，急待開槍阻止時，這般人含着滿腔怒氣，如狼似虎般，不顧手槍炸彈，直撲過去，棍子鐵鍬齊下，早把門前幾個衛隊打成肉餅。擁到廟內，第二門內還有駐紮衛隊，見鄉人和潮水般湧了進來，不敢開槍，急行到會議室通報，此時廖桂秋和陳小姐，以及部中參謀處長等等都在裡面，一聽這消息

，桂秋和陳小姐抽身便走，由後牆跳了出去，其餘走的慢一點，漢臣帶了衆人搶進來，早把他抓住了，一看桂秋和陳小姐都不在內，正要問時，衆人含恨已深，早已鐵錘棍子齊下，把十幾個人一齊打死。其中有一個胖子劉副官，因見事急，拔起手槍，連放兩槍，打出一條血路，正要逃去，走到院內，給大家追上，把他捉住，按在關帝桌上，用鐮刀在他頭面脖子，亂剝一陣，生生剝死。漢臣一看，除最要緊的廖桂秋和陳小姐不見外，其餘會議室內十五人，內中三個女性的，已完全一網打盡，再向廟內各處一搜，連衛隊都逃得無影無蹤。漢臣怕一會軍隊趕到包圍，率領諸人，急行出廟，各自散去。廖桂秋帶同陳小姐逃出廟外，伏在一座古墓叢樹後面，深恐給鄉人撞見，一直等到半夜，路上沒有一個行人，才悄悄的和陳小姐逃進城內。急派駐紮西郊之營，向關帝廟包圍。各營中也得了逃回衛隊報告消息，急開拔隊伍，前

往包圍。到得關帝廟，除發見十五具屍身之外，捉不到一個兇手。桂秋下令，臨時戒嚴，一面派人向西郊各村正索要兇手。此時漢臣等也早有預備，在范公祠門前，豎起一面白旗，寫道：「苛捐激變，主持公道。」一面派人進城，向軍政當局呈控，並說要捉兇手，西鄉數萬人口，沒一個不是兇手，請一齊逮捕下獄，決不脫逃。如此一來，鬧到滿城風雨，無人不知。

此時省城軍政大權，仍在黃禮明手裡，黃禮明因桂秋有守城之功，此時雖被鄉民控告，仍是一力迴護，主張嚴辦。主持省政的徐省長，是一位好好先生，平日也聽說桂秋在西鄉一帶，誅求無厭，此次激成民變，當然答在桂秋。由他出來，兩方面調停，只囑西鄉，隨便指出一個窮無所歸的乞丐，說是兇手，把他暫行拘押起來。一面又勸桂秋，把幾個收捐員暫行斥革，馬馬虎虎，就把這一段風波了結。

在風聲緊張時候，外面謠言百出，有說司令部要撤消，有說軍醫院要停止不辦，大家爲着飯盤問題，大爲恐慌。玉格雖然不把軍醫院看在眼裡，因連日不見桂秋前來，心中所蓄疑問，逸民在那邊到底有什麼不好？何以來電上沒有他的署名？一切都無法查問，每日只向報紙上探討消息。無如省城所有報紙，又非常簡陋，每日除幾條本省新聞外，對於外埠消息，都非常沉寂，玉格無由探聽，心上非常難過。過了一天，徐氏由羅星塔上省，看視玉格。據徐氏談，這兩天外面有許多謠言，聽說廖司令要辭職，又說軍醫院要停辦，看這局面，大概又要變更了。現在美以美曾在羅星塔又要擴張一施濟醫院房，裡面還短一個司藥的，你若是在這裡沒甚意思，索性回羅星塔去。玉格見徐氏忽然勸她回羅星塔，心中暗想，一定徐氏經過這一次風潮，知道廖桂秋這人是不可靠的，怕我和他有什麼纏綿，勸我離開此地，心裡也甚贊成。

，說道：

「我早就要走了，只因這裡院長不答應，現在這幾天院長沒有來，等她來時，我再向她辭職。」徐氏道：

「上次你不說過，她要你算清藥房藥品嗎？現在你已經清查過了沒有？」玉格道：

「這一篇帳，我已預備好了，她果然再和我爲難，我可以拿出帳本，和他講解。」徐氏道：

「那末，我過兩三天再來看你，這邊若交代清楚，就可以和我一塊回去。那邊司藥的一席，我告訴會裡留着給你。你最近得着逸民什麼消息沒有？」玉格道：

「沒聽見什麼。」徐氏談了一會，便行回去。玉格因決意離開此地，把司藥

室內的帳冊，清理幾天，一切都料理好了，專候三小姐一來，即行辭職。一連候了幾天，三小姐總沒到院，把所有公事，完全壓攔。玉格親到她家裡請示，廖家僕人推說三小姐有病，不能接見。徐氏又因羅星塔藥房業已開辦，又連來催促好幾次。玉格見三小姐老不到院，若再耽擱下去，更是不好，遂把所有簿冊，先交給司藥室秦小芬保管，留一封辭職書，逕赴馬江去了。因為藥房開始施濟醫藥，非常忙碌，一直到了十二月十九日，忽接到軍醫院秦小芬來函，說：醫院內有好幾件貴重的藥品，一時查不出，務請上省接洽。並說：廖院長業已病好到院，辭職書已蒙批准，現在所欠的，就是藥室內幾件藥品，一交接清楚，便可了結。玉格告訴徐氏，徐氏催她即行上省，玉格也因爲醫院丟失了藥品，怕將來發生轉轍，急要到醫院質對明白，當日由馬江搭渡輪來到省城，天色已是快黑了。到得醫院，見着秦小芬一問，纔知道

司藥室裡，補血藥水遺失七瓶，魚肝油少了五十瓶，強心藥水少了三瓶。玉格把當日交她帳冊一查，裡面日期件數，均有塗改手迹。說道：

「我當日交給你是一本謄清清冊，其中有更改地方，都蓋有我的圖章，現在冊內塗改好多處，沒有我的圖章蓋在上面，我不能負責。」秦小芬見玉格說時，滿面怒容，笑道：

「你何必着急呢？醫院的藥品，要一一記清楚，是很不容易的事，現在這事由我發覺，上面還不知道，要彌縫是容易的，只要你想個法子就行了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交代時，清清楚楚，現在帳冊塗改了，叫我如何彌縫，我若求你彌縫，便顯得無私却有弊了。」秦小芬見玉格一點不肯通融，心中甚是不樂，冷冷說道：

「我完全爲私交起見，你既然不願如此，我沒辦法，只好把這事呈上去，橫
豈我在代理期間，從前帳目，我不經管，其中有差錯地方，我完全不知道。
」玉個見小芬語氣，和他過不去，覺着這事又是一個大煩麻。若聽她的話，
和她商量彌縫，自己手續本是很清楚的，無故替人受過，並且小芬這人最尖
利不過，有一點把柄落她手裡，她要種種要挾。玉格想了一會，決然對小芬
道：

「這事只好由你主張，你看應該呈上去，就呈上去，我只能聽候上面批語再
說。不過我現在羅星塔有任務，今天請假上來，最好你儘今天一天工夫，把
公事辦好，我明天還要趕回去呢。」小芬道：

「那也可以的，我就把帳冊和相差數目表先行呈上，我們好久沒見面，容我
今晚做個小東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不要和我客氣，美以美會和青年會，我可以寄宿。」小芬道：

「你太見外了，難道留你在這裡住一夜，你都不肯嗎？」玉格見小芬殷勤留着她，不便再行拒絕，只好住下。小芬特備了好幾件菜，和一壺酒，在屋裡殷殷相勸。彼此慢慢談起來，小芬告訴她：

「醫院近來經費非常支絀，陳小姐自那天遇險後，屢次辭職，廖司令只是不肯。又聽說廖三小姐快要到上海去，現在醫院的事，由一位姓陳的醫生兼理。這個陳醫生遇事非常認真，對於從前一切帳目，都要查問，所以司藥室會發生這種事情出來。陳醫生明天纔能來，你欲求無事，只須和廖司令一說，便可無形解決。廖司令對你很有感情，你何妨去託他？」玉格見小芬說話，又纏到桂秋身上，心中最不願意提這人，便說道：

「我不願意託廖司令，這事只要陳醫生頭腦明白，便知道我毫無關係的。」

小芬見玉格仍固執己見，不復再說。

那晚玉格在醫院過了一夜，到第二日，陳醫生來時，小芬把帳冊送上，一會下來，對玉格道：

「這事可麻煩死了！陳醫生要把舊帳提來核對，從前舊帳，我一點沒經手過，叫我怎麼辦呢？」玉格聽了，也自煩惱，心想我是已辭職的人，無端又牽連在內，因說道：

「若查起舊數，連我也不知道。」小芬道：

「最好你今天再留一天，因為我有許多事，都不接頭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今天須趕回去，因為藥房裡只有我一人，我一走，我阿姨一人便忙不過來。」小芬又再三央求，玉格只好答應再留下半天。小芬自去檢點舊帳，玉格一個人坐在屋裡，很無聊的，一想我何不到各處走走？一個人由司藥室走

出來，剛要到看護室，却見桂秋迎面來了，玉格想要避時，已來不及。桂秋一見玉格，早已一步搶到跟前，說道：

「我剛才到院長室，聽說你來，特過來看你。」玉格見桂秋仍不改從前態度，只低着頭，一聲不響。桂秋道：

「你知道逸民消息嗎？」玉格仰着頭道：

「我好久沒聽見了！」桂秋搖頭道：

「很不好！」玉格驚異道：

「如何不好？」桂秋道：

「我得了他的消息很多，你可跟我到外面，慢慢告訴你。」玉格因上次上過桂秋的當，知他心懷叵測，不敢跟他去，只看在他臉上很遲疑的說道：

「司令有什麼消息，就在這裡告訴我，我下午還要趕回去呢！」桂秋道：

「你真忙！」說着又四下看一看，欲說又止。玉格見桂秋遲疑不肯說，怕有什麼不好消息，一手扶在一顆大樹，說道：

「請你就告訴我吧！」桂秋道：

「我說了，你不要着急！逸民上月十八日在海瀾軍艦受傷了！」玉格聽了這一句，好似一把利刃直刺入心房，立時面色慘白，含着兩包淚眼，問道：

「這消息的確嗎？」桂秋道：

「司令部得有前方報告，當然的確！」玉格道：

「他那裡受傷了？」說時，把身子緊緊靠住樹幹。桂秋見只說一句，已把玉格嚇得不成樣子，遂皺着眉頭慢慢應道：

「你不用急，據來電說，是腿部受了一彈，當時由桅樓上跌了下來。」玉格一聽到逸民由桅樓跌下來，嚇得一個身子不住哆嗦，問道：

「以後怎麼樣了？」桂秋道：

「不要緊的，跌下來，暈過去，救起來，就不要緊了！」玉格見他說得含糊，又迫着問道：

「腿上中了子彈，不要緊嗎？」桂秋把頭一偏，略一遲疑道：

「能取出來，就無礙的。」玉格道：

「不取出來，可是危險？」桂秋道：

「不取出來，當然危險。當時和逸民同站在桅樓上一位二副，跌下來，立時陣亡。」玉格聽了，兩眼淚珠，再忍不住，拿着手絹，不住向臉上印着。桂秋見她如此傷感，想要再說幾句，再不忍出口，只道：

「你還是到屋裡歇歇。」玉格想要舉步時，陡覺兩眼發黑，眼前一點東西都看不見，緊緊扶住樹幹。桂秋見她如此，正要過去扶時，忽聽身後一陣皮鞋

音響，由樹後走出一個看護婦。桂秋對她說道：

「你快來！把密斯朱扶到裡面歇歇，看她是有點病。」那看護婦見桂秋吩咐，忙走過去，扶住玉格，微微笑道：

「密斯朱！怎麼病了？」玉格兩眼昏昏，一點也辨不出什麼人，只點一點頭，扶在那看護婦肩上，由她送到宿舍。一時醫院許多舊同人，聽說玉格病了，都趕來看視。秦小芬向那看護婦細一追問，心裡已明白，知道玉格一定受了刺激，以致如此。急拿了一杯溫和鹽水，慢慢讓玉格喝下，又拿手巾蘸些涼水，蒙住玉格頭上，讓她靜臥一會。玉格精神復過來，見小芬坐在床前，握住她的手道：

「我近來益發不好，心上一着急，兩眼便發黑，什麼東西都看不見，現在已好了，謝謝你，煩你替我雇一輛車，我要出城，坐渡輪回去了！」小芬道：

「你剛好一點，如何便走？今晚我不能由你回去，三四十里水程，一人走去，我實在耽心。」玉格道：

「不要緊！我現在完全好了，讓我去，我心裡還見痛快。馬江來來往往，我從小兒到現在，也不知已走過幾次，還怕什麼？」小芬道：

「你剛纔走進來的時候，一個臉慘白不成樣子，現在雖然好一點，也須休息一會，如何便走？」玉格道：

「遲了趕不上水市。」小芬道：

「你就趕出去，到那邊，船已開了，也是不好。」玉格見小芬殷勤留着她，只好勉強再住下。一心只惦記着逸民中了子彈，由桅樓跌下來，不曉吉凶如何，那一夜何曾睡得穩，夢中不時只見逸民臥在病床上，呻吟不絕。一覺驚醒過來，淒清的殘月，尙照在床前，同榻的小芬，微微鼻息，睡得正熟。玉

格又念各人心境，正自不同，看她如此酣睡，有多末舒暢！正想着，忽見小芬翻身，連喊：

「陳大夫！陳大夫！」玉格看了，甚是詫異。小芬喊了兩聲，也就醒過來，一眼見玉格看着她，擦一擦眼睛，問道：

「你還沒睡嗎？」玉格道：

「你夢中爲什麼儘喊陳大夫？」小芬見問，覺着有些不好意思道：

「陳醫生真麻煩，我晚上把帳冊又拿上去，他一定要叫我核對，我那能辦得到呢！他說我辦不到，須叫你幫忙，我昨天已留你一夜，你又有病，我那能再留你？」玉格聽了，很不耐煩道：

「陳醫生太討厭了，我和醫院已脫離關係，還和我麻煩什麼？他叫我核對，我只告訴他，我不知道，看他如何？」小芬道：

「這個萬使不得，他正在吹毛求疵找縫兒，你有這一句話，他把一切責任都卸在你身上了！」玉格道：

「卸在我身上又怎麼樣？難道要把我槍斃！」小芬道：

「不是這麼說，和這種糊塗人，沒有理可說，我看你只須托廖司令吩咐一句話，什麼事都冰消瓦解。廖司令也有這個意思，昨天本想當面告訴你，因為你突然病了，所以沒對你說。」玉格道：

「廖司令果肯幫忙，又何必我託他，他不會自向陳醫生說去？」小芬道：

「雖是如此，人家有人情，卻愛有個下落，你就託他一句，也不算什麼，如此一來，這事一了百了，何等痛快。」玉格見小芬如此說着，一想現在人情，大都如此，我又何必固執。

等到早上十點鐘，小芬前來告訴：

「廖司令來了！現在院長室，你快上去！交接之後，便可回去了！」玉格見說，心裡雖十分不願，但無可如何，嫵嫵的走到院長室，向內一看，桂秋在裡面和一位穿白褂子醫生說話，自己又不便走進去，命聽差請廖桂秋出來。桂秋一見玉格，便問道：

「你今天好了沒有？」玉格道：

「好了，我現在急要回去，這裡司藥室帳目，有許多不明瞭，這事和我完全不相干，請你和陳醫生說一說。」桂秋一聽，把眉頭微微一蹙道：

「這事有些麻煩，你跟我來，我告訴你。」說着，引玉格到左邊一櫥診病室裡面，隨手把門關上，對玉格道：

「這一次醫院失落藥品太多，陳大夫要澈底究查，據小芬報告，牽連到你身上。」玉格道：

「這是小芬糊塗，和我一點不相干。」桂秋道：

「雖這麼說，你要把證據拿出來證明纔行。」玉格見桂秋有意刁難，說道：

「證據當然是有的，不過現在我急要回去，請司令通融照顧，行不行呢？」

桂秋道：

「我力量辦得到，沒什麼不可的，不過我替你出力，你要如何報酬？」玉格道：

「我感激大德！」桂秋笑道：

「這是一句空話，我不領情，須有真摯的表示。」玉格怔一怔道：

「什麼叫做真摯的表示？我不懂。」桂秋道：

「你果真不懂，我教你。」說着，兩手搭在玉格肩上海道：

「只要你答應我，就是天大的事，我也可以替你幫忙。」玉格見桂秋如此，

急得滿面發紅，說道：

「我好好告訴你，你如何亂說！」桂秋仍嘻着臉道：

「你不要生氣！我說的是實話，你能答應我，什麼事都好辦，你若是不答應，我便丟開，陳大夫查帳時，只好秉公辦理。這醫院是軍部設立的，院中職員，如有犯法，俱按軍法從事，到那時你可別後悔！」玉格見桂秋語語威嚇，益發怒道：

「要用軍法從事，我也不怕，我問心無愧，隨你如何辦理都可以！」說着，便搶到門邊，伸手要去開門。桂秋搶上一步，把門攔住道：

「你不如答應，在我勢力範圍之內，你叫我如何，我都能辦得到。」玉格氣得渾身發戰道：

「我知道你是有勢力的！你的勢力，只能欺壓一個孤弱的女子！」桂秋仍微

微笑道：

「我絕不敢欺侮你！密斯朱！可憐我忍耐已久，到今天我是還忍耐，只苦你不知道。我只求你能曉得我的心，我實是愛你，無論你對我如何？我仍是愛你。」玉格把兩手掩在耳朵道：

「你不用對我說這些話，我聽不慣。」桂秋見軟求無效，立時又變一個態度道：

「你不愛聽，我的心緒總須對你一吐，不然我爲你要發悶死了！玉格！玉格！你這人未免太冷了！」說着，一直搶到玉格跟前，要吻她的臉。玉格急往後退，桂秋直追過去，一直追到屋角，嚶笑道：

「你現在沒地方可逃了！我今天不怕你再跳下水去，你答應也好，不答應也好，今天總得順從我的意思！」玉格窘極，大聲斥道：

「桂秋！你再敢鬧！我大聲喊起來，給你沒臉！」桂秋嘻嘻笑道：

「這個我不怕，在這醫院之內，一切都要聽我指揮，外面知道是我在這裡，誰敢前來干預！外面誰不知道我和你有關係？今天就鬧出來，也不要緊，我最多不過落一個風流司令名義。現在各師旅長官，幹這種風流的事，還多得很呢！而況我是真心愛你，自今天之後，我請你到我別墅居住，以嫡禮相待，你又何必如此固執呢？並且我也知道你的心未嘗不愛我，你早把我贈你的那張相片，給秦小芬看，說我愛你，有這事沒有？這是真憑實據，你還能不承認嗎？」玉格聽了，氣得發昏，辯道：

「你不要胡說！我何曾拿什麼相片給秦小芬看！」桂秋道：

「這個現在也不用說了，我是實行家，我不願意擔個虛名兒！外面既是那麼說，我就要那麼辦。」說着，益迫進一步，迫得玉格塞在屋角，不能轉動。

玉格見桂秋兩眼射出一道很難看的火簇，知道此時和他已無理可講，只有驅他一驅，先逃出這難關再說，兩手向桂秋微微撐拒道：

「麼司令！你是很文明很漂亮的人，你平日不說尊重女性，既然尊重女性，不該如此。」桂秋道：

「你不答應我，我急得沒辦法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可先和我阿姨商量，阿姨願意，我沒有不願意。若是你如此強迫，我寧願一死，決不肯相從。」桂秋見玉格說時，雙淚交流，私付現在我若迫她，她也無處逃避，不過似這短時間，一時三刻，使她抱恨終身，有什麼意思？她既然答應和她阿姨商量，我不如和她約定期間，遂問道：

「你說的話靠得住靠不住？」玉格道：

「我既說了，還有什麼靠不住？」桂秋道：

「那末，我明天要和你阿姨說去。」玉格道：

「可以的！」桂秋道：

「你不要騙我！」玉格道：

「我若騙你，罰我落在江中死了！」桂秋見她發起誓來，忙笑道：

「我信你！我信你！」迴身就把門開了，玉格急要出去，桂秋又攔住她，軟

語道：

「這裡的事，不必着急，只須我向陳大夫一說，就行了！」玉格滿心氣忿，勉強說聲謝謝！走出房外，頭也不回，出了醫院，僱車出城，搭着渡輪，一直逕往羅星塔去了。要知玉格受此窘迫，見了徐氏，如何告訴，下回再表。

第六回

飛短流長狂奴欺弱女

防微杜漸嚴父誡癡兒

且說玉格由軍醫院逃出，一逕回到羅星塔，滿懷抑鬱，一進門見着徐氏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只抱住徐氏放聲大哭。徐氏急攬住玉格問道：

「玉格！你爲什麼事，如此傷心？」玉格哭了好一會，才嗚咽道：

「逸民受傷了！」徐氏驚異道：

「你這話聽誰說的？」玉格道：

「廖司令告訴我的。」徐氏道：

「他這話靠得住嗎？」玉格道：

「據說是司令部接到前方報告，當然靠得住。」徐氏道：

「你不要着急，前天你走後，郵局恰送來一封信，是由汕頭寄來的，我想由汕頭寄來，不是孫先生，還有誰？你且把來信看一看，就知道了。」說着，走了進去，拿出一封信來。玉格一看，一個雪白洋信封，上面用藍色墨水寫的，一看，便認得係逸民字跡，拿在手裡，心裡不住跳動，不知信裡所報告的消息是凶是吉，乍着膽子，把信拆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玉妹吾愛：羈留汕頭，轉瞬已是兩個月了，在這兩個月當中，日在火綫，不願把苦戰慘狀寫給你看，所以別後沒寄給你一封信。現因上月十八日，在艦上督戰，腿上突中一彈，由桅上跌下，經救護隊送到醫院，已將子彈取出，毫無痛苦，大約再將息兩禮拜，仍可再回艦上服務。深恐外面傳聞失實，特扶病寫幾個字告訴你，請你放心。並祝你康健，你姨

母康健。

逸民

玉格看完，不由又滴下淚來，徐氏問道：

「信上怎麼說？」玉格道：

「孫先生確是受傷，現在醫院裡養病，據信上說，兩禮拜後便可復原。」徐氏道：

「那就不要緊了！」玉格道：

「昨天廖司令曾說過，子彈沒取出很危險，子彈若取出來，便不妨礙。」徐氏道：

「廖司令是曾經過幾次戰事，當然很有經驗，他對逸民，也是好朋友，當然很關切的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就不贊成這樣人，他那配稱個朋友！」遂把昨天給桂秋誑在屋內被迫情形，述了一遍。徐氏一時又恐慌起來，問道：

「他果然再來糾纏，可怎麼對付？」玉格道：

「我不怕，我只希望逸民能早一天回來，這事便解決了。廖司令過兩天一定會來討回信，阿姨只告訴他，我們已和逸民結了親戚，他就不強迫了。橫豎我已拿定主意，無論廖司令用什麼手段，我只不理他，他就沒辦法。」徐氏聽了，心上仍是躊躇不決。玉格知道徐氏素常的脾氣，又古板，又畏怯，她對逸民的親事，本不十分贊成，現聽逸民又受了傷，當然不願意。但她近來對桂秋也不似以前崇拜，也爲他經過上次風波，知道凡屬軍人，無論海陸軍都很危險。玉格見徐氏默默坐在一旁，一句話不說，想她心裡也極爲難，禁不住又對徐氏說道：

「阿姨不必着急，廖司令如派人來時，只照剛纔我所說的話對付他，親事本應雙方同意，不能只由一方面主張。」徐氏聽了，仍是默然不響。

到得次日，呂紫卿果然奉了廖桂秋的話，拿了一只鑽石戒指前來，徐氏無可應付，只照玉格所說的話，一女不能許婚兩姓，玉格既和孫逸民定親，不能再受廖司令的聘禮。紫卿此次奉有桂秋的話前來，見徐氏又託故推辭，板着面孔道：

「徐太太！請你不要和我開玩笑，昨天廖司令特召我上去，當面吩咐，這門親事，不過形式上說一說，照俗禮過個文定，實際上令甥女與廖司令兩人早已心許，我今日把戒指交過，便上省覆命。廖司令並和我說過，徐太太是奉教的，將來結婚，廖司令親自下來，就在後山禮拜堂行禮。舉行婚禮後，就接令甥女上省，這是預定的計劃，今天廖司令不過叫我前來通知一聲。」說完，由身旁取出一個小黑盒，打開，舉向徐氏看一看道：

「裡面這粒戒指，便是廖司令送過來，請你收下。至行禮時，不免須用禮服

等等，廖司令另送五百元，請你也收下，預備一切。」說時，又由身上取出一個大封套，上面寫「大洋五百元」五個字。徐氏看這種不倫不類東西，如何敢收，說道：

「這真是笑話了！定親也沒有這種定法！」紫卿道：

「現在照文明辦法，純從簡單，請你收下吧！沒有錯的！」徐氏道：

「這事容我和含甥女商量後再答覆。現在所有東西，請呂營長先行帶回。」紫卿搖搖頭道：

「這個我辦不到，我是奉命令前來的，我只能遵照命令辦理。今天我把命令傳達到了，你若是有什麼不願意，可自向廖司令陳說。」說畢，站起來要走，急得徐氏把戒指和信封拿起來，塞在紫卿手中，央求道：

「呂營長！你不念別的，也念我們同在教門，一切都應幫助！」紫卿笑道：

「我一向很替你帮忙呢！就這一次，我也不曉得奔走了多少回，現在總算成功了，你也該請我喝杯水酒纔是。」說着笑一笑，一逕走了出去。徐氏見紫卿強委下東西便走，心中十分着急，玉格已由屋內走出來，向徐氏道：

「紫卿前來，可是爲的那事嗎？」徐氏指着茶几上戒指和鈔票道：

「廖司令派紫卿前來，把東西強委下，說是你已經答應了，我作不得主，過幾天他便要親行下來，借後山禮拜堂舉行婚禮，這叫我怎麼辦？你們到底是什麼意思？我給你們弄得太糊塗了！這們親事，你果然願意，我無不贊成。」

玉格見徐氏語意大有不諒解地方，不禁泫然道：

「我和阿姨，是相依如命的，我有事沒有不對阿姨說的，廖司令這人，太無道理，我何曾答應什麼，上次在西湖公園，他就把這同樣戒指贈給我，給我把牠扔在湖裡去，他的心不死，今天又弄來這一個戒指。」說着，把茶几上

戒指，搶到手裡，往地下便扔。徐氏急待阻止時，那來得及，早被扔到樓下去了。徐氏躡着脚道：

「你不願意，還他可以，如何把牠扔了！」說着，急跑到樓下，找了一氣，那能找得着，弄得滿頭大汗，氣喘吁吁，走了上來，指着玉格埋怨道：

「你這孩子太糊塗！有事慢慢商量，何必如此性急！你扔了牠，賠得起嗎？不賠他，人家說我受他聘禮，這怎麼辦？」玉格道：

「我可顧不得這些，廖司令沒有道理可講，你還他。他要來，不還他，他也要來，除非逸民回來，不然就是我死了，這是方可罷休。」徐氏道：

「你說這話，都是不對，孫先生現遠在汕頭，如何一時能回來？你爲了這事死了，更沒有道理，我看這事還須從長計議，過兩天廖司令下來，我們應想個法子對付。」玉格笑道：

「對付什麼？這人是沒理可講的。」徐氏道：

「我看你先行躲開，不要給他見面，他若來時，等我出面，你看如何？」玉格道：

「廖司令不是好說話的，他既存這種不好主意，我就躲到別處去，他也不肯放鬆。」徐氏道：

「你不躲開，他來時，你怎麼辦呢？」玉格道：

「我不願意，他總不能把我強搶去。」徐氏見玉格說得倔強，心裡雖不贊成，但也無法勸她。

過了兩日，紫卿又跑來傳達桂秋命令，說桂秋打算下禮拜四舉行婚禮，新娘應用衣飾，務要先期預備。徐氏聽了，大驚道：

「這事並未說妥，如何便要舉行結婚！」紫卿道：

「廖司令叫我如此傳達，你就如此辦理就是了。」徐氏道：

「請回覆廖司令，我的甥女現在的確病了，等她病好，再慢慢商量。若是一時要迫着她，怕要鬧出別的亂子！」紫卿道：

「這是喜歡的事，還怕鬧什麼亂子？難道似廖司令這樣人物，願和你攀親，你還不願意？」徐氏勉強笑道：

「這其中有許多麻煩，請你回去告訴廖司令，廖司令一定能諒解的。」紫卿道：

「我把廖司令的話傳達到了，現在且把你的意思告訴廖司令，至廖司令是什麼主見，我可不知道。不過據我的意思，令甥女既和廖司令感情不錯，廖司令又下了聘禮，這事還有什麼猶豫？」徐氏又再三懇求，務把這話達到，紫卿纔走了。

自此又過了三日，一夜紫卿又來催促，徐氏仍推辭玉格的病還沒有好。

紫卿道：

「我要見一見令甥女，到底是什麼病？」徐氏道：

「她剛服藥，已經睡了，不能出來。」紫卿道：

「上次我把你的話，回覆廖司令，廖司令很不痛快，說令甥女已當面應許，現在如何又多方推託！現在我再替你代達一次，以後我也不負責任。」說着很不滿意的走了。徐氏見紫卿走後，進去和玉格商量，現在事情日迫日緊，我們須想個辦法纔好，不然，到臨時他們又來迫時，我們沒有法子應付。我想且把你送到美以美會婦女部寄宿舍暫住一時，他們再來時，我只說你已不在這裡，到省城教會醫院養病去了，比較在這裡穩當一點，你看如何？」玉格道：

「我走之後，廖司令來麻煩，可怎麼辦呢？」徐氏道：

「你不在這裡，有什麼麻煩，我都不怕！」玉格見徐氏決意要叫她躲開，自己一想，在這裡老人家既不放心，不如早行離開，萬一桂秋真要跑來，自己雖不怕他如何，老人家見了，必定難過。當晚便由徐氏護送她到省城美以美會婦女部寄宿舍暫住。徐氏把她安頓後，自回羅星塔。

玉格去了第三日晚上，約莫十一點鐘左右，徐氏業已睡覺，忽聽街門敲得震天價響，接着一陣皮鞋聲音，好似有多人在院內說話。一會又聽教堂的打雜王三在樓下喊道：

「徐姑奶奶！徐姑奶奶！快起來！有人找。」徐氏急披衣起床，走出樓前，向下一望，見院內站了五六個大兵，打頭一人，穿一件長褂，正和王三說話。徐氏看了，莫明其妙，只見王三和那人說幾句話，那人便叫王三引路，領

他到樓上來。徐氏看了，怕他上來，急由扶梯走下去。剛走一半，那人已上來了。那人一見徐氏，便問道：

「你就是徐太太嗎？」徐氏道：

「是的！」那人道：

「我姓麼，想徐太太一定認得我。」徐氏纔恍然覺悟。來的一定是桂秋了。正要讓他到樓下客室裡，那人已往樓上闖，口裡說道：

「我要和令甥女說幾句話，她在樓上嗎？」徐氏道：

「玉格已於前兩天病了，不在這裡，給她親戚接到省城去了！」桂秋一聽，把臉一沉道：

「怎麼病了！何以我都不知道？」徐氏道：

「病了實在沒法子。」桂秋那裡肯聽，一直闖進樓上，身後帶着四名衛隊，

一擁上去，把徐氏擠在門外。及到徐氏回身起至樓上，見桂秋正指揮衛隊，四處搜查。桂秋見房內果然沒有玉格，向徐氏詰問道：

「你把玉格藏在那裡？我今天是特下來迎接的。上次本打算在禮拜堂舉行婚禮，現在我已變計了，先請玉格和我一同上省去。」徐氏見桂秋滿面怒容，嚇得答應不出。桂秋沉着臉，催問再四，徐氏一想，若據實告訴他玉格是住在美以美會婦女部寄宿舍，桂秋一定還要到那裡麻煩，因道：

「玉格有個表兄黃植如，接她到省城去，據說送她到婦嬰醫院調治。」桂秋詰問許久，見徐氏總是這幾句話，怫然道：

「我是誠心誠意前來迎接，你如何不諒解？」徐氏道：

「玉格確是病了，不然司令親自前來，那有不許她見面的道理？」桂秋道：

「那末！你既知道我的意思，也不便如何，明天你可把玉格接回來，我再派

人來接。」說着，帶了四名衛隊，逕自下樓去了。

徐氏見他去後，定一定神，心想這個可怎麼辦？明天再派人來時，應如何對付？急了一夜沒睡，次日一早起來，搭着渡輪上省，來到美以美會，把昨天塵桂秋突然前來情形，告訴玉格。玉格哭道：

「桂秋藉着勢力，如此壓迫我，我寧死也不能順他意思。」徐氏道：

「他今天還要前來，我們應如何應付呢？」玉格道：

「他再來時，阿姨只說我病在醫院裡，不能回來。」徐氏道：

「他若來醫院調查，又怎麼辦？」玉格道：

「到那時候再說吧！」徐氏無可如何，到晚上回到羅星塔。打雜王三告訴徐氏，下午呂營長已來過兩次，據說今夜要前來。徐氏問道：

「呂營長之外，還帶有別人嗎？」王三道：

「沒有。」徐氏聽說只紫卿一人，稍爲放下心。到得夜裡十一點鐘，呂紫卿果然又來了，說奉廖司令的命令，今晚要護送玉格上省。徐氏道：

「昨天廖司令已來過，我今天遵司令的吩咐，到省城看視舍甥女，奈她病還沒好，我不便接她回來。」紫卿道：

「那麼，我今天如何回覆廖司令呢？」徐氏道：

「請你照我這話回覆司令，別的事，都有辦法，只是病了，無可如何。」紫卿道：

「她現住什麼醫院？」徐氏道：

「現住在婦嬰醫院，據舍親的意思，若是不能見癒，要換一個醫院。」紫卿道：

「既在省城，倒省事，我今天先行回去，到醫院迎接，免得往返。」徐氏只

好點一點頭。紫卿去後，也收拾睡覺，明知此事棘手，但到此時，已無別法，只可聽天由命，能挨一天是一天。不想第三日，紫卿又來到教堂，聲勢洶洶，向徐氏詰問：

「玉格並沒在婦嬰醫院，何以隨便亂說？現在廖司令很是生氣，叫我再來知會一聲，若是你們肯認爲親戚，趕把令甥女送到廖司令別墅，若一味拖延，便是受了聘禮，有意賴婚，廖司令決不肯答應！並且令甥女在醫院還有許多手續不清地方，若認真查辦起來，只怕連你老太太都脫不了關係！今天我還替你奔走，過此我也不負責任了！」徐氏道：

「舍甥女不在婦嬰醫院，一定又挪到別的醫院去。這門親我是毫無主張，舍甥女願意，我沒有不願意，現在她病了，我沒有辦法。至廖司令送來聘禮，我分毫不敢動，要不先把聘禮帶回去。」紫卿冷笑道：

「徐太太！你說得好風涼的話，退婚是很不名譽的事，廖司令已下聘禮，那有退還道理！請你說話要謹慎，這話傳到廖司令，可不是玩的！」徐氏道：

「比方舍甥女不願意，也不能強迫她。」紫卿道：

「令甥女是絕對願意，外面誰不知道令甥女和廖司令過去的歷史，廖司令一定娶她回去，原是看重她，不然現在時髦人物，始亂終棄，是常有的事，何必一定拘拘要把她娶回去？你想到這一層，就知道我屢次奔走傳話，完全是善意。」徐氏見紫卿說玉格和桂秋已有歷史，不由臉上一紅，想辯護幾句，一時也無從說起，只得說道：

「我只盡我的力量，我能辦得到的，無不遵從司令的意思。」紫卿道：

「我們是同在教會，彼此不敢說謊話，今天我替你過去，再對廖司令面前維持一天，過了這一天，你沒有確實回信，我也不管，以後弄出什麼笑話，那

是你自己招致，怪不得我不盡力。」說完站起來，又向徐氏微微一笑道：「你自己斟酌看，我的義務已盡了。」徐氏也無可說，眼看紫卿下樓走了。自己盤算一會，這事還須告訴玉格一聲，不然明天桂秋再派人來麻煩，無可應付。

第二日一清早，徐氏又趕到省城美以美會寄宿舍，把紫卿所說的話，告訴玉格。玉格很堅決道：

「外面如何謠言，我一概不管，我問心無愧，管他們如何擬議。」徐氏道：「惱了桂秋，他若把醫院舊案翻起，也是很麻煩。」玉格道：

「桂秋果然能捨棄婚事不說，專究醫院舊案，我一點不怕，橫豎我經手的帳目，都有我的圖章，就到官廳起訴，我也有理由。」徐氏道：

「現在還有什麼理可講，我們在他勢力範圍之下，簡直只能聽他調遣。」玉

格見徐氏語意畏怯，大有屈服的意思，私忖姨母的毅力，不能持久，若任她在羅星塔，一定要給桂秋壓迫屈服。到那時更不容易想法，不如把她留在省城，使桂秋無處找她，或可躲過，因對徐氏道：

「我看阿姨怕桂秋再來麻煩，可以寄住在這裡，躲他幾天。」徐氏道：

「我躲在這裡，羅星塔藥房誰人照顧？這事若沒有解決，躲他幾天，仍是不了。你若怕麻煩，你自己須想個法子，不要害我臨老爲了你丟臉。這幾天糜司令和呂營長接連到教堂來，已惹起左右鄰舍注目，外面對你紛紛議論，說許多不中聽的話，我聽了實在難過。」說着流下淚來。玉格見徐氏言外大有埋怨自己意思，一時冤忿填胸，無話可答，低着頭一聲不響。徐氏見玉格堅執己見，毫無一點活動意思，嘆口氣道：

「這也是我老運不好，會碰着這種事，我一生最怕人見輕，結果做出事來，

都是難以見人的。現在我也沒有別的法子，只有拚着老命，和他抵抗，抵抗過去，便是你的福氣，抵擋不了，也只有聽天由命。」說着，含淚走了。

玉格見徐氏走後，一想阿姨平日極體貼自己，不想爲了這事，竟不體諒解，自己最親密就是阿姨一人，阿姨尚且如此，別人對我更是不用說了。心中所最念的是逸民，逸民負傷在外，此時究竟如何，尚不知道。玉格想到傷心處，不由伏在椅上哭起來，正在此時，會內副幹事柯登克夫人由外面走了進來，見玉格伏在椅上哭泣，過去問道：

「姑娘！你爲什麼傷心？你可告訴我，我主可以替你解除。」玉格見問，一時萬感攢心，益發哭個不住。柯登克夫人向她肩上一連搖幾搖道：

「你是信從我主耶穌的，我主又說過，凡人遇着苦惱，不要哭泣，怨恨，只要向主懺悔，主自能給你安樂，給你安慰，你爲什麼事如此傷心。好孩子！

你且告訴我。」柯登克夫人是一位五十多歲老太婆，她在中國已是二十多年了。凡是普通中國話，都說得上口，平日對待會友極其和氣，沒有一個不敬愛。玉格見她如此詢問，又見左右沒有別人，因把自己和逸民過去的歷史，以及廖桂秋藉勢逼婚情形，說了一遍。柯登克夫人聽了，很是不平，說道：「那裡有這種無理強迫的事！婚姻本應雙方同意，照這樣便不合平等自由道理。姑娘！你不必氣苦，你只住我這裡，他果然敢來胡鬧，我們教會裡可以替你保護。隨他是什麼司令，什麼高級軍官，會裡都不怕他，你儘管放心！」玉格給柯登克夫人一番安慰，稍解心中苦痛。自此一連過了幾天，徐氏沒有來，玉格也不敢出去打聽消息，一天只拿報紙和小說消遣，心上正懸念着徐氏這幾天不知如何應付。

當禮拜六晚上，徐氏由羅星塔又趕上來，對玉格道：

「好了！你不用躲在這裡，可以回去了。」玉格以爲教會裡已替她交涉清楚，問道：

「可是柯登克夫人替我們說好了？」徐氏道：

「不是的，今天呂紫卿來到教堂，告訴廖桂秋因軍隊調到延平剿匪，今日業已出發，一時不能就回來。上次他原決意要你回去，現在他見我們不願意，覺着就要你回去，這姻緣也不能美滿，已不願再攀這門親事了。他特意通知我，叫我轉達你，不要再爲這事着急。」玉格遲疑道：

「他說的話，靠得住嗎？莫非有意騙我回去！」徐氏道：

「我起先也覺得可疑，他說的話未必可靠，後來他走了，我又到外面打聽，廖桂秋的軍隊，確是有一部分業已開拔前往延平剿匪，紫卿告訴我的話，確是不錯的。我想你住在這裡，不大舒服，不如就跟我回去。」玉格一想，老

躲在這裡，也是不好，阿姨既來迎接，自應跟她回去。當夜和徐氏搭渡輪回到羅星塔。玉格自此每日仍助着徐氏料理藥房事務，有時悶的時候，一個人常在通濟橋徘徊眺望。想起逸民未行時候，每當風清月朗，二人常在板橋上憑欄欸語，彼時濃情密意，直如一夢。現在逸民病在醫院，自己時時刻刻擔心，桂秋一時雖然不來，但他的聘禮，至今尙未歸還，此事總算未了。並且醫院舊帳也未了結，一個人好似纏在蛛網，到處撞不出。那天在橋頭徘徊一會，惡緒潮湧，趁着微茫的月色，慢慢走上山來。離教堂不遠，見大桑樹下站着兩個人說話，玉格望過去，認得一個是水菜行女掌櫃王大奶，一個是宋二嫂，她的丈夫宋二，在船政局局內當廚子，都是緊隣街坊，玉格因近來心境不佳，見着熟人，不愛應酬，常遠遠地便躲去。那天見她二人在前面桑樹下說話，正要躲向左邊繞回去，走在桑樹後面，却聽前面王大奶說道：

「宋二嫂！你的阿金舅爲什麼又回來了？」宋二嫂應道：

「吓！不要說起了！險得很！差一點，一條命送在海瀾軍艦上！」玉格聽得海瀾軍艦四字，不由心裡一動，停住脚側耳聽去。又聽王大奶問道：

「怎麼樣呢？」宋二嫂道：

「阿金舅這次好容易由宋二求了鄭局長，薦他在海瀾軍艦當排棹，沒有幾天工夫，海瀾便開往汕頭去了。我那時就不願他前去，宋二說：當排棹是伺候艦長個人，送茶，送飯，打手巾，幹的很輕省的事，不比水手，開仗時要站在甲板上，裝礮彈，開機關，有許多危險。那曉得他所說的話滿不對，上月十八那天，海瀾軍艦開仗了，礮來礮去，打的很厲害。我阿金舅就是那一天差一點給礮彈打死了。現在雖然沒打死，可是兩隻耳朵全給大礮震聾了，在他面前大聲說話，他一點也聽不見。充排棹的聽不見主人說話，誰還要他，

就辭掉回來了！」王大奶道：

「破彈如何有那般厲害，會把耳朵震聾？」宋二嫂道：

「如何不會？據阿金舅說：那天打得厲害時候，破彈和雨一縷打了過來。有一次，對面發過一礮，打中艦上的桅桿，孫司令在桅盤上瞭望，桅桿一折，連司令翻了下來。一個水手急把孫司令扶起，又來一礮，把那水手打得粉碎，屍首都沒處找去。」王大奶道：

「真的嗎？你說是那一個孫司令？」宋二嫂道：

「不就是常來教堂找徐奶奶那位年輕輕的孫司令。」王大奶道：

「噯！那真是可憐啊！那這一下由桅盤上摔下來，可有命嗎？」玉格聽到此處，一個人手足都軟了，要想走出去，查問逸民到底怎麼樣，又覺她們村婦都是少見多怪的，自己若突然走出去問她，她們一定又要添出許多謠言，

只得忍住。接着又聽宋二嫂道：

「可不是嗎！所以我說阿金舅還算倣倣，只把耳朵震聾了，還不要緊。」王大奶道：

「阿金舅回來，聽說誰打死了？誰受傷了？我們後門那個林大年和倪七都在海瀾軍艦，他們怎麼樣？」宋二嫂道：

「這個他沒提起，大概是平安。只有一個林福海，也是在後山住的，他給噼打死了。還有那個孫司令，傷勢很重，現在還在醫院，臂上股上給噼彈鐵片炸傷好幾處，只怕一時不容易醫治得好。」玉格聽到此處，心痛如裂，不能再聽，離開樹後，勉強一步一步摸到教堂，扶着樓梯走上去。徐氏見玉格面色慘白，幾失人形，正要問時，只聽玉格喊道：

「阿姨！快來！我眼前黑得很，一點東西都看不見！」說着，那嬌弱身軀，

搖了幾搖，似乎要仆在地下。徐氏急走過去，把她扶住道：

「你怎麼樣了？」玉格只閉着眼睛道：

「阿姨！請你扶着我，我看不見了。」徐氏急得滿身是汗，把她扶到床上，說道：

「你躺一躺，何以突然如此，可是病了嗎？」玉格道：

「我兩眼看不見。」說着，又嗚咽哭道：

「逸民不好了！」徐氏驚道：

「逸民如何不好？你何以知道？」玉格把剛才在大樹下宋二嫂所說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徐氏道：

「這不過是外面傳說，孫先生不是有信來，不久便可回艦辦事嗎？你儘管放心！你近來身體剛好一點，不要爲了這事，又病了。」徐氏雖是如此安慰，

但玉格心裡終覺不安，日夕思念，有時且於夢中哭醒。及至徐氏問她，她又不肯說，終日悒悒，愁眉不展，每一聽人提到汕頭，便忐忑不寧，深怕有惡消息傳到。

如此一連一個多月，轉眼便是臘盡春初。一天玉格在報紙上，看見登了一段新聞，海瀾軍艦在汕頭告捷，不日凱旋消息，心中甚是歡喜，告訴徐氏。徐氏又到後山各水手家裡打聽，有接有家信的，有得之傳聞的，都說海瀾軍艦不久便可回來，玉格聽了，甚是喜歡。但是沒有幾天，又有一個不好消息接續而來，廖桂秋因延平匪氛已靖，不日仍回駐省城。玉格得了這消息，又恐慌起來，深怕桂秋一回，舊事重提，生出許多麻煩，心中唯一盼望逸民的軍艦，能比桂秋早到，只要能見得逸民一面，把以往情形，說了明白，剖白自己心跡，一切都無可慮。但是事實上桂秋的部隊，不到一禮拜工夫，業

已陸續開回省城，而逸民的軍艦，日日傳說，快要凱旋，結果仍泊在汕頭，尚未啓碇，玉格一腔熱望，又降落到零度，一心只怕桂秋又來糾纏，幸而桂秋回到省城，即遇一宗不幸的事，把他興頭阻住。原來桂秋自上次在西郊被鄉民搶入關帝廟，殺死幾名官長之後，當時桂秋和陳小姐雖幸逃出，廖三小姐因看桂秋在省城種怨太深，各處都伏有危機，曾勸陳小姐一同赴滬，陳小姐因一時捨不得幾個知心朋友，不願和三小姐一同前去。廖三小姐離開省城，桂秋前往延平，陳小姐不願意前去，留在後方，辦理糧台。桂秋帶了隨員全體出發，陳小姐把自己得意幾個好朋友，完全位置在軍需處，有委採辦糧秣的，有委採辦雜糧的，各有各的好處。陳小姐自幼便和一位中表黃崇仁定婚，當陳小姐在司令部時候，崇仁以未婚夫資格，由陳小姐介紹給廖桂秋，委了好幾次差事。無如崇仁極不成材，得了差事，幹不了三個月，不是和同

寅不對走了，便是把公事弄得一場糊塗，被上官斥革。陳小姐又是一個愛出風頭的摩登女子，見崇仁如此不漂亮，心裡非常鄙薄，每在公共場所，遇着崇仁，深怕給人見笑，晤面如不相識，向不和他招呼。崇仁在陳小姐面前，不敢如何，但陳小姐一走後，他便在背後指手劃腳，說陳小姐昨天如何，今天又怎麼樣，好似陳小姐所幹的事，他沒有一件不參加。有時陳小姐在前面走着，他在後面裝做極其忙碌樣子，緊走追逐。又遠遠指道：她叫我馬上就去，今天不能陪各位消遣了！說時揚揚得意，好似只怕外人不知道他是陳小姐的未婚夫。有時在馬路上，遠遠看見陳小姐和朋友並肩一路走來，他便閃在路旁，等陳小姐打他面前經過，他向陳小姐點點頭，便緊跟在陳小姐屁股後面，必須引得陳小姐怒目相視，或者叱斥幾句，他才悄悄走開。朋友們有知道陳小姐艷史的，常向崇仁加了許多徽號，他不但以為辱，却說一個人

能夠戴上綠頭巾，他的妻子一定是漂亮。並且現代文明進化，男女原可自由，在未和女子正式舉行婚禮以前，女子的貞操如何？未婚夫不能干預，干預便是剝奪別人自由。等到和女子結婚之後，她背着本夫再有不規則的舉動，那時可以提出抗議。崇仁自發表這篇議論，常在一般女學生面前，賣弄自己是維新派、唯一尊重女權的實行家。旁人見他和瘋狂一般，隨口亂吹，都暗地裡好笑。這次陳小姐辦理後方精台，凡是陳小姐得意朋友，都得了好處，獨崇仁一人向隅，三番兩次，直接間接向陳小姐要求，陳小姐總不理他。崇仁恨陳小姐不過，每日身上暗藏一把鯽魚刀，向陳小姐的一般男朋友示威，如在街頭遇着，便一把拉住，迫他幫助多少錢，或在娛樂場遇着，尋釁臭罵，大家見他有意搗亂，遇着他便遠遠地避去。崇仁一連鬧了半個多月，大家都畏之如虎，便有人告訴陳小姐，不如把崇仁安置一個小位置，把他打發走

了，免得到處搗亂。陳小姐一想，若把他安置省城，所辦的事不滿他的慾望，他仍是要搗亂，不如派他幫同押運軍火到延平，交由桂秋調遣，他既離開此地，便無從搗亂了。當下便派人向他說明，給了三百元旅費，幫同一個李副官，押運軍火。崇仁一口答應，等到三百元旅費領到手裡，只走到水口，便託病中途折回，在妓館裡把三百元揮霍淨盡，仍出現街頭巷尾，尋釁搗亂。並到處向人聲言，本人是陳小姐未婚夫，陳小姐現在辦理糧台，派他暗地稽查一切，承辦人員，如有在外招搖揸騙情事，一經他查出，即向司令部稟報懲辦。大家見他如此胡鬧，有人報告陳小姐，陳小姐聽了，氣忿不過，派人向崇仁老父秉誠說明，請他對崇仁須嚴加管束，若是由他任意胡爲，在戒嚴期內，觸犯軍法，決不輕貸。並且從前所訂婚約，現在要行解除，崇仁若是同意，願資助他五千元，到日本留學。秉誠本是一個老道學先生，平日對

崇仁在外面胡鬧，時時刻刻擔心，對陳小姐一切行徑，尤其不贊成。現見陳小姐願解婚約，資助五千元，送崇仁到日本留學，極合心意。當日把崇仁由外面找回，命他即把解除婚約字據寫好，送給陳小姐。崇仁聽了，忿忿道：「陳小姐藉着有錢，要解除婚約，我可不能由她意思，無論她肯出多少錢，我都不要，我只要她的人。」秉誠道：

「似我們家裡寒素，陳小姐未必能看得上眼。並且外面對陳小姐都沒有好評，現在她肯解除婚約，再好沒有。你趁此機會，在日本留學幾年，也是很好的事。」崇仁道：

「不行！不行！外面說陳小姐名譽不好，是指她行動不檢點，我最願意這種行動放誕的女子。我看陳小姐，好比一塊極精美的羊肉，人人都愛嘗她一口，這塊羊肉，本是歸我所有，因為我不留心，已經給外人偷吃好幾次了。現

在我因爲給人家偷吃，便放棄不要，豈不更便宜了人家。我是拿定主意，無論陳小姐在外面如何浪漫，她總是我的人，我要把她留住。」秉誠見崇仁顛倒倒，說出這些話來，只氣得躁脚大罵糊塗東西！崇仁見老父生氣，一點也不恐慌，溜了出去，逢人反說老人家太忠厚，人家要解除婚約，便解除婚約，那有如此便宜的事，我絕不願意，她若再強迫我，我自有應付手段。陳小姐見崇仁不願解約，不禁大怒，便遣人向崇仁警告，說你若不遵從陳小姐的意思，將來怕找不了便宜。崇仁道：

「解除婚約本要雙方同意，我不同意，她又怎的？」大家見崇仁不受勸告，也不理他。崇仁因見陳小姐肯出五千元送他出洋的話，便寫了好幾封信，直接寄給陳小姐，聲明婚約不願解除，但願終身做陳小姐的奴隸，自慚學問不好，陳小姐肯出錢叫他留學，他感激不盡。陳小姐一想，能把崇仁驅到外埠

，免在省城搗亂，也是一宗好事，便派人向崇仁約法三章，限半個月之中，即行出洋。出洋之後，須即進學堂，不得中途託故回國，學費先給二千元，以後按期照寄。崇仁一一答應，把款子領到手後，搭船到上海，任意揮霍。不及一星期工夫，把二千元花得淨盡，買了船票，回到省城，却使人告訴陳小姐，因自己病了，搭船到上海，又折了回來。陳小姐聽了，很不願意，說道：

「既然病了，一時不能再去，請把領去二千元餘款繳回。」崇仁見陳小姐要款，放刁道：

「以我未婚夫的資格，花她兩千塊錢，她就和我算帳，她平日給一般朋友花了整千整萬，又該如何？她要和我算帳，我也要向她要求，現在她給我二千元學費，因病全花了，沒有餘款可繳，她一定要追這筆款子；我也可以設法

繳回，不過請他委我一個好差事。」陳小姐見崇仁愈要求愈沒道理，便不理他。崇仁託人寫信，間接直接，說了好幾次，陳小姐認定他不是材料，置之不理。崇仁見要求不遂，便勾結一般無聊小記者，在小報上逐日把陳小姐的軼事，有頭沒尾，編成小說。陳小姐見崇仁暗中破壞她名譽，心上恨極，和幾個朋友商量對付的法子。內中有一位白紀人，是陳小姐最要好的朋友，獻策道：

「這種不知進退的青年，你若和他認真計較起來，犯不着，現在只有兩個辦法：第一個辦法，置之不理，隨他們愛如何造謠，一概不管。第二個辦法，遣人詰問他到底要怎麼樣？他若是要差事，把他送到前方，交廖司令調遣。」

陳小姐道：

「置之不理，這個不妥，自他在小報上隨便亂說，社會上竟把我當個好材料

，到處傳說，我不願意。還是給他一個差事，把他驅出去，你看前方有什麼名義，可以位置他？」紀人道：

「崇仁的學問，除搗亂之外，叫他辦什麼都不行。現在只派他一個不要緊的差事，叫他先到前方，一面寫信通知廖司令，請他對崇仁一切加以注意。」

陳小姐道：

「崇仁行徑，廖司令早已知道了，不過崇仁肯去不肯，還是一個問題。」紀人道：

「他去不去，眼前且不管他，我們不妨先去問一問，他若是不肯，我們再問他有何意見。」陳小姐見紀人如此主張，只得派人向崇仁通知。崇仁回答的很巧妙，他對來人說道：

「我所謂差事，說困難，很困難，說容易，也極容易。我向來不會辦事的，

陳小姐每月肯送我一千元乾薪，由我到廈門去，陳小姐任何舉動，我都不管。這層若是辦不到，我也不要求別的，就請陳小姐趕快舉行婚禮，彼此名義一定，外間謠言自息。」來人把崇仁的意思，轉達陳小姐。陳小姐聽了，大怒道：

「我兩件都不辦，他又怎的！」紀人道：

「和這樣沒智識的人，沒什麼可計較，他說要舉行婚禮，我們也提出幾個問題，問他能辦得到辦不到？若是辦不到，我們便有辭可藉。」陳小姐道：

「你說什麼條件？」紀人道：

「我們可以告訴他，要舉行婚禮，儘可照辦，第一，要先派醫生，查驗崇仁身體有無毛病，第二，結婚之後，要他每月供給一千元零用。第三，要崇仁在婚期之前，另蓋一所新宅，不和他們家人同居。他對這三個條件，能辦得

到，我們馬上舉行婚禮，若是身體驗有毛病，或是月間不能供給一千元，不能另蓋新宅，那是對方無結婚的能力，我們儘可把婚約取消。」陳小姐見說很有理，當日命人傳語崇仁。崇仁一聽這三個條件，沒有一條有承認的資格，第二條，第三條，自己力量辦不到，尙可以說是對方要挾，至第一條，若給醫生一驗，身上許多惡疾暴露出來，不但自己名譽損壞，連對方也有所藉口了。當下無可推辭，只說陳小姐這條條件太苛，明知我家無錢，要我每月供給一千元，這不是故意難人嗎？現在明說不答應就是了，何必拿這些話來搪塞。自此崇仁在外面益發胡鬧，大家見他和瘋子一般，把陳小姐的艷事，隨便亂說。有一般人專愛聽人家閨閣韻事，見崇仁肯傾筐倒篋把陳小姐的艷史說出來，非常歡迎，常有三五個朋友，湊集三五元請崇仁小飯館吃飯，崇仁只要幾杯酒落腹之後，他的話便多了。人家稍爲引動幾句，他滿腹不平，將

陳小姐近況如何，和某某如何如何，說得天花亂墜。有一天崇仁和幾個朋友在玉堂春雅座，正在高談闊論，說得有味，忽見門簾一動，秉誠走了進來，向崇仁叱道：

「崇仁！你說話要謹慎一點，閨閣的瑣事，尤不應在外面多說！照舊道德說，你如此破壞人家名譽，是有損私德的！」崇仁見得秉誠突然進來，嚇了一跳。座上幾個朋友，見是崇仁的老父進來，覺着不好意思，都悄悄避去，屋內只剩崇仁一人，只低着頭，坐在旁邊。秉誠又說道：

「陳小姐和你總算不錯，是你不能由她意思，以致彼此發生意見，你若是遵從她的意思，什麼差事不可到手？你要自責，不要徒怨別人。你試想看，陳小姐雖是一個女子，她在這時代，却幹了不少事，你可惜還是一個男子，反不如她，反在到處破壞她的名譽，人家不知道，聽了不過一笑，知道內容的

，誰不笑你呢？你這樣在外面隨口亂說，把自己身分都弄得沒有價值了！」崇仁見秉誠說個不了，應道：

「我今天酒喝太多了，一切不謹慎，請爹爹不要生氣，我現在就回去。」秉誠道：

「走吧！別在這裡現眼，我和你一塊回去。」秉誠把酒資代為會清，一同回到家裡，又懇懇切切告誡崇仁一番，說：

「禍從口出，你一日儘說人家壞話，人家存在心裡，一旦碰有機會，暴發出來，你將死無葬身之地。你從此之後，不許再議論人家閨閣瑣事。」崇仁唯唯答應，自此告誡，崇仁却也斂跡數日。過了一禮拜，崇仁由外面回來，却見棹上放着一封信，是一個同學張體仁寄來。崇仁拆開一看，裡面寫道：

請明日下午三點鐘，到清泉茶社一叙，屆時當有奇異新聞奉告。

崇仁看了，心裡一時也想不出有什麼奇異新聞，到得晚上，崇仁打電話查問張體仁。體仁道：

「現在我不便說，到那時你自知道，但你要準時必到，過了時候，也是不行。」崇仁滿腹懷疑，到第二日下午，來到清泉茶社，體仁早已來了，崇仁問道：

「到底是什麼新聞？值得如此秘密。」體仁笑道：

「你不用着急，過了一會，自有很奇怪新聞到你眼前。但我要先告訴你，你看了，不要生氣，若一生氣，這事就弄糟了。」崇仁見體仁說得如此鄭重，一時却想不出是什麼奇妙新聞，只好靜靜等着。過了半個鐘頭，忽聽後面房柵裡，有人喊道：

「夥計！夥計！」體仁向崇仁身上微微一肘，把嘴努一努，崇仁急忙向後看

去。見後面房欄內走出一個人來，崇仁認得是桂秋の令弟鄂秋，身上圍了一條毛巾，赤着雙脚，走了出來。心想這有什麼奇特，正要掉轉頭，體仁又向他肘了一肘。崇仁再看時，不由大駭，只見鄂秋後面，又走出一人，雖然身上穿着洋裝，扮作男子，可是崇仁一眼早認出來，不是別人，乃是未婚妻陳小姐。崇仁見她浪漫到如此田地，竟到清泉茶社浴室中出入，並且和鄂秋在一塊，當他們未出來時候，裡面情形，不言可知，一時心上覺着很是難過。見陳小姐走出之後，催着鄂仁道：

「你快穿衣服吧！我要走了！」說時，回頭一眼看見崇仁，急把頭轉去，好似沒有看見一樣。過了一會，鄂秋把衣服穿好，會過茶錢，雙雙走了。體仁向崇仁笑道：

「你每日說新聞，這一段新聞，大概你還沒見過吧！」崇仁道：

「豈有此理！太不顧面子了！」體仁道：

「這也不算什麼，現在盛行打破男女膈膜，陳小姐是實行家，將來你舉行婚禮，也可以和她在這裡出入。」崇仁給體仁調侃兩句，心上非常難過，勉強笑道：

「你說得不錯，現在什麼事都講開放，如其鬼鬼祟祟，不如明白開放，還來得痛快。」體仁見崇仁說時，神色甚不自然，知道他心上已覺難過，又輕輕向崇仁問道：

「她所提出條件，你答應了沒有？」崇仁道：

「什麼條件？我要無條件把她娶來的。」體仁道：

「我最近聽說，她和鄂秋不久就要舉行婚禮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崇仁紅着臉道：

「這都是謠言，鄂秋不是已娶了親嗎？」體仁道：

「內容怎麼樣，我不大明白，但是外面都這麼說，我以為你早已聽見了！」

崇仁道：

「都是謠言，橫豎她和我婚約未解除，絕不能和別人結婚。」體仁笑道：

「她認你以前婚約有效嗎？」崇仁道：

「當然有效，若是無效，她又何必屢次要解除呢？」體仁笑道：

「我看你是片面思想，對方未必能如此守規矩。她天天在外面找野吃，我看不如解放了，由她幹去，免得人家提起她來，便牽連到你身上，我知道你是虛有其名，毫無實得，也太可憐了。」崇仁道：

「你說得不錯，比方我備的東西，本應我自己受用，現在因給別人先受用了，我便生氣不要，那末這東西，我一生一世不能受用。現在雖然是殘羹冷炙

，我始終守着，終有嘗到她的滋味一日。」體仁見崇仁說出如此不堪的話來，笑道：

「那末你要死守臭蟹不放，是不是？」崇仁道：

「當然的。」體仁道：

「我看對方既和鄂秋如此親密，外面又這麼傳說，你所希望的，未必能達得到。現在就退一步說，對方牽於從前婚約，委曲相從，嫁給你了，照他那種生活，你能供得起嗎？眼看見是辦不到的，到那時你所受的痛苦，比現在犯單相思病，更覺難過。」崇仁道：

「我宗旨已決定，無論如何，我的婚約，總不肯解除。」體仁道：

「對方若是用壓力迫你解除，你又有什麼辦法？」崇仁道：

「他們若果壓力相逼，我拚着命不要，也要和她奮鬪一番。」體仁見反覆勸

解，崇仁仍是執迷不悟，不便再說。當日二人在茶社流連到夕陽西下，纔行回去。崇仁經今天一番激刺，神經極感不安，私忖陳小姐如此放蕩，難道真沒有法子制止？鄂秋是桂秋的胞弟，陳小姐和他盤桓，當然是別有用意，桂秋過了兩天，快要回來了，我等他回來，在他面前顯個手段，看陳小姐怕不怕。崇仁想定主意，便暗暗預備，每天仍到清泉茶社偵伺陳小姐行蹤。一連等了兩天，見陳小姐竟沒有來到。

禮拜三那晚，外面紛紛傳說，桂秋由延平回來，城內各機關人員和桂秋有交情的，都趕到城外台江鎮海軍聯歡社迎接。崇仁得了這消息，也跟了大家，到得聯歡社，有許多人認得崇仁是陳小姐未婚夫，以為也是來歡迎廖司令，都不注意。過了一會，廖桂秋由碼頭到海軍聯歡社，大家爭先恐後，向桂秋表示慰勞，脫帽，鞠躬，握手，正鬧成一片，崇仁趁這當兒混進去，擠

到桂秋面前，伸着一隻手，向桂秋致敬道：

「廖司令好！」桂秋見是崇仁，忙也伸手向崇仁握一握。不想崇仁握住桂秋的手，緊緊拉住不放，口中說道：

「廖司令！請你替我作主，我太冤枉了！令弟鄂秋佔住我的陳小姐，還要派人暗殺我，請你救我一命吧！你不幫我的忙，我寧願死在你跟前！」說時，一手向腰上拔出那把犀利鯽魚刀，向喉間便刺。桂秋出其不意，嚇了一跳，忙用手攔道：

「不要如此！」一語未了，左腕上早被崇仁剜了一刀，鮮血直流。崇仁一看誤傷了桂秋，索性往地下一滾，喊道：

「死了！死了！」大家見了，一擁上前，先把崇仁手上的尖刀奪下。崇仁仍在地下打滾，喊道：

「你們幹什麼，我不要命了！像這強權壓迫之下，我不自殺，也要給人暗殺。」旁邊有認得崇仁的，見他鬧得實在不像樣，威嚇他道：

「你還不快走，你刀傷了廖司令，都說你是反動分子，要捉你進去。」崇仁見說，纔由地上爬起，往人叢便鑽，正要闖出大門，早有一個武裝兵士，把他攔住道：

「走不得！跟我來！」崇仁嚇了一跳，抽身想要再走進去，那兵士和捉小雞一般，早把崇仁抓住，押進一柵小屋內。崇仁平日雖極刁頑，到此也有些心驚膽戰，向那兵士乞求道：

「我和廖司令是老朋友，放我走。」那兵士向他獐笑一下，把手一推，將崇仁擁到裡面屋子，隨手把門帶上，把崇仁鎖在黑屋內。崇仁到此，深自後悔，不該如此胡鬧，現在給人家關在屋裡，又如何能逃得出來。桂秋給左右擁

進屋內，當下便有隨營的軍醫，忙把傷處洗滌過，用藥布包裹上，雖只一點皮膚傷，不算什麼，但桂秋見今日初次回來，便受了刀傷，心上非常不高興。諸人進去慰問，無精打采，說了幾句話，便坐汽車，先回宅裡休息。

陳小姐因崇仁在聯歡社一場胡鬧，桂秋受了刀傷，心上極其不安，見桂秋回到宅裡，便一直跟到宅裡，一心只想趁此機會，請桂秋把崇仁重重懲治一下。無如桂秋一到宅裡，便給許多親戚內容包圍了，陳小姐要想私下和他說幾句話，竟沒有工夫。陳小姐來和鄂秋商量，鄂秋說：

「桂秋向來愛小名譽，此時若和他商量，請把崇仁監禁起來，他一定不肯。不如只授意副官，叫他出去，先把崇仁監禁。桂秋回來，一時事忙，絕不會再問這事，等受過一番磨折之後，然後再把他放出，他就不至再放肆了。」陳小姐覺鄂秋說的很對，當下竟回司令部，只說桂秋的意思，先把崇仁監禁

可憐崇仁關在黑屋一夜之後，第二日便移送司令部監禁起來。一時便發生許多謠言，說崇仁受了共產黨運動，乘桂秋回來，在聯歡社乘機行刺的。有說崇仁被捉後，已審過兩次，供認係反動分子的。甚至有說崇仁業於前一夜間過供詞，執行槍斃了。這謠言一傳出去，嚇得崇仁的老父秉誠，東奔西走，到處託人打聽消息，請求營救。大家見秉誠一個六十多歲白髮老頭子，兒子遭此不幸，都替他可憐。但是崇仁平日對於外面一般朋友，沒有一個好感情，見他闖了禍，有的力量薄弱的，怕犯嫌疑，不敢說，有的和陳小姐有交情的，怕去求情，得罪了陳小姐，秉誠奔走兩天，仍沒得有效果。後來有人告訴秉誠，要救崇仁性命，只有求陳小姐最好，只須陳小姐進去，向廖司令一說，什麼罪過，都可以取消。秉誠聽了，很是躊躇，知道陳小姐平日很不贊成崇仁行爲，若去託她，未必肯出力。後來又有人告訴秉誠道：別人去

託陳小姐，也許陳小姐推辭，你老人家若親自出馬，她一定會答應的。秉誠心想我自己親上陳小姐的門，未免太不冠冕，陳小姐能答應還好，若是不答應，太沒面子，斟酌了兩天，終覺着這事不能冒昧。但是城內的人，好作謠言，日日又有許多警報，有說：崇仁現在羈押，有許多供詞，牽連許多人，並指出某某某某，凡是崇仁所交游的朋友，都列名在內，將來不只崇仁一人要處極刑，只怕連他家族，和他有關係的朋友，難免都要受他牽累。秉誠聽了，益發着慌，明曉得陳小姐那邊還有一條生路，但終怕現在摩登小姐見解和前輩不同，只有落井下石，未必肯雪中送炭。後來經過幾個老友慫恿，說你去求她，她能答應，固然是她好處，她若不答應，你爲父子關係，向她求情，也不見得如何丟臉。並且照這樣做去，還有一綫希望，若是爲了一點小節，不去求她，却誤了大事，事後將追悔無及。秉誠被大家包圍勸告，又斟

酌了一天一夜，結果只寫一封信，寄給陳小姐，敘述崇仁經過情形，請求從中設法。信去之後，陳小姐竟無回信，只拿一張名片交去人帶回。秉誠碰了一個軟釘子，心上非常懊悔，不該冒昧，寫了這封信，討得沒趣。過了兩天，由司令部又傳出消息，崇仁性命，可以保全，但是要罰款二千元，纔能保釋。秉誠得了這種消息，又四處打聽，後來據一位接近桂秋的秘密告訴秉誠，崇仁此次被捕，完全由他身旁幾個親信幹的事，前天有人向桂秋詢問崇仁的案情，桂秋尚不知底蘊。現在只須你自己作一稟帖，上廖司令，說明此案的冤枉，請求釋放，一定能邀廖司令的諒解。秉誠在恐慌之餘，腦筋已亂，見有人獻策，似比乞求陳小姐來得冠冕，便自撰一紙稟帖，呈遞司令部，以為必獲桂秋原宥。那知這稟帖遞了進去，無異一道崇仁催命符，只兩天工夫，崇仁便押赴西門外槍斃了。要知其中係何原因，下回再表。

第七回

一戰成名沙場餘白骨
數行苦語碧海葬紅顏

且說黃秉誠因爲救子情切，上稟帖向司令部剖白崇仁冤枉，稟帖遞上去，先給廖桂秋身旁一位親信秘書沈維清看見，沈秘書和陳小姐平日感情極好，一看秉誠來稟，暗忖這稟帖若給桂秋看見，有許多不便，連夜去報告陳小姐。陳小姐見說，和沈維清細細磋商，覺着這事決不能給桂秋知道，此時最簡便的方法，只有把崇仁一案，併入前次捕獲青年黨名單之內，呈請槍決。在此戒嚴時期，槍斃幾個亂黨，算不得什麼。二人議定，連夜由沈維清辦法，把秉誠的呈文，暫行壓下，一面把崇仁的名字併入青年黨之內，呈請槍決。桂秋平日對於公文，極其麻糊，一切公文全由沈秘書負責經手，見沈秘書

下面署過名字，料想沒有錯的，一筆批下。可憐崇仁和一般血氣少年，在黑
夜裡，押到西門外槍決。死的時候，心裡還糊裡糊塗，不曉是犯了什麼罪。
死後一日，秉誠纔得了惡耗，急往收屍。崇仁雖然不肖，但如此慘死，未免
可憐，心中雖憤憤不平，但處此軍權壓迫之下，有冤也無處可訴。再加崇仁
平日行爲不正，雖是被誣而死，輿論界也沒有人替他主張公道。秉誠滿懷抑
鬱，有一天和幾個朋友在中西飯館，多喝了幾杯酒，提起崇仁慘死，秉誠酒
後，觸動心緒，不禁放聲大哭，大罵現在豺狼當道，沒有正理可說，我們一
反抗，便是反動分子，我兒子雖然不肖，但他壞的地方，是嫖賭招搖，對政
治上好壞，他完全不懂。這次加他反動分子的罪名，實在太沒道理了！此時
隔屋恰有桂秋老叔芳庭在座，先前聽了秉誠臭罵當道，牽連到桂秋，心上很
是不自在。後來聽到崇仁被冤，一問哭的便是他父親，不由又替他可憐。心

想秉誠也是一位老前輩，他的兒子竟如此冤死，無怪他忿恨。桂秋近來辦事常取怨鄉里，輿論可畏。那天到家，恰好桂秋也回去很早，芳庭見屋內沒有什麼人，把在中西飯館所聽的話，告訴桂秋。又問桂秋：

「崇仁確實犯了什麼罪狀，把他槍決？」桂秋一時也答應不出，只說道：

「司令部問過口供，沒有錯的。」芳庭道：

「外面輿論很是不好，說你濫用軍權，壓迫平民。」桂秋道：

「輿論原沒有標準的。」芳庭道：

「雖然如此，我們鄉里人，辦鄉里事，總要幹一二宗事使人紀念纔好，若是外面有了不好的批評，於你名譽上總是有礙。」桂秋見他老叔芳庭反覆說着，便道：

「我明天到司令部，把全案卷子，提出看一看，若是崇仁罪不應死，對遺族

方面，還可以想法補助。」說了一回，也就散去。

到第二早，桂秋快要出門，芳庭又向他叮囑一番，桂秋到得司令部，心上很掛念這事，一到辦公室，便命沈秘書，關於槍斃青年黨全案調來看一看。沈秘書見桂秋要調閱青年黨案卷，心上也暗吃一驚，當時又不便動問，只私下告訴陳小姐，今天桂秋突然要調閱青年黨卷宗，怕有人在桂秋跟前說了壞話，將來桂秋追究起來，應如何應付？陳小姐聽了，也自吃驚，說道：

「這事桂秋若追究起來，很是麻煩！現在最好不要把案卷給他閱看，桂秋這人最沒記憶力，他一到部，你先把緊要公文送上，和他接洽，耽擱一兩天工夫，他就把這事丟開了。」沈秘書見陳小姐也想不出好主意，只叫他挨延寒責，覺這辦法也不大妥當。幸而這兩天汕頭方面戰事突然緊張，司令部每日接着這一類戰事電報，總有二十多起，桂秋到部時，沈秘書只把前方電報呈

閱。桂秋也因為汕頭戰事關係時局甚大，汕頭方面如有失利，上游各縣都受影響，逐日在軍署裡會議抽調部隊前往應援，大家主張桂秋所部，全師出發，桂秋因初由延平回來，再率師遠出，很不願意，當在議席上，提出要求補充軍械等等。大家見他所開價目太大，便把這事又行擱下。桂秋因此一心煩惱，覺着軍政當局對自己多所猜忌，想要卸却軍權，但此時已成騎虎之勢，欲罷不能。爲了這事，對崇仁案件當日問過之後，沈秘書不送上，桂秋也就忘記了，每日裡只關心前方戰事。汕頭方面所來消息，日見不佳，過了幾天，前方電報忽然不送，連海瀾軍艦的無線電也沒來，拍去的電報也沒有覆電，大家疑心汕頭局面一定不好，正在籌議向上游一帶增防，忽得了海瀾軍艦無線電報告，汕頭於四月二十九夜，許師長所部第二十五師有一部分軍隊，受敵方運動，突然譁變，當地立時陷於混亂狀態。許師長督率衛隊營，向亂

軍制止，反爲亂軍所襲，戰事不利，退出汕頭，一時敵方大隊長驅直入。陸上失利，海瀾軍艦亦陷於孤立，形勢岌岌，幸全艦士卒用命，乘黑夜向岸上用大礮射擊，許師復出反攻，前後夾擊，敵軍不支，始紛紛而退，奪回原有防地。但經此一番爭奪戰，損失極鉅，雙方死傷約在萬人以上。此時雖是轉危爲安，前方須補充隊伍，桂秋所部既不願遠出，只向後方抽調補充。又過了幾日，海瀾軍艦又派遣書記官黃幼蘭回來報告戰事，大家纔知道這一次戰事，得以轉危爲安，純恃孫逸民調度有方。因爲當戰事危急時候，海瀾軍艦屢受敵軍壓迫，一夜劉艦長冒險襲擊，在瞭望台上，左臂中了一流彈，由左右救護下去。那時適值黑夜，大雨如注，艦上因見主將受傷，軍心稍爲搖動，司礮正指揮礮兵開礮，無一命中。其時風狂浪急，船身顛簸不定，同船瞭眩，不能支柱。輪機正上來報告，機件已有損壞，再冒險前進，若指揮不靈

，將致全艦覆沒。劉艦長因手臂中彈，無心再戰，傳令退却。那時逸民病後回艦剛有一星期，正在望台指揮，一聽艦長傳令退却，立奔至艦長處，力阻不可，說：

「此時戰事方急，我方陸軍，全恃掩護，軍艦一退出火綫，失却掩護能力，陸軍不能前進襲擊，所失防地，無從恢復，陸上部隊必致全部覆沒。我們軍艦處四面敵軍之內，煤水俱困，結果非投降不可。如其退出火綫，束手待斃，何如冒險攻擊，只要陸軍步隊能掩護過岸，奪回防地，我們便有出路。現在我艦發礮，不能命中，純由距岸太遠，再駛進一百碼發礮，便易於瞄準。我公身為艦主，雖受微傷，仍當裹創出戰，藉壯軍心，至一切瞭望發礮，逸民當一身兼任其責。」劉艦長給逸民一番勸阻，由左右扶掖，重上望台，下令開快車前進。艦上軍士見艦長復出，逸民復對衆勉勵，大家要求生路，只

有努力向前，一時軍心大振，把軍艦直向礮台冒險駛過。雙方相距既近，礮台上連發數礮，岸上軍隊礮火密集，向軍艦射擊，逸民但指揮前進，不許還擊。迨達相當距離，親守礮位，連發數礮，把敵軍中堅轟散，往後退却，步軍乘勝前進，將原有防地完全奪回。此次轉敗爲勝，全靠軍艦礮火厲害，岸上敵軍，死傷不計其數，敵方礮台也給大礮轟燬一角。但海瀾軍艦，受四面礮火密集，艦面機件，除幾座礮位未動，指盤針未壞，其餘幾被掃射一空，艦上水手目兵，也犧牲不少。當戰事危急時候，把守礮位的礮手，被對方轟斃數人，屍骨騰空四散，逸民堅守礮位不動，有勸他暫行離開。逸民說道：「勝敗在此一舉，戰亦死，不戰亦死，此時再不努力，全艦立將覆沒。」他見礮手已死，親轉重礮，描準方向，連發兩礮，敵軍始不支退却。那天由夜九時，戰到天快亮，勝敗始定。艦上屍身枕藉，逸民左臂右腿，均受重傷，

昏厥破旁，由艦上軍醫救護，送往汕頭醫院醫治。

此次黃書記官奉艦長命令回省，一則報告戰事，一請派艦前往接替。因海瀾船身早已陳舊，此次冒險大戰，破壞已極，勢非入塢修理不可。桂秋得了黃書記官報告，知道逸民因力戰復受重傷，一時頓記玉格當日曾說過，除非逸民死了，她纔變更宗旨，現在海瀾軍艦既破壞不堪，逸民養傷醫院，決不能一時回來，此時只須私作逸民一付遺書，叫人送給玉格，絕她的希望，不怕她不就範。當下私寫逸民的來信，特地把呂紫卿由馬江叫了上來，面行吩咐一切。此時汕頭戰耗，早已傳遍羅星塔，有說海瀾軍艦業已全艦遭難，有說艦上軍士死傷過半，徐氏和玉格聽了這消息，提心吊膽，日夕不寧。那天夜裡紫卿來到教堂，徐氏見紫卿突然來臨，心上驚疑不定。紫卿攢着眉頭，似有滿腔不高興。徐氏問道：

「這幾天汕頭戰事怎麼樣？外面有許多謠言，呂營長聽見什麼沒有？」紫卿道：

「我今天就爲一個不好消息，特來告訴你。你知道嗎？孫先生不幸陣亡了！」徐氏一聽，嚇得做聲不得，急向紫卿擺一擺手，禁止他不要再說，怕給玉格聽見。玉格當紫卿來時，避進屋內，原怕紫卿傳達桂秋意旨，重提親事。徐氏和紫卿在外面說話時，玉格在屋內靜靜聽着。一聽紫卿說孫先生不幸陣亡，一個人好似觸電一般，由房內直擲出來，向紫卿問道：

「呂先生！你說什麼！孫先生果真死了嗎！」徐氏見玉格和發狂一般，由房內搶了出來，嚇得面目失色，忙向紫卿扯一扯，叫他不要再說。不想紫卿轉由衣袋內取出一封信，遞給玉格道：

「是的！這裡還有一封孫先生的遺書，是由海瀾軍艦黃書記官帶回來，也不

認識你，託我轉交。」玉格接過信，眼淚不由和斷珠般直滾下來。徐氏知道玉格有眩暈的舊病，怕她一急，又要發暈，急站起來，扶住玉格道：

「你不要急，在海軍服務，誰也保不住。」玉格一聲不響，只把信拆開從頭至尾，看了一遍，忽張着兩眼向紫卿問道：

「這信是孫先生寫的吗？何以字跡和語意一點不似？一定不是。」紫卿道：「是不是孫先生親筆寫的，我不知道。據黃書記官說：孫先生受傷後，自知不起，把這封信託他帶回。」玉格此時眼淚乾了，只搖着頭道：

「我知道孫先生決不會死的，就有危險，也不會寫這封信，我認得很明白，這封信是假的，你不用來騙我，我不信你的話。」紫卿很從容答應道：

「我騙你幹什麼？你不信，現在由汕頭來的人很多，你儘可問一問，就知道了。這信是黃書記官託我轉致，現在我已交給本人，我的責任已完。」說着

又向徐氏道：

「這一次真是遭殃，我們海軍陸軍的高級人員，死了不少，現在前敵雖然是勝利，將來結果如何，還不知道呢，你想一開仗多末危險。」徐氏此時一心只顧着玉格，紫卿說的話，已無暇酬答。紫卿覺着沒趣，搭訕道：

「死生有命，命理注定該是陣亡，無論如何，也難規避。上次孫先生在艦上受傷很重，這一次果然受傷陣亡，但他爲國而死，死得有價值。」徐氏見紫卿絮絮不休，也不睬他，紫卿纔行走了。玉格見紫卿走後，放聲大哭，徐氏勸道：

「不說這信是假的嗎？何必如此傷心！」玉格哭道：

「這信的確不是逸民寫的，他的筆跡，我認得出來。但逸民受傷，一定是有這事，我心裡難過得很。」徐氏道：

「孫先生上次不是也受傷，都好了，這一次就受傷，也不要緊，你不用着急，我們可以慢慢打聽，橫豎是真是假，我們這裡斷不了海軍人員來往，總可查得出來。」玉格給徐氏一番勸慰，纔到房內安歇，心裡非常難過。

過了兩天，紫卿又來了，徐氏怕他又說什麼話，給玉格聽見，讓他在樓下坐着。玉格在房內早已知道，及至紫卿走了，徐氏上樓，玉格查問：

「紫卿又來說什麼？」徐氏道：

「他今天來問我，你以前收了廖司令的聘禮，現在怎麼樣？是不是就送還他，他好交代。他又說：廖司令得着逸民不好消息，很想再提親事，問我們願意不願意？若是願意，他可以說去。我想這事一時談不到，告訴他聘禮五百元，可以即日奉還，至那隻戒指，因一時遺失，沒找着，一俟找着，即行送上。」玉格聽了，蹀着脚道：

「阿姨如何會告訴他這話，戒指遺失，那好給他知道，他一知道，便有所挾了。紫卿不是好人，一心要向廖司令獻功，現在有把柄落在他手裡，他還不去報告的道理？」徐氏見玉格埋怨，心上也不高興，說道：

「你既知道麻煩，那天就不該那樣使性了。現在事情是這樣，叫我那能說假話？」玉格見徐氏說她不對，不由眼淚汪汪，續續滴了下來。徐氏道：

「你不用急，紫卿聽了，似是不大在意。」玉格只把頭搖了幾搖，知道這事不妙，細想在此情況之下，自己在家一定不妥當，還是再躲到美以美會寄宿舍去。上回會裡副幹事柯登克夫人不會說過，有什麼壓迫，她可以幫忙。現在除了再求她保護，沒有別的办法，便告訴徐氏，自己要到省城美以美會暫住一時，紫卿來麻煩時，可告訴他，我在教會，叫他到教會去，自有柯登克夫人和他理論，我想他便不至強迫我們。徐氏見說，也覺有理。

第二日，玉格便上省城，到美以美會寄宿舍居住。果然玉格去了兩天，紫卿又到教堂，向徐氏詢問玉格意見如何？肯不肯再和廖司令攀親？徐氏告訴他道：

「玉格自聞逸民惡耗，過於悲傷，現在已在美以美會醫院養病，據她意思，逸民不會便沒希望，前天那封信，既不是逸民親筆寫的，未必靠得住。」紫卿笑道：

「她這見解，未免不通，你試想看，一個人受了重傷，命在垂危，還能握筆作遺書嗎？當然須請親近的朋友代作。她說筆跡和情意不似，別人代作的，當然不似。據黃書記官說：逸民共有兩封遺書，一封是送這裡，一封是給他哥哥的，別的可以開玩笑，這是什麼事，假有什麼用處？」徐氏道：

「玉格還說：書不能親寫，一個人既爲國事而死，總有身邊什麼遺物，留給

家人朋友，現在只一封信用，並沒有遺物，其中不無可疑地方，所以她終信逸民未必便死。」紫卿聽了，覺着徐氏所說的很有理由，不便再說什麼，坐了一會便走了。當日連夜來到省城，把和徐氏接洽情形，告訴桂秋。桂秋見說，爽然道：

「這事是我弄錯了！我當時應該拿一件信物，交你帶去纔是。」紫卿道：「她們對於信物，一定是很重視的，若是隨便拿了一件東西，怕未必見信。總須於逸民身上使用的東西，她們曾見過，拿給牠看，牠纔信以爲真。不過這個東西，是很不容易。」桂秋道：

「這個我却有辦法，我知道逸民身上有一只哈爾烏得牌永不上絃的手表，當日他曾送給玉格一只，二人約定每日正午十二點各要對表靜默十分鐘。舍妹也有一只哈爾烏得牌手表，當日也是逸民所贈的。她那只表和玉格腕上一模

一樣，舍妹已於前天由上海回來了，現在我把她的表信出來，交你帶去給她，她就死心塌地底相信了。」紫卿道：

「有這個很好，但現在却不忙，因玉格此時已躲到美以美教會去了。這事和徐氏交涉，沒有用處，還是和玉格本人直接商量，她一答應了，徐氏方面，當然沒有問題。」桂秋道：

「她現在避在教會醫院養病，我不便前去，明天還是你代表我走一趟，試探一探她的口氣如何？她若是仍堅執沒有逸民的信物，不肯相信，過兩天再把那只自動手表帶去，給她看，她就沒話可說了。」紫卿得着桂秋吩咐，回去辦理。第二日晚上，來見桂秋，說道：

「我今天到美以美醫院找玉格，據說不在醫院，是寄住在美以美會俱樂部。我又到美以美會俱樂部找她時，玉格本人沒有出來，只由會中副幹事柯登克

夫人出來接見，問我有什麼事？我告訴她：此來是爲玉格個人婚事，最好由她本人出來接洽。我只淡淡說這麼一句，不想柯登克夫人却扳起臉來，向我教訓一頓。說她們會裡，主張公道，凡是教友受冤枉，會裡都要替他保護。玉格的婚事始末，她全都知道，這種片面主張，強力壓迫，玉格却不能承認，會裡也要替她主持公道。我見柯登克夫人一開口便說這些話來，知道是受了玉格先入之言，便告訴她：此來爲兩種任務：一種是婚事，玉格若是不同意，我們不願強人所難，不過玉格所收下聘禮，須要退回，不能收了聘禮，又不肯攀親。再次玉格以前曾在軍醫院服務，經手帳目，很不清楚，現在也請她到軍醫院去清算。貴會平日主持公道，社會上很敬服，對於這事，若聽片面之辭，就誤事了。柯登克夫人給我駁了幾句，一個臉漲得通紅，說這事還要調查調查，明天叫玉格出來會你，我只是先行回來。」桂秋喜道：

「你所持兩個理由極是，這一下柯登克夫人給你折服，玉格無所倚恃，更易於就範了。你明天須再去一趟，玉格出來時，你不必提起醫院的事，先問她婚事意見如何？」紫卿笑道：

「我們主題是在婚事，我所說聘禮及醫院帳目，不過藉此要挾，有此種種纏繞，使對方難於應付。」桂秋聽了，點頭稱是，覺着紫卿如此布置，玉格終要俯首就範。不想次日紫卿到美以美會寄宿舍來時，柯登克夫人出來接見，對紫卿道：

「玉格姑娘，昨天晚上已回羅星塔去了，你要見她，可到羅星塔美以美分會找她，她的事我們會理不管。」紫卿見柯登克夫人今天突變態度，甚是詫異，要待再問時，柯登克夫人已走進去。紫卿摸不着頭腦，甚是懊喪，只得回去報告。你道玉格何以突然又回羅星塔？原來昨天柯登克夫人給紫卿駁了幾

句，進去盤問玉格，玉格因紫卿所說的有許多不實不盡，向柯登克夫人聲明，柯登克夫人道：

「你應該把所有始末，完全告訴我纔對，等我問你時，你纔說，今天給他駁了幾句，好似我們會裡有包庇教友的嫌疑，以後你的事，我可不能負責了。」

「玉格見說，滿心冤抑，想要辯白幾句。柯登克夫人又說道：

「我以前很可憐你，想幫你的忙，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多事。」玉格見柯登克夫人言外大有鄙夷之意，一變從前憐憫態度，心想柯登克夫人心情爽直，一中讒言，便信以為真，此時就分辯，也是無益，當下忍泣吞聲，一聲不響，由柯登克夫人埋怨幾句，到得晚上，只向會中幹事知會一聲，悄然出去，搭渡輪回到羅星塔。徐氏見她只去幾天，便行回來，問何以不住在會裡？玉格把柯登克夫人聽信紫卿謊言，向自己埋怨的話，哭訴一遍。徐氏道：

「你這孩子太傻了！你何不把當日紫卿強委聘禮，以及醫院同事有舞弊陷害的情形，向柯登克夫人聲明。」玉格道：

「她以前有意幫忙，我當然把其中曲折向她聲明，她現在聽信紫卿的話，就聲明她也未必肯信，我也不願再受她鄙夷難堪的態度。她聲明不能保護，我又何必再在她那裡呢！」徐氏道：

「那末紫卿明天再來麻煩，怎麼應付？」玉格道：

「阿姨不用管，我自有法對付，迫得我沒有辦法時，我也不怕。」徐氏見玉格說話時，臉色很是難看，心裡只替她難過。玉格回到羅星塔，僅僅只有兩天，紫卿又來教堂相找。徐氏告訴玉格有病在樓上，紫卿一定要上去，徐氏只得引他上去。到樓上玉格已迎將出來，紫卿尙未開口，玉格先說道：

「呂營長！承你兩次到美以美會找我，我因病不能見你，你對柯登克夫人所

說的話，我都知道了。醫院方面的帳目，我早已聲明過，和我無干，凡是我經手的帳，都有我的圖章，只須按項一對，就明白了。至廖家所送來的聘禮，戒指一時遺失了，我將來總設法賠償，不能說我騙人家的禮物！」紫卿忙笑道：

「請女士別誤會，我到美以美會並不爲這事，因和柯登克夫人談起，纔說到這一層。醫院帳目不清，廖司令早已說過，責任不在女士身上。至那戒指遺失，廖司令也知道，並說這個沒關係，就送給女士，也不算什麼。今天我來這裡都不爲這個，和這事也都沒關係。我因爲有個朋友由汕頭來，帶上一件東西，託我轉送來。」說時，由衣袋摸一摸，取出一只哈爾烏得自動手表。玉格一看那表，不由心裡撲通一跳，問道：

「是誰託你送來的？」紫卿道：

「由汕頭帶來的，除了孫逸民先生還有誰呢？可憐孫先生爲國犧牲了，當他臨危時候，吩咐身旁伺候的人，把這表脫下，送給羅星塔朱女士，這是孫先生最後紀念品，請你收了吧！」說着，把表遞過去。玉格接過來，兩手不由顫動，想要再問時，喉間一梗，聲音咽住，說不出口。紫卿又說道：

「孫先生年輕輕就這麼亡了，實在可惜，大概他的靈柩，戰事一定，便由軍艦運回。」玉格接過那隻手表時，反覆看了一看，見表繩上還沾一些汗痕，想起逸民臨別時，彼此在房內私拴着手表，曾說過非至死不能把這表脫下來，現在表送回來，而人却不見了，不由一陣心酸，顧不得屋裡有人，大哭起來。紫卿見她相信，暗暗得意，坐了一會，便走了。徐氏見玉格痛哭不止，勸道：

「上次你見孫先生的來信，你斷定不是孫先生寫的，現在這表安知不也是別

人拿來騙你？」玉格道：

「別的可以假的，這隻表，是孫先生手上戴的，我認得很明白，絕不是假的。」徐氏道：

「這種牌號手表，決不只你和孫先生兩人有，別人也有，隨便拿一隻都可以冒充。」玉格道：

「孫先生這隻表，表帶上有一白點，表殼上有一線裂縫，因當日我落水遇險，孫先生急要救我，手腕碰在船旁，把表碰裂一線，這隻表我認得很明白，絕不是假的，人家要假，也不能連裂縫都假了。」說着又哭。徐氏見玉格如此傷心，也陪了不少眼淚。玉格自那日起，一個人好似失了魂魄一樣，什麼事都不幹，什麼話也不說，一天儘坐在樓上欄杆旁，兩眼望着江上來往船隻。

• 徐氏見玉格如此，深怕鬱出病來，時時在她面前勸解道：

「人既死了，不能復活，你徒自苦，也是無益。一個人姻緣也是一定的，你和他有緣，無論如何挫折，都可結合，若是無緣，你就如何強求，也是不行。」孫先生和你本是無緣，所以你和他認識不久，就分離了。再說海軍人員，我早就不贊成，因為你敬重他，他爲人還不錯，所以我對你們親事，聽憑你的意思。現在未結婚，孫先生就遭意外，你運命若說不好，還算是好的，若是結了婚，遭此不幸，那是更糟了。孫先生家裡又沒什麼財產，你以後日子可怎麼過呢？結果也要似我一樣，到老還要寄食在教堂裡。我看如此一來，你還有出路，只要身體保得好好的，將來總有一天好運。」玉格追念逝者，覺着逸民未死，雖遭種種磨折，心上抱着一股勇氣，一種希望，無論受如何壓迫，總想努力奮鬥。自逸民一死，萬念都灰，一心只覺着唯一可愛可敬的人都死了，還有什麼趣味，每日聽了徐氏所說不相干的話，覺着無一句能合

己意，但又不便駁她，因為徐氏一心爲好起見，不惜苦口相勸。所以每見徐氏說到傷心流淚時，只有相對一哭，如此淒楚光陰，匆匆又度過半月。

一日夜裡，玉格業已睡覺，忽聽樓下街門，打得震天價響。徐氏下樓看視，始而只聽有人說話聲音，繼而說話愈來愈高，似是爭吵起來，玉格甚不放心，想要下去，走到樓梯邊，認得樓下和徐氏爭吵的不是別人，乃是呂紫卿。再細細一聽，徐氏和他爭論還是那隻戒指。玉格聽了，心裡很是後悔，當日不該爲一時氣惱，把戒指扔到樓下，以致有此轆轤，一想自己若下去，和紫卿見面，更是不好。徐氏和紫卿辯論許久，聽着關門的聲音，紫卿纔走了。徐氏滿腔怒氣，走上樓來，一見玉格站在樓梯邊，仰着頭說道：

「半夜三更，又來麻煩，真是可厭之極。」玉格忙道：

「阿姨不必和他生氣，他是沒知識的人，只知當走狗，說的話當然沒有一句

中聽。」徐氏走到樓上道：

「他迫人太甚，說的話太不近情理，氣得我不得不和他爭論。」玉格道：

「和他爭論，也是無益，他明天再來時，請他上樓，由我自己和他說。」徐氏道：

「他剛纔對我說，不願意便還他東西，願意這親事，答應了，收了聘禮，又不願攀親，叫他作中人爲難。他說今天再容我們一天考慮，明天他來聽回話，成否務要立斷。你說明天他來時，你出去有什麼法子對付呢？他客氣時，說話遠近情理，蠻橫時，簡直無理可講。」玉格聽了，默然不語，陪了徐氏到屋內。徐氏不住唉聲歎氣，說自己平日最怕麻煩，不想臨死會遇着這種不幸的事！現在實爲你們年輕輕，不得不忍氣吞聲，和這些沒有人格的人應付。玉格聽了，只是不敢說話，坐在床沿邊，等徐氏睡熟，纔回自己屋裡，按

着頭，靜靜想了一會，自遭逸民變故，早無生趣，所以容忍不死，爲着阿姨年老，辛勤撫養自己，若行輕生，重累老人。現在爲事勢所迫，不得不自行打算，遲早總是一死，不如即行決斷。伏在棹上，悄悄哭了一回，遂取一張信紙，寫道：

阿姨尊鑒：甥命薄，幼蒙撫育，大恩未報，遽萌短見，殊爲不肖。惟念甥處此環境，除非一死，不能解圍。明日紫卿來時，請以此函示之，當不至再和阿姨爲難。

不肖甥女玉格留呈

玉格寫完之後，即壓在枕下，把紫卿送來那隻自動手表看了一回，拴在右邊腕上。又想此時走到山下，赴水自盡，一定沒人發覺，但死後屍身若在左近浮流，給老人看見，更是難過，還是走遠一點，覷個妥當地方。想了一回，聽徐氏屋內的掛鐘，敲了兩下，玉格又悄悄走去，看見徐氏臉朝外，目眶深

陷，口微張，兩頰縮得一點肉都沒有了。想她一生辛苦，最後所希望在自己能得一快婿，現在所希望的結果一場空，不但自己不能奉養她，反累她臨老爲自己傷心。玉格站在床前，默默看了一回，不敢呼喚，掩淚下樓，悄悄開了街門，重行帶上。一看滿天星斗，一鈎殘月，尙挂天末。信步走下山來，見臨江泊着幾隻小船，寂寂寞寞，只聽江水潺潺，別無其他聲響。玉格站在水旁，靜靜看了一回，迴想自十三歲即在此地盤桓，現在將捨之而去，不無戀戀。東望通濟橋橫臥江面，橋上電燈閃爍若明星，迴想當日逸民未出發時，在那橋欄，不知徘徊多少次。遂由土路，一直走到通濟橋上，手撫橋欄，遠遠望着對面停泊幾隻外國軍艦，鐘聲已報四下了。玉格由橋東慢慢走到橋西，越過望樓，下了土坡，便見郵政局的大大小小煙囪矗立空際，有幾個煙囪，尙微微吐出淡煙。廠外黑色短圍牆繞着過去，好似無數人影駢肩蜿蜒擺

着。此時官街上，除稀稀朗朗路燈外，別無人影。沿着廠牆，一逕來到中歧街市路上，只遇幾個魚販，挑着魚籃，趕向江頭前去。玉格穿過街市，走到沿江石岸，俯視下去，大小船隻，密密停泊。玉格看了一回，心想若由此高處一躍下水，沿岸泊有許多船隻，雖在夜深，只怕給人知道，還是再走遠些。沿着石岸，一直往南走去，不知不覺，已到海潮寺，此寺爲沿岸船戶每年春社寺中演戲謝神所在，玉格曾和徐氏來過幾次。走過海潮寺紅牆，便是左文襄，沈文肅二公的祠堂，玉格在祠前平坦白石板上，徘徊一會，覺着此處甚是清靜，江流淙淙，靠岸只有兩隻小船。望着船上，看了一會，見船內燃着一盞小玻璃燈，有人在裡面說話，玉格覺着這地方還是不妥，沿着左沈二公祠，再走過去，便是船廠的卸貨材料廠了。玉格走上山坡，向下一看，江流汨汨，遠遠的只有一隻小船，揚着布帆趁風而走，蹲坐在石頭上，看了一

回，私忖沒有什麼再留戀了，人生不免一死，生而憂愁，不如一死乾淨，此處海水澄清，正是我歸宿所在，因望東伏地遙遙拜了兩拜，口中微微呼道：「阿姨！阿姨！十幾年撫育之恩，不能報答，我心上十分抱歉。」拜完，站了起來，把衣襟一摟，往下便跳。只聽一聲撲通，水花四濺，此可憐女郎已由數丈懸岸上，投入江中。正在此時，忽聽有人喊道：

「不好了！有人落水！」立時由石岸下，駛出一隻小船，飛也似的往前搭救。無如玉格落水之後，只兩三浪花，已把她打到兩三丈遠，順流直送下去。那小船不顧危險，拚命前往搭救，見屍身在浪層中忽沉忽浮，一時搭救不來，便由船上跳下兩個人來，投入水內撈救。要知玉格性命能否保全，下回再表。

第八回

碧泛金卮三章求淑女
紅搖綺席一闋賀新郎

且說玉格躍入江中，由岸傍駛出一艘小船，急往撈救，只見屍身隨波逐流，往前浮去，急切逐追不上，由船上跳下兩個人，沒入水裡，船上只剩一女人，一手把着船舵，一手搖櫓，只在江心靜等。約莫十分鐘左右，纔見江中起了一個大圓暈，浪花飛濺，急把小船駛過接應，水上已露出一個人頭。船上問道：

「阿六！撈着沒有？」那人應道：

「抓住了！你把船駛穩，我要上去。」說時，探了半身，伸一隻巨臂，攀住船舷，那女人急把那人一拉，拉到船上，接着水中又探出一個人來道：

「阿六！你接着，我送上來了。」說着，把雙手一舉，玉格平臥在他巨臂上，攀了上去，船上阿六和那女人急行接住，把她拖上來，已毫無氣息，蝦蟇伏在船上，水內那個男子也跟上來，說道：

「她喝水太多了！不要緊的，把水嘔盡，就會蘇醒，只是她年輕輕的，爲什麼投水覓死呢？難道是失足落水，但這時候若非有意，決不會一個人在岸上走的。」那女人道：

「我覺着這人十分面善，等我靜靜想一會。」說着，把玉格胸前衣服鬆開，慢慢揉着。玉格經她一揉，吐出好些水來，漸漸蘇醒過來。睜眼一看，自己已被人救起，躺在一隻小船上，微微嘆了一口氣，仍把眼睛閉上。那女人仍慢慢向玉格揉着，說道：

「小姐你不用急，且到裡面歇歇去。」玉格也不答應，看見旁邊蹲着兩個男

人，自己一身衣服全濕了，也覺着不好，由那女人攙起來，扶到裡面。那女人又找出兩件衣褲，給玉格換上，此時天色已發亮，小船泊在材料廠後面，一陣陣江風吹來，玉格精神漸漸清爽。那女人見玉格業已恢復，坐在旁邊笑吟吟問道：

「朱小姐！你認得我嗎？」玉格向她看一看，覺着很是面善，一時腦筋只記不起。那女人又笑道：

「朱小姐！你忘記了，你不是住在羅星塔小教堂裡面，你和孫三少很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又停住不說。玉格見她認得自己，很是詫異，問道：

「你是誰？我一時只記不出。」那女人笑道：

「我叫赤珠，海濶軍艦泊在馬尾，孫三少常坐我的船。朱小姐你忘記了嗎？上次你和孫三少不是坐我的船到鼓山去嗎？回來時候，上面駛來一隻大船，

撞翻了，大家都落在水裡。」玉格給那女人一提，立時記起道：

「你就是赤珠，你現在胖了許多，我竟不認得。我記得你還有一位嫂子。」赤珠道：

「是的，現在廈門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何以挪到這邊來了？」赤珠道：

「自那天翻船後，一直冲到海潮寺，幸遇這裡江六哥把我救起，我就在他船上。我的嫂子往廈門找他兄弟去了！」玉格聽了，想起前事，微微嘆一口氣。

• 赤珠道：

「我今天無意中會救起朱小姐，孫三少知道不知要如何感謝！」玉格聽她提起逸民，不由又滴下淚來。赤珠道：

「朱小姐！你今天爲什麼事突然投到水裡去？孫三少快要回來了，你知道不

知道？」玉格道：

「你還說孫三少呢！這次戰事，三少很是不幸……」玉格說到這裡，已是嗚咽不成聲。赤珠道：

「朱小姐！你說什麼？三少並沒有什麼不幸，不久便要回來了。」玉格搖搖頭道：

「你不要騙我，我曉得明明白白的。」赤珠道：

「那來的話！朱小姐若不信我們的話，可以叫江五哥進來，問一問就知道，他也在海瀾軍艦，剛從汕頭回來的。」說着伸出半身，向船頭喊道：

「五哥！五哥！」立見一個大漢赤着脊背，偃僕身軀走進來。赤珠指道：

「這位朱小姐便是孫幫帶的……」那漢子不待赤珠說完，早抱着雙拳，半鞠躬，半作揖，向玉格行了一禮，口中說道：

「我回來纔有三天，本想到羅星塔，後來又聽說小姐已經……」赤珠不待他說完，截住道：

「你不用說這些話，只把孫幫帶的消息告訴朱小姐。」江五哥見說，偏着頭，兩手插在腰間，想一想要道：

「怎麼講呢？是了！這次最後一場惡戰，我們軍艦受傷太重了，不是孫幫帶，全艦幾乎都要送命。現在我們得平平安安回來，全靠着孫幫帶的功勞。」玉格見他叨叨絮絮說着，心中急欲知逸民消息，問道：

「孫幫帶這時怎麼樣呢？」江五道：

「孫幫帶可真危險啊！當戰事激烈的時候，孫幫帶連發幾砲，把敵軍轟潰，戰事定後，我們甲板上，都是死屍，真是可慘之極。孫幫帶腿上受傷了！躺在甲板上，由艦上軍醫救護，送到醫院裡……」江五說到這裡又停住。玉

格急問道：

「送到醫院怎麼樣？」江五道：

「好人有好報，孫幫帶救了全艦生命，當然他的福分更大，同時送到醫院共有五個人，兩個司電生，一個輪機正，一個目兵，三個人因傷重都死了，只有一個姓伍的司電生和孫幫帶平安。」玉格聽這話，心上又悲又喜，問道：

「你這話真的嗎？」江五道：

「我爲什麼說假話，那位伍先生鋸下一隻大腿。」玉格道：

「孫幫帶呢？」江五道：

「他沒什麼，左腿上雖給炸彈片炸傷，幸沒傷到筋骨。當我由艦上告假回來，到醫院去看視，孫幫帶精神很好，扶手杖，已能走動了。」玉格聽了，不由微笑道：

「怎麼樣，腿上沒壞嗎？」江五道：

「沒有！沒有！當炸傷的時候，看似很厲害，實在只皮膚炸傷，並不要緊的。」玉格道：

「皮膚傷也是很要緊啊！臉上怎麼樣？」江五道：

「只額子後一塊大疤。」玉格又微微呻一口氣。江五道：

「孫幫帶見我請假回去很歡喜，說他再有兩禮拜工夫也要回來了。知道我是中歧的人，叫我帶信到羅星塔徐奶奶那邊說一聲，不久孫幫帶便要回來，上次寫過信，這次不用再寫。」玉格聽了，口中自語道：

「什麼信？我沒接着。」江五道：

「我回來兩天，本想就到羅星塔去，後來聽說……」赤珠忙截住道：

「不用說了！你出去吧，笨人！你現在還不知道？」江五笑了一笑，走出去

玉格道：

「他還要說什麼，你何不叫他說了？」赤珠道：

「他腦筋太鈍，一點情形都看不出。他回來時候，本要到羅星塔去，因為聽見朱小姐已給廖司令接到省城，不回來了，他聽了，還是很氣忿的，說孫幫帶馬上回來，朱小姐如何如此性急，現在我纔知道都是謠言。朱小姐！你果然是嫁給廖司令，今天我們也不能在此相見了！」玉格見赤珠說的話非常聰明，雖然只淡淡兩句，把自己心緒完全傳了出來，不由一陣心酸，拉着赤珠的手，滾淚道：

「難得你能知道我的心跡。」赤珠問道：

「朱小姐！你今天如何出此短見？」玉格把桂秋強委聘禮，和迫婚的情形，略述一遍。赤珠聽了，忿然道：

「天下竟有這種不講理的人，朱小姐你爲什麼不寫信告訴孫幫帶去？」玉格道：

「孫先生正在前方作戰，我那能把兒女的私情，亂他心曲？」赤珠道：

「朱小姐！你只替孫幫帶着想，沒替你自己着想，廖司令會用種種方法陷害你，難道不會在孫幫帶方面造作謠言，說你壞話嗎？你若不辯白，孫幫帶一發生誤會，就糟了。」玉格給赤珠提醒，覺着這話一點不錯，桂秋鬼計多端，難保沒有這一着。正遲疑間，忽見由船頭跳進一個人來，喊道：

「六嫂子說的不錯，朱小姐剛纔說的話，我都聽見了！朱小姐太老實，受了人家虧，還不肯說，這事必須告訴孫幫帶，朱小姐寫信去，不如由我親去對孫幫帶說。我後天假期纔滿，現在不等假滿，明天便動身前去，最好朱小姐有什麼東西，拿一件給我帶去，作爲憑據。」玉格見江五如此熱心，十分感

激，便把右腕上手表脫下，交給江五道：

「這表由呂營長交來，說是孫先生轉寄，你見着孫先生，只把這只表給他看，問是否孫先生寄來的？」江五道：

「好！就這麼辦，六嫂子你好好招呼朱小姐，我想孫幫帶知道朱小姐由我們救護，一定很高興。」說着，走了出去。赤珠道：

「現在時候還早，朱小姐請先歇歇，等到天色大亮，我再送你回羅星塔。」玉格愀然道：

「我還回去嗎？我能回去，今天也不走這條路了！」赤珠道：

「朱小姐不回去也好，就住在我這裡，這船本是江六的，我可以叫他上別船去，朱小姐你且在這裡住幾時，等孫幫帶回來，這事就解決了。」玉格道：

「如此也好，只是阿嫂見我失蹤，不知要如何悲傷難過？」赤珠道：

「這個不要緊，等我叫江六到教堂去通知你姨母，請她悄悄前來看你，她就放心了。」玉格道：

「這個須要秘密，不然，若給大家知道，呂營長又要麻煩。」赤珠道：

「我叫他一切謹慎就是了，橫豎沒有幾天工夫，江五哥一到汕頭，孫幫帶馬上回來，還怕什麼？朱小姐，你也該歇歇。」說着把當中艙板挪開，讓玉格到艙底下休息。玉格也覺十分不支，由赤珠攙扶她下去，覺着裡面雖小小一丁顛的地方，四面白木板都洗刷得非常潔淨。赤珠笑道：

「別看裡面這麼小，三個人並頭睡得下。」玉格聽了，也覺好笑。但是第一次在艙底覺得艙身給浪花所激，不住擺蕩，隔着船板，只聽流水潺潺的聲音，由枕下流過，輾轉許久，纔行睡下。及至一覺醒來，見赤珠坐在旁邊，微笑道：

「朱小姐！你睡得很香，這一睡工夫可不少，足足睡了八個鐘頭，江六已由羅星塔回來，徐奶奶因發見你遺書，嚇得哭哭啼啼，教堂來了不少的人，都在裡面想法子撈救你的屍體。江六因為有許多人在教堂內，他不便進去，只私下告訴他的朋友王小五，叫他等到沒人時候，告訴徐奶奶，晚上引她前來，他先回來了。」玉格道：

「這王小五是什麼人？靠得住嗎？」赤珠道：

「王小五是海菜行的夥計，和江六是老友，常到這裡來的，託他絕沒有錯。」玉格見江六既如此辦理，不便多說。

到晚上王小五果然引了徐氏來到江六船上，徐氏見着玉格，不免痛哭一場，要帶玉格回去。玉格道：

「在逸民未回來以前，我只有暫在這裡，阿姨對外面只說我已死了，免得呂

紫卿再來麻煩。」徐氏見說有理，在江六船上住了一夜，第二日自行回去。赤珠的船自玉格來後，也不出來搭客作買賣。玉格問她：

「如何不做生意？」赤珠道：

「有你在船上，搭客盤渡，一切不便。」玉格道：

「如此我不害了你嗎？」赤珠道：

「這正是你照顧我呢，過了幾天，孫幫帶回來，怕不賞我幾千幾百塊錢，他就不賞我，我也向他要的。現在江六在他朋友船上帮忙，每日也可以分得一元八角，儘可維持，朱小姐你儘管放心。」玉格見赤珠爲了自己犧牲生意不幹，心裡十分感激。自此玉格在赤珠船上，一連住了幾天，鄰船見赤珠船內來了一個女客，偶然問是什麼人？赤珠託辭是她的親戚，大家雖覺有些可疑，事不關己，誰都不願意多事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天色已黑，徐氏匆匆趕到船上，對玉格道：

「今天呂營長到教堂大鬧特鬧，他說你並沒有落水死了，是我特把你藏起來，若是你果然死了，何以屍身沒發見出來，我一力辯白，他只是不信，他又要素聘禮，我把聘禮五百元還他，他又不收，一定要那隻戒指，看那神氣是有意和我搗亂的。我看你這地方住得不大妥當，萬一給他找到，是很麻煩。」

「赤珠在旁插嘴道：

「這個不要緊，朱小姐在這裡不便當，可以挪到後山我的親戚林伊孫家裡暫住，那邊不過屋子小一點。他家裡是一位老娘，兩個孩子，林伊孫出去打魚，不常在家。」徐氏道：

「你有地方更好了，我們今晚就挪到那邊。」赤珠道：

「我須叫江六回來幫忙，我們就由水路去，不用上岸。」說着，便站在船頭

，託鄰船把江六找回。二人把船撐開，直向前邊駛去，不到半點鐘工夫，便到後山了。林伊孫的屋子，是臨江結構一座茅屋，外面繞着竹籬笆，黑夜看不清楚，覺着一路上走進去却收拾很乾淨。赤珠打頭引路，將玉格和徐氏引進屋內，却見一位白髮老太婆迎出來。赤珠說明來意，那位老太婆却很歡迎道：

「朱小姐不嫌我這裡地方僻，不妨曾住一時，我兒子伊孫不常在家，家裡只兩個小孩子。」玉格見那位老太婆說話非常和氣，心上也頗願意，那晚徐氏仍坐赤珠的船回去。玉格寄住林伊孫家裡，閒着無事，幫那老太婆補魚網，晒魚乾，覺魚村生活，別有一種風味，如此一連過了一禮拜。一天傍晚，天色陡變，江面刮起大風，接着雨點疎疎打了進來，玉格正幫着老太婆在竹籬笆空埕上收拾晒的魚乾，怕給雨點淋透了。兩個人正忙着，不提防由門外跳

進幾個大漢，有一個打頭的指玉格道：

「就是這個！她詐死，躲在這裡，快把她綁去。」於是四五個大漢一擁上前，把玉格橫拖直扯，一直擁了出去。老太婆忙上去阻止時，早被一個大漢一脚踢倒地上，爬不起來，玉格給幾個人擁到江邊，捉下小船，已嚇得魂不附體。一看呂營長坐在裡面，一見玉格被捉進去，把身軀略欠一欠道：

「朱小姐！不用害怕，我是來接你到省城去。」遂喝退諸人，趕快開船。玉格一看呂紫卿，心裡早已明白，不用說有人向他報信，紫卿把自己押到省城，給廖桂秋獻功去，此時把心一橫，轉形鎮靜了。一時忍住眼淚，不復再哭，心想既到此地步，沒有什麼可怕的，橫豎總是一死，且看他如何擺布。紫卿見玉格神氣很是鎮靜，暗自佩服此女果然膽力不差，經受如此威脅，她一點也不怕，因對玉格道：

「我知道朱小姐不是這樣沒知識，今天此舉，固出冒昧，但也是迫於沒法子，因為廖司令得朱小姐的惡耗，十分着急，限令我實地調查。幸而有人報告，朱小姐並沒有死，是住在林伊孫家裡，我急行起來……」說着，又哈哈大笑道：

「這也是命運，朱小姐你命運好，所以到處都會碰着我，將來朱小姐在廖司令跟前，務要多替我說幾句好話，我爲朱小姐的事，也不曉得奔走多少日子了。」玉格見紫卿說時，揚揚得意，心裡恨極，忍住氣，問道：

「呂先生是誰向你報告我住在林依孫家裡？」紫卿道：

「說來很費事的，我自得你投水死了的報告，便派了許多人四下打聽，後來由我部下一個探兵報告，纔知道……」紫卿剛說到這裡，忽聽隱隱有人呼喊聲音，接着船頭跳進兩個護兵道：

「後面有一隻小船追趕前來，只喊我們停船。」呂營長聽了大怒道：

「誰敢前來追趕！」拿一柄手槍，跳到船頭，向後一看，果然相距三四丈遠，有一隻小船飛也似的追逐前來。船上左右有四個人鼓槳，船頭站有一人，呂紫卿仔細一看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孫逸民，一時嚇得沒主意，縮在艙內，只催船上舵工，趕快把船往前駛去。你道逸民何以突然會追逐前來？原來常江五趕到汕頭時候，逸民已傷好出院，海瀾軍艦本定星期日啓碇，凱旋馬尾。逸民因得着江五報告，便建議提早三日，即行駛回。海瀾軍艦一到羅星塔，逸民便帶同江五一齊來到海潮寺。聽赤珠說：玉格已避到林依孫家裡去，當下即坐着赤珠的船，趕到林依孫家裡，相距玉格給呂紫卿綁去不及半點鐘，林依孫的老太太還倒在屋內痛哭。逸民詢問情形，勃然大怒，下船追趕。碼頭上有兩個船戶，認得紫卿的船，船尾後插一面小旗，

幫同趕上。呂紫卿見後面的船快追上，催舵工急行逃避，船上幾個探兵，幫同鼓槳。兩船追逐五六里，後船距離前船只有兩丈多遠，看看快要趕上，江五和兩名水手，站在船頭不住叫喊，喝令停船，紫卿的船拚命往前竄，此時駐在林浦剛有一艘淺水礮艇，見兩船前後追逐，喊聲震天，情知有異，由艇上放下兩艘舢板，兜頭一截，先把紫卿的船截住，逸民的船也從後面趕上，兩船併在一起。逸民率同水手，跳到紫卿船上。紫卿到此，無處躲避，只得硬着頭皮站起來，手中握着手槍，向逸民質問道：

「你追來幹什麼？」逸民見紫卿來勢洶洶，怒喝道：

「你幹得好事！」一語未了，玉格已由艙後撲到逸民身上。此時礮艇上艇長也趕到，見兩方都是熟人，忙插身中間解勸道：

「二位不要誤會，有話可以慢慢說。」紫卿道：

「我奉廖司令的命令，護送這位朱女士上省，他無故追來。」逸民冷笑道：「桂秋是我同學，將來見面，有什麼話都好說。你既是爲人幫忙，我也不怪你，請你把朱女士交給我，她不願意和你一塊上省城。」紫卿道：

「廖司令叫我怎麼辦，我又如何覆命？」礮艇艇長看他們如此情形，知道其中別有緣故，從中和解道：

「你們二位，既來這裡，索性請到艇上，等我打無線電通知廖司令。」逸民道：

「這個好極！我正要見桂秋一面，有許多話問他。」紫卿一想不好，他們一見面，結果有什麼錯處，都要卸到我身上了，便道：

「這個不必，孫先生既不許把朱女士讓我護送上去，寄在這礮艇，也很妥當。現在也不用通無線電，我自己上去報告。」逸民見紫卿趁風轉舵，也不爲

已甚，說道：

「如此也好。」遂攜着玉格由舢板移到破艇上。紫卿急命舵工速行駛到省城，天色已是昏黑，紫卿進城，連夜到桂秋私宅，把經過情形，述了一遍。桂秋頓足道：

「你辦事太顛預了！如何不打聽明白，便鹵莽從事！」紫卿道：

「我就爲聽說海瀾軍艦快要回來，怕逸民一到，事機漏洩，恰又打聽出玉格避匿所在，急速把她劫取上來，原想她一到省城，那時木已成舟，縱使給逸民知道，我們也有所推諉。不料逸民回來這般快，這是出於意外的。」桂秋道：

「你這次可說是弄巧成拙，現在可怎麼辦呢？」紫卿道：

「剛纔逸民對我說：我和廖司令是同學，什麼話都好說，我看他對司令還是

不肯翻臉。此時玉格已落他手裡，他當然也沒話說。此次汕頭戰事，逸民總算首功，我們趕快發起歡迎海軍將士凱旋大會，向他敷衍一番。如此一來，逸民當然更不至和我們爲難。」桂秋見說有理，第二日到司令部，令秘書處通函各界及各機關，請參加歡迎海軍將士凱旋大會。大家見是桂秋發起，順水行舟的人情，當然踴躍參加。

逸民在礮艇上休息了半個鐘頭，仍行下船，把玉格護送到羅星塔教堂。徐氏見逸民回來，當然十三分歡懣，逸民因艦上有事，先行回去，只留兩名水手，在羅星塔看守。逸民回到軍艦，處置公事之後，已近夜裡十點鐘了，正要再搭舢板到羅星塔，忽得省城無線電，催他即刻上省，逸民和劉艦長因是軍署來電，不能不去，當晚便坐了小輪船，趕到省城。在軍署裡，把在汕頭戰事情形，以及現在防地布防情形報告出來之後，正要回到家中，看視兄

嫂。廖桂秋早已在客廳內等候，一見逸民和劉艦長出來，一力要邀到中美社番菜館代爲洗塵。逸民心裡雖十三分不願意，但人家既如此殷勤招待，又不便拒絕，只得勉強一同前去。到得中美社，除軍署兩個參謀外，並無外客。桂秋對劉艦長說道：

「我今天請客，一爲二位洗塵，慶賀凱旋，一爲逸民有一宗喜事，要向大家報告，大家要預備吃他喜酒。」劉艦長道：

「我知道了，可是逸民快要結婚嗎？我聽說他將來的夫人，便是令妹，真是一段好姻緣！」桂秋道：

「外面都這樣傳說，實際並不如是，他別有意中人，我所以要向各位報告，就爲他能實現平民本色，打破階級思想，這段姻緣，極爲奇特的。當他上次回來，家父及家伯都很有意和他論婚，他和舍妹也見面，彼此很敬重的，表

面上已是十三分同意了，大家都以為這段親事，一定會成功，可惜他心裡却有一個人盤踞住，他所愛的人，的實不錯，可以說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的確一個女中豪傑，將來結婚時，大家一看，就知道了。至其中尚有一段情愛歷史，我今天且不說，等到他結婚那日，我以來賓資格，再向大家報告。

•「桂秋對着大家帶笑說了一遍，劉艦長和兩位參謀不曉內中情形，舉杯稱賀。逸民見桂秋表面雖帶滑稽式向大家報告，暗中不知是何用意，因笑道：

「桂秋所說的，一些不錯，我將來結婚，要請桂秋當介紹人，不曉得他願意不願意？」桂秋道：

「我有什麼不願意？我百事不如你，你是現在社會上最幸福的人了。」逸民哈哈笑道：

「我這幸福還要仰仗你玉成呢！」劉艦長和諸人雖不明瞭他二人語意，料定

其中必有一段情史。那晚席散後，逸民回到家裡，看着哥哥泰明，不免把別後情形，略述一遍。泰明見逸民迭經惡戰，兩次受傷，均獲無恙，心上非常欣慰。泰明夫人却向逸民問道：

「你說由汕頭回來，多帶些魚翅袖子送我，現在東西在那裡？」逸民道：

「我這一次回來很倉卒，一切東西都沒有帶，嫂嫂要這東西很容易，我明天回艦，打無線電託那邊趕速寄來。」泰明夫人道：

「這個倒不忙，我有一件事要向叔叔提一提，現在你一定不會再推辭了。」逸民聽了，不由一怔。泰明夫人又笑道：

「就是從前說過廖家三小姐的親事，昨天陳熙仁陳太太聽說海瀾軍艦快要回來，特來我們家裡，提起廖家親事。上次你若聽嫂嫂的話，何至冒許多危險！當你受傷消息傳來，你哥哥不知急得什麼似的，追悔當日應硬作主張，把

你留在省城，和廖家定了親，免得出去打仗。現在叔叔受過教訓，應該也明白我們要和廖家攀親的意思了！」秦明見他夫人對逸民如此，只坐在旁邊微微好笑。秦明夫人道：

「叔叔你這杯喜酒許不許我吃呢？」逸民見她嫂子到今天還重提舊事，也不便把過去的情形，告訴她們，只道：

「嫂嫂愛吃喜酒，我早晚總得預備，到那時請嫂嫂去，不許嫂嫂不去。」秦明夫人笑道：

「你真是和廖三小姐結婚，我當然要去的，你不請我去，我也要去。」逸民見她嫂子誤會他的意思，只微微笑道：

「是了！我將來一切還要煩嫂嫂帮忙。」當夜談到很晚，才行睡去。

到第二日，便是各界在教育會開歡迎海軍將士凱旋大會，由廖桂秋主席

，報告開會意旨，對逸民此次戰功恭維到極點。逸民見桂秋如此敷衍，心裡雖對他種種不滿，到此什麼話也說不出，知道這人好用手段，難保不無別的陰謀，破壞自己婚事，再照昨晚在家裡泰明嫂子那一段談話，深怕日子一久，要受大家包圍。所以凱旋會開過之後，當晚逸民託辭艦上有事，便回羅星塔，一逕來到教堂，見着玉格。玉格此時心安神定，把別後種種情形，彼此互述一遍。後來提到婚事，逸民打算在此一禮拜之內，即舉行婚禮，玉格却不大願意。逸民問她：

「何以不贊成？」玉格道：

「在你未回來以前，我這人和一根衰草一般，隨風便倒，是很危險的，現在你回來，我還怕什麼？結婚日期不妨稍後一點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你是經過困苦艱難，現在心身稍爲安閑，不願遽行結

婚，這種主張我也很贊成。不過預定什麼日期，你不妨先說定。」玉格道：「這個我不能做主，你要問確期，先和阿姨商量。」逸民見玉格自己不肯說定，推到徐太太身上，不便再說。那夜在教堂盤桓到夜裡兩點鐘，經玉格催了幾次，纔行回去。

到次日晚上，逸民公事完後，坐了小舢板，來到羅星塔，剛到碼頭，便見徐氏和玉格已由山上走下來了。逸民忙迎上幾步，問道：

「我正要上去，何以又下來了？」徐氏指着玉格道：

「是她告訴我，今天孫先生會來的，我們且到山下去迎接。」逸民道：

「迎接我却不敢當，你們既下來，同到那邊通濟橋走走，好不好？」玉格笑道：

「我要下來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徐氏道：

「自孫先生走後，玉格心上一煩悶，便要通濟橋走走，好似那座橋可以給她遣悶解愁的。」逸民聽了，心裡早已了然，回頭向玉格偷看一眼，見她兩眼淚珠盈盈，快要流下來。急忙別轉頭，向徐氏道：

「我們上通濟橋去罷，今晚月色很好。」徐氏見說，和玉格跟逸民慢慢走去。到得通濟橋，玉格倚在橋欄上，默默不語。逸民和徐氏一同走到距玉格十幾步，逸民向徐氏低低說道：

「我這次回來，要想早日舉行婚禮，昨天和玉格說過，她不敢自作主張，叫我問您，您看怎麼樣？」徐氏聽了，皺着眉頭道：

「我也很願意早日舉辦，只是現在有一宗困難，廖桂秋當日遣人強委下聘禮，至今還不肯收回，我一催呂紫卿，他便向我索要當日送來那隻鑽石戒指，這戒指當時爲了玉格生氣，不願前後，把他扔到樓下，一時找不着，就爲這

個緣故，發生許多纏繞，這事若不交涉清楚，將來有許多閑話。」逸民道：「這個好辦，賠償他一粒戒指算什麼，由我擔任。就是不賠償他，也沒多大問題。」說時，玉格已由那邊走過來。逸民笑問道：

「玉格！你當日扔了那隻戒指，是什麼式樣？記得記不得？」玉格道：

「我記不得，你要想賠償嗎？我看大可不必，這種東西，本是他強送來的，又不是我們願意收他。以前你沒回來，桂秋無理取鬧，我很害怕，現在有你在這裡，還怕他什麼？我要看他再變什麼把戲，等有機會，很很窘他一下，纔出我心頭氣忿。」逸民見玉格和徐氏二人意見不同，當下也不便再說，伴看二人，在橋上賞一回月，由橋頭踱到橋尾，送二人上山。軍艦的舢板，還泊在碼頭等候，逸民跳上舢板，駛回軍艦，一看桅頂上扯起小旗，知道劉艦長已經回來了。逸民到艦長室，接洽幾件公事之後，劉艦長向他笑道：

「再過幾天，我們軍艦便要進船塢修理，這裡也沒有什麼緊要公事，我一個
人可以對付得了，你吉期已近，私事一定很多，不妨先回省城籌備。」逸民
道：

「不忙，我還沒這麼快。」劉艦長道：

「你何必和我客氣呢！我最近這幾天可以不去，你儘管上省城去。」逸民
道：

「我到時候再請假。」劉艦長詫異道：

「你不是定下星期舉行婚禮嗎？」逸民道：

「是誰說的？沒有的事！」劉艦長道：

「這事省城誰不知道？廖三小姐是女中英雄，你又是海軍名將，二人結合，
真是良緣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請別和我取笑。」劉艦長道：

「誰和你取笑？我前天見着桂秋，他也對我說是下星期舉行的。」逸民聽了，更是詫異，知道其中必有玄虛，也不便再說，當下回自己室內，暗自打算，這話來的十分蹊蹺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夜長夢多，將來難保不發生意外。

第二日晚上，月色非常明亮，逸民帶了一瓶葡萄酒，坐着舢板，一徑來到羅星塔。走到山上，邀徐氏和玉格同到舢板夜泛。徐氏一聽要坐舢板到江上夜泛，搖頭道：

「我不去，坐在小舢板上，一搖一蕩，我經不起，要發暈了。」逸民見徐氏不去，和玉格一同下山到舢板上，命水手把船駛在江心，一面取出兩隻玻璃杯，斟滿葡萄酒，二人慢慢酌着。此時月白風清，小船容與中流，逸民倚着玉格肩膀，把昨晚在艦上所聽的話，告訴玉格。玉格低着頭，默默不語，逸

民道：

「桂秋居心叵測，我想我們的婚禮，還是早日舉行，我們成婚之後，他就無法可想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原無不可，只是你家庭上能否通過？」逸民道：

「這個不必顧慮，我家裡雖是希望我和廖家結婚，但主權在我，他們不能強行干預。我打算舉行婚禮那天，並不鋪張，就在後山禮拜堂，照耶穌教法舉行。當日只把駐在馬江軍艦上幾個海軍朋友請來觀禮，結婚之後，軍艦入塢修理，我可以告假兩個月，和你往各處旅行，共度蜜月。」玉格見逸民如此打算，點頭答應，逸民又道：

「你姨母認定一女不能受兩家聘禮，我想另找一粒鑽石戒指送還桂秋，也就敷衍過去了。」玉格道：

「這個何必如此！我想還他一件東西，最好不過。」逸民道：

「什麼東西？」玉格道：

「上次桂秋送來那隻哈爾烏得自動手表，我叫江五帶到汕頭給你看，這隻表還在不在？」逸民道：

「我還留着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可以把這隻表送還他，其中秘密，不用說破，他就知道我們用意了。」逸民連說道：

「好極！好極！」玉格又皺着眉頭道：

「我還有一種疑問，這隻表既不是你寄來的，何以表面上有一些裂縫，表帶上有一粒白點，和你的一模一樣，我當日因為認定是你的，所以纔決存死念。」逸民聽了，很慚媿道：

「這事你不問我，我也不便說，這隻表確是我的。」玉格驚異道：

「如何是你的？」逸民便把當日在中美社席上，廖三小姐把手表借去不還，自己不便索取，後來託友人在上海另購兩隻，先前那隻表落在廖三小姐手裡，這一次一定是桂秋向他妹子借來朦混，述了一遍。又笑道：

「這表可說不利之極，第一次帶在我手上，我和你在蓮花灘遇險，這一次到你手裡，又害你幾乎淹死。」玉格聽了，默然不語，想起當日在醫院見廖三小姐手腕上，戴着一隻自動手表，心中已是可疑，後來阿姨又說廖家三小姐和逸民快要結婚，以及廖三小姐對自己種種惡感，蛛絲馬跡，不無可疑。逸民雖坦白相示，但女兒家心裡不能不含妬意，禁不住向逸民問道：

「你和廖三小姐不能說沒有相當感情，無怪我處處吃虧。」逸民道：

「我和她只見一面，談不到什麼感情。至廖三小姐和我有無感情，我可不知

道，我對她是絕對反對。她的性情，她的習慣，她的舉止，沒一樣合我的意思。」玉格道：

「如此反對，何以這隻表反給她呢？」逸民道：

「我不說過麼？是她強行帶去，我爲面子上，爲她人格上，實在不便開口向她索回。」玉格道：

「如此愛護，就不能說沒有感情了。」逸民發急道：

「若說這段親事，我家族是希望成功的，廖家也希望成功，只有我一人反對。當上次我快出發時候，廖家派人前來示意，我若肯和三小姐結婚，可以由廖家電京設法，把我另調個位置，不必隨艦出發，藉免戰事危險。當時我家裡哥嫂，包圍我在一間小屋裡，迫我允許他們，也不能說是壞意，在當時我只須頭一點，眼前種種困難都解除了，我由他們如何說法，一概不管，後來

我哥哥罵我爲什麼如此不識時務，我也不和他們多說。那時裡裡外外親戚，那一個不笑我是傻子呢？至這次回來，我哥嫂還舊事重提，說當時若聽他們主張，何至冒重大危險，自己受苦，還累家人害怕。這事我向來沒告訴你，你試想看，就這一段過去的事實，我和她有什麼感情？至外面對廖三小姐有許多議論，說她如何浪漫放蕩不規矩，這是她個人的事，我絕對不亂下批評。至她和我也絕對沒感情，她希望我和她結婚，無非藉她的勢力，要利用我做她的奴隸，我却不上這當！」玉格聽了，笑道：

「我不想說了這一句，却逗出這一段事實來，你不上她的當，現在可上我的當了！」說着，伏在逸民肩上，格格笑個不住。逸民見月光照着玉格的臉，好似一顆蘋果，微微撫着她香腮，附在她耳旁說道：

「玉格！我所說日期，你同意不同意？」玉格指着瓶內葡萄酒，微微笑道：

「你看那瓶酒，才喝那麼一點點，何以你使……」逸民道：

「說我酒喝醉麼？我酒喝不多，我心裡已陶醉了。」王裕道：

「在月光下，你不見那四個水手。」逸民道：

「這是我失算，現在我們回去吧！」說着，便命水手把舢板駛到羅星塔，逸民扶着玉格上岸，一同到山上。徐氏見二人回來，說道：

「我就想你二人快要回來了，我已替你們預備兩碗點心。」玉格道：

「阿姨！等我去端來。」徐氏道：

「不必！不必！我一切都預備好了，你就在這裡等着吧！」說着匆匆下去。

逸民道：

「我早知道阿姨替我預備點心，舢板上那半瓶酒，應該帶上來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看你已喝了兩大杯，不要再喝了，喝多了，話又多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你怕我多話嗎？我想今天無論如何，總要把日期商量好了。」正說着，徐氏已用小盤捧了兩碗麪，和兩碟小菜出來，玉格忙把牠接過來，放在棹上。逸民一看，一碟是排骨，一碟是滷鷄，笑道：

「當日我要走那一晚，記得阿姨也煮了一碗麪來，那時心緒不佳，剩下菜竟吃不完。」玉格道：

「今天你可以吃得下了。」逸民道：

「今天就再多兩碟，我也吃得下去。」徐氏道：

「孫先生你儘管吃，我煮這個很容易的。」玉格道：

「您別聽他說，就這兩碗麪，他也吃不了。」逸民道：

「我只有一碗，一碗是你的頂下。」玉格道：

「別搗亂了！我不吃，讓給你，好不好？」徐氏笑道：

「這個不必，我馬上再煮一碗來。」逸民攔住道：

「我一碗夠了，還有東西留着以後慢慢吃，我此後還怕沒有機會吃點心嗎？」說着，又把椅挪一挪，將在舢板上和玉格商量在後山禮拜堂結婚的計畫，說了一遍，並決定下禮拜三舉行，問徐氏對玉格結婚應用衣服種種，能否趕得上？徐氏道：

「若是講究做法，當然趕不及，若是一切肯從簡單，那也沒什麼困難。」逸民道：

「一切繁文縟節，我本不贊成，我的意思，只請帖印得講究一點，其餘一切，概從簡單。至玉格結婚的衣服，據我看，愈簡單愈妙，我們一舉行結婚之後，便出外旅行。」徐氏聽了，也自贊成，當晚議定之後，分頭進行。逸民把請帖發出之後，泰明見着，很是驚異，但事情業已辦理，無可挽回，只好

聽之。

到結婚那天，男女來賓前往觀禮，可真不少，除海軍界外，省城軍政界也來了不少，把後山小小的禮拜堂擠得滿滿的。來賓中最惹人注目的，一個是廖桂秋，穿得一身燦爛的軍服，一個是他妹子廖三小姐。桂秋因接逸民的請帖，並見得那隻自動手表，知道別有用意，此時爲討好逸民起見，特穿一身大禮服，一早就跑來周旋，並自任招待員，在教堂內走出走進，招待一般來賓。廖三小姐前來觀禮，心裡却含了一種妬忌和好奇的觀念，因爲逸民舍却美滿婚事，却和醫院一個女司藥結婚，這種奇離婚事，倒不能不往參觀。此二人和逸民玉格有種種牽連，惹得來賓注目。此外還有一對怪客，尤使座客注意。一雙怪客，不是別人，乃赤珠和江老六，他二人因玉格逸民和他二人感情極好，那天一早便來小教堂觀禮。赤珠穿了一套青綢衫褲，頭上梳的

螺紋髻，江老六改穿長褂，足下却穿一雙膠皮雨鞋，這兩人一頭一足，惹得人人注意。當牧師念過聖經，玉格逸民在牧師前行過婚禮，大家退出教堂，來到美來洋菜館大食堂，各來賓依次坐下。逸民和玉格出來周旋，桂秋見逸民挽着玉格並肩出來，心上雖十分妬忌，但仍勉強精神，第一個先站起來，和新夫婦握手道賀。玉格覺着桂秋握住她的手緊緊的，不由臉上一紅，桂秋趁此機會，大聲向大眾說道：

「剛纔在禮拜堂中，肅穆莊嚴所在，要恪恭將事，現在到這裡，我要提出要求了，請新郎新娘，演說二人戀愛的過程，我此項要求，想必蒙大家贊同吧！」桂秋說完，席上來賓，一時掌聲四起。逸民見桂秋一提議，大眾一致鼓掌，知道推却不得，只得挺身出來，向來賓笑道：

「剛纔廖君提議，要鄙人夫婦演述戀愛的過程，說來也很平淡，我和朱女士

，由友誼而戀愛，由戀愛而結婚，想在座諸君，戀愛的過程也都如此，這些事實，只能以意會，不必以言傳。」大家聽了，不由鼓起掌來。廖桂秋向大家道：

「新郎報告，大家認為滿意，只嫌說得太圓滑了，請新郎再證明一些事實。」逸民見桂秋還不肯罷手，低頭略想一想，忽有所觸，微微笑道：

「還有一事，可以向諸君報告，當我二人婚約初定，鄙人便奉命出發汕頭，臨別時候，彼此約定，每日正午十二點鐘，各對着手腕上時表，靜默十分鐘，彼此相隔數千里，雖不能見面，精神上業已接觸。我以為這種精神上安慰，彼此同時心電相交，比什麼寫情書，寄相片，還來得親密，在座諸君，不乏情侶，凡是已婚，將婚，以及婚後別離的，請把我已成功的發明，試一試看，就知道我所言不虛。今天在座諸君，服務海陸軍的同志，尤居多數，沙

場望月，閨裡思人，苦相思的滋味，想大家都曾嘗過，用我準時看表法子，閉上眼睛，脈筋中一凝想，雖在千里，恍若覩面，便可免得這廂流淚那廂啼了。我是過來人，不敢自秘，今天趁此機會，向各位報告，各位有情人的，這手表是不能不預備，這手表用處是很大的。」大家聽了，一陣拍掌。逸民正要退下去，劉艦長早站起來，向並坐的桂秋肩上一拍道：

「桂秋！我們請他報告過去的情史，他竟把我們海陸軍界的同人，都調侃在內，我們須要請新郎再補充一段。」桂秋覺得逸民末了這幾句話，暗含有譏刺，心上自媿，便道：

「新郎所說新發明，很是不錯，我認爲滿意，現在還是請新娘上來，報告戀愛的經過。」逸民一聽，知道玉格決不肯上台，微微一笑道：

「可以的，現在暫容新娘休息十分鐘，即行報告。」大家一陣鼓掌，逸民退

了下去。桂秋要向逸民討好，說道：

「你也可以歇歇，這裡都是熟人，我和劉艦長替你招呼。」逸民見說，趁勢走了進去。玉格道：

「過一會，你常真要叫我去演講，這個我辦不到。」逸民道：

「我早知道了，不要緊的，我已預備好了，你跟我來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們上那裡去？」逸民笑道：

「你跟我來，就知道了。」引了玉格由洋菜館後門繞出去。玉格一看，門口臨江，走出鐵柵欄，有一艘小小汽油船泊在岸旁，船上兩個水手見逸民引了玉格出來，忙站起伺候二人下船。逸民對玉格道：

「這船我早預備好了，現在我和你到鼓山去。」玉格道：

「洋菜館內來賓就這麼樣攔下麼？」逸民道：

「就西俗結婚慣例，新郎新娘，可以席半退下，我們借此機會逃去，他們不會見怪。」說時水手已把汽船馬達開動，一陣突突聲響，和一條白金魚般，劈開水路，直往海潮寺駛去。那天風平浪靜，小汽船吃水不深，速率又快，不到五十分鐘已到魁岐，仰望下院葱翠松楸，隱約已在眼前。玉格忽記起一事，向逸民道：

「這次再到鼓山，我要往見閑雲禪師，你還記得閑雲禪師當日給我們四句偈語嗎？」逸民扶着頭，略想一想，笑道：

「我記不起來了。」玉格道：

「你記不起來，我還記得，偈語是：『勞心勞心，消息沉沉，海潮有信，倦鳥歸林。』」逸民笑道：

「你記憶力真不錯。」玉格道：

「當日我和你在水雲洞向閑雲禪師叩問休咎，他只給我們四句偈語，出來時候，還遇着一場大雨，淋得你我二人和水鴨似的。你因為他說的偈語不很明瞭，似有些不相信，現在事後印證起來，閑雲禪師所指示的很有道理。他頭兩句「勞心勞心，消息沉沉」，明明是說還要離別，彼此音問遠隔，消息不通，弄得彼此勞心不安。後兩句「海潮有信，倦鳥歸林」，是隱指我在海潮寺投江自盡，你適於此時，戰事完畢，整裝回鄉，救我出險。現在細細看來，我們經過的事情，閑雲禪師的慧眼早已看得明明白白，指示我們，只苦我們愚昧，一時猜不出他的語意。」玉格說時，見逸民只仰着頭微笑，問道：「你笑我迷信嗎？說我奉基督教的人，不應有此迷信的觀念，是不是？」逸民道：

「我並非笑你，古來清修有道之士，常具有一種人生哲學眼光，鑑往知來，

說的話有幾分可取，閑雲禪師便是這一種的人。我所不解上次在上海虹廟，那個王瞎子替我算命，說今年冬至以後，有水火之厄，我這一次出征，冒着幾次礮火，都是死裡逃生，難道禍福是命裡都注定，可以算出來，我實在有點可疑。」玉格道：

「這沒什麼可疑，他先說，你後見，事實排在那裡，印證出來，一點不差，當然其中有個大道理，所以我今天一上去，便要先去拜謝閑雲禪師，再問一問我們以後的運命。」逸民笑道：

「你如此信服他，和你所奉的宗教，豈不相悖？」玉格道：

「各有各的道理，奉這教便不信那教，纔是真迷信，我是不偏不倚，凡有好處，不論是什麼宗教，我都要信服。」逸民見她說的雖帶強辯，却也有片面理由，笑道：

「你信服他，我不阻止，不過到那裡，閑雲禪師再給你猜不出想不到的四句禪語，又要使你納悶了。」玉格道：

「這一次我別的不問，只問他以後我和你命運還有危險沒有，請他明白說出來，不必再作隱語。」二人說話時，汽船業已擺岸了。逸民先跳上去，接着玉格上來，二人沿着土路，來到下院，略進些茶點，由寺僧代僱兩乘山兜上山。沿途暮靄籠罩，仰望山峰，但有數層輪廓，依稀可辨，遊雲來去，夕陽由雲隙偷射而出，日邊雲影，朶朶幻作霞彩，樹杪林巔，滿掛黃金色斜暉，閃動耀眼。逸民玉格貪看山景，不知不覺，已到湧泉寺，知客招待到客堂。逸民查問：

「閑雲禪師現在是否還在水雲洞？」知客道：

「閑雲禪師仍在水雲洞清修，只是近來不肯多見生人，施主們去拜訪他，他

不一定都肯見。」逸民見說，對玉格道：

「那末，我們明天再去。」玉格道：

「要去今天便去，不能到明天。」逸民道：

「明天去也是一樣的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要今天去，自有我的道理，你如何不理會？」逸民仰頭一想，向玉格笑道：

「對了！我還沒想到。」逸民如此一說，倒弄得玉格有些不好意思，低着頭道：

「我們就走吧！」知客見逸民要去，忙喚一個小沙彌陪着同走。此時天色已快黑了，走到半路上，遇見一個和尚，小沙彌喊道：

「慧空師父是打水雲洞下來嗎？」那和尚匆匆應道：

「是的！你們這時候還上去幹什麼？」小沙彌道：

「怎麼？不能進去嗎？」和尚只舉手向天上指一指，邁開大步，穿着樹林走了。逸民道：

「我只怕今天時候太晚，不一定能見得着。」玉格道：

「我們既來了，終須走到水雲洞再說。」逸民見玉格決意要去，不便再說，一逕來到山上，林隙中已微微透出一些月亮，離水雲洞只二三十步了。小沙彌在後面指着道：

「我們快走吧，那邊洞門還開着呢。」玉格和逸民急忙趕上，果見有一個白鬚和尚正由洞口出來，小沙彌向逸民一推道：

「快上去吧！遲了洞門一閉，就要等到明天纔能進去了。」逸民拉着玉格，急走到洞內，見石壁上燃一盞供佛的油燈，閑雲禪師低目垂眉，盤膝坐在蒲

團上，逸民上前深深鞠了一躬，玉格伏在地下，拜了一拜，站起來。逸民和玉格拜後，又走進兩步，見閑雲禪師仍閉着眼睛，一語不發。逸民倒弄得不好開口，玉格却不客氣，很勇敢向前一站道：

「大師從前賜的四句偈語，現在無一句不靈驗，只是弟子愚昧，事前未能了解。弟子命薄，不知此後有無災厄，敬求大師指示。」玉格說了一遍，閑雲禪師好似沒聽見一樣，這一下可把二人弄僵，直挺挺站在旁邊。幸而由黑暗裡走出一個小沙彌，說道：

「禪師已入定了，二位明天再來。」逸民聽了，笑一笑，想要出去。玉格見好容易走進來，就此回去，却不願意，仍站着不動。逸民低聲說道：

「天快黑了，山路不好走，我們快回去。」玉格搖搖頭道：

「既來了，那有便去的道理？」逸民正要再說時，只聽閑雲禪師在上面也說

道：

「既來了，那有便去的道理，既知道來的不易，便須在未去時留個功德。利人利己，便是處世無量功德，善士尙有何疑？」逸民玉格見閑雲禪師突然發言，一時驚疑不定。想要再問時，閑雲禪師低目垂眉，好像泥塑木雕一般。正在此時，小沙彌又跳進來說道：

「二位快走吧，外面天色已變，快要下雨了！」逸民不便久留，和玉格一同走出門外，果然月亮已爲黑雲所翳，電光閃閃，大有雨意。逸民握着玉格的手道：

「我們快走吧！不要再似上次一樣，淋了一身雨。」二人走了不遠，雷聲隱隱，似就在頭頂上跟着響動。逸民道：

「我們今天只有再避觀音閣，別下山了。」玉格倚在逸民臂上邁步疾走，剛

走進關門，雨點已撲面打來。由寺僧延入閣上，二人倚着樓欄上一看，天黑如墨，大雨傾盆而下，不減上次山上遇雨的光景，可是他二人此時心裡滿貯着愉快，安慰，並不似上次那樣恐慌了。

